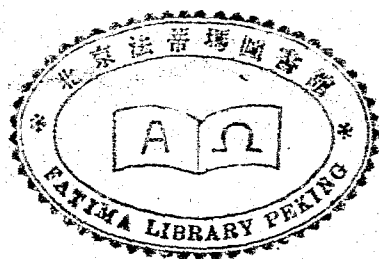


致命小傳鼓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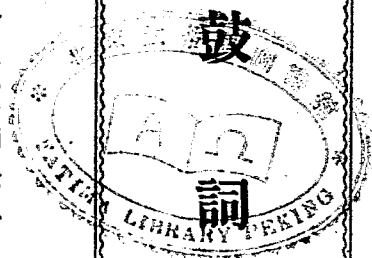


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三年

〔第三次出版〕

致
命
小
傳

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印



NIHIL OBSTAT

P. P. Roeser SVD.
Libr. Censor.

IMPRIMATUR

Yenchowfu, 21. Aprilis 1923.

† A. Henninghaus SVD.
Vic. Apost. de Yenchowfu.

致命小傳 目錄

第一卷

第一回

公子來遲

第二回

海絨記

第三回

講靈魂

第四回

探親

第五回

找繡帕

第六回

施捨

第七回

私闖紳宅

第八回

全家歸化

第九回

官宦歸化

第二卷

第十回

避暑談道

第十一回

拜客談心

第十二回

大旋窩

第十三回

探聖墳

第十四回

惡會議

第十五回

盜黃榜

第十六回

抄聖墳

第十七回

一枝花

第十八回

追黃榜

第三卷

第十九回

罪人回頭

第二十回

反學堂

第二十一回

挑苦工

第二十二回

審基督徒

第二十三回

領神糧

第二十四回

野獸刑

第二十五回

箭刑

第二十六回

買命

第二十七回

兩花冠

第四卷

第二十八回

忠勇

第二十九回

節烈

第三十回

毒藥

第三十一回

捨命救主

第三十二回

信道

第三十三回

領洗

第三十四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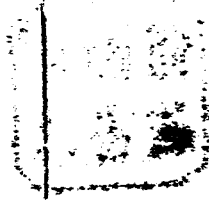
好信息

第三十五回

惡死

第三十六回

思舊恩



致命小傳鼓詞 第一卷

第一回 公子來遲

小 人生在世萬古傳

當初原是一祖先

要問人從何處有

天主造人是根原

天主就是真主宰

天地萬物他掌管

起頭預備造人類

先把萬物都造全

造了萬物造人類

先用黃土造一男

他把男的造完畢

又造女的配姻緣

男名亞當女厄娃

這是萬國老祖先

天主造了男合女

賞賜各樣好恩典

生養保存都全有

親口教訓又周全

說起天主愛他賦

倒比父母強萬千

所以他賦愛天主

聽命守規要站先

後來子孫傳滿世

輩輩不斷留真傳

這是古來天主教

總然不能斷根原

但因越傳人越廣

有些失傳行異端

異端教裡不敬主

拿着假的當神仙



張三有恩報李四

迷迷糊糊過世間

自己背主還不算

倒叫真教受危難

見了真教敬天主

立時就把眼皮翻

輕了阻擋是小事

重了就鬧急慌山

古來一些奉教的

致命死的真可憐

這事樣樣不虛假

要知詳細看綱鑑

如今少說閒言語

丟下小段說正篇

話說意大利國羅瑪府有一位公子姓班名辣爵。是一個熱心奉教的。因為從前聖教會遭了艱難。他的父親爲天主致命死了。他自幼沒有別人照管。單有他的母親路濟拿。把他恩養起來。到了天主降生後三百零二年上。他纔年十四歲。就與俗人大不相同。衆位明公不知聽俺漫漫道來。

這公子辣爵本姓班

看年紀不過十四三 他原是官宦大澤戶

家住在羅瑪七座山

七座山僅對提彼河 有一片高地在中間

四面子人家也不少

都不如他那宅舍寬 看外面雖然垣牆矮

看院落却是不俗凡 進大門就是頭層院 那廊房過廳甚周全
看擺設世上真少有 論景緻人間也稀罕 頭一層院落既然好
第二層院落更新鮮 第三層院落不用講 光怕是衆位嫌厭煩
請衆位抬頭往裡看 有一位婦人在裡邊 看年紀也有四十歲
他的那相貌正又端 只因為守寡身穿素 紫綢子帶兒繫腰間
金練子就在脖子上掛 上繫着小物藏衣間 他手拿針線把活做
繡的那金花真是鮮 他把那繡花繡完畢 又拿些珍珠用線穿
把那些珍珠穿妥當 插在那花朵以裏邊 那珍珠發光正好看
這婦人忽然看看天
列位明公是慙不知。這位婦人就是公子班辣爵的母親。名叫路濟拿的。因
爲他兒班辣爵出外上學。每天午時回家吃飯。如今過午多時。還沒回來。心
裡就有些掛念了。

路濟拿婦人心裏驚。想起來我兒沒回程。看了那日光看水表。
聽一聽門外沒動靜。不由的婦人心納悶。想必是路上有事情。
也不知有了好合歹。倒叫我爲娘掛心中。路濟拿正是心打算。
忽聽得敵門喊一聲。就知道公子回來路。慌的那婦人出門庭。
花啦啦開開門兩扇。果然是小兒回家中。老婦人見兒面帶喜。
他這纔把那心放平。

婦人見那公子回家。面帶喜色。可也知道路上沒有事了。到底心中只是納悶。公子雖然面上不帶有事。可就問出事來了。

班公子雖是少年人。他又能武來又能文。那年紀不大十四歲。
看相貌就是英雄人。只因爲學武身體壯。論文才他又學問深。
那詩詞歌賦全都會。他的那文章更出羣。生就的閒雅多端正。
好像似一個老成人。走到那堂前施一禮。他滿面春風笑吟吟。

老母親見他心歡喜 就想是沒有大禍根 只因爲今天下學晚
不由的開口把話云

老婦人說。自從我兒上學以來。爲娘的常常掛心。盼望我兒一路平安。但是
今天下學。來的很晚。不知道路上有什麼阻擋沒有。公子說娘呀。聽爲兒稟
來

小公子一聽他娘問 面帶着喜色啟朱唇 我的娘不必把心掛
爲兒的憂愁去十分 要再問遇見什麼事 說出來恐怕娘憚心
老婦人一聽開笑口 叫一聲我兒你聽真 兒有話說給娘知道
這纔是娘兒骨肉親 公子說這話兒知道 兒從前總不瞞母親
只因爲今天有條事 爲兒的心裡自沉吟 兒不是不願娘知道
光怕是傷了娘的心 兒今天上學這一日 可就是末了那時晨
自覺着今天有福氣 這一天滿了兒的心 這今天本來是課日

老師傳出題叫作文 還記得出的那道題 眞名士殺身以成仁
同憲們都把文章做 他們的的文章瞎糊云 兒想到這題奧妙處
那爲主致命道理眞 這都是娘的教訓好 一想到這裡更熱心
兒心裡熱的如火燎 只覺着大節眞可臨 作完了文章自己念
有兩個錯處不由心 第一錯該說眞名士 基督徒當了名士眞
第二錯該說仁愛字 寫了個信德當成仁 老師傳見我頭一錯
面帶着怒氣自沉吟 又看見信德二次錯 囑咐我後來加小心
自從這錯處出了事 露出來是個奉教人 眼看着亂子就要鬧
準備着惹起大禍根 衆明公要知後來事 下一回書裡緒前音

第二回 海鏡記

詩

人生在世甚呆癡

貪圖名利忘死時

曰

天堂地獄兩條路

只有名士他先知

四句閑言勾開。書接前番。上一回說的班公子做的文章。有兩個錯處。老師見他頭一個錯處。把名士寫成基督徒。這基督徒三字。明明解說是耶穌的徒弟。這時候正是聖教艱難。一些教友。都不敢顯出是奉教的來。老師見他寫了基督徒三字。怕他招禍。所以面上就帶了生氣的樣子。又見第二次錯處。把仁字寫成信德。老師又叫他小心。這都是愛他的意思。婦人路濟拿聽到這裡。也就知道老師是奉教的了。

路濟拿開口訴緣因。叫一聲我兒你聽真。您老師學問名聲大。還沒想他是奉教人。只因爲聖教多危難。奉教的不敢認鄉親。他原是我的親兄弟。家西場名字各處聞。也不知我兒有了錯。爲什麼老師他關心。公子說這錯不算錯。爲的是同窓沒留心。只有個學生葛惟奴。他氣的两眼看我們。婦人說這是什麼人。爲何這樣呢。公子說母親聽稟。

他在那學裡是霸道 光仗着力量欺壓人 要問他爲何惱恨我
爲兒的一字不知音 兒自從放學回家轉 葛惟奴緊緊隨後跟
走到那河邊凌辱我 那拳頭就要往下臨 口口說要同兒算賬
他要比力量不比文 他說出他爹做知府 光知道有己沒有人
兒說了多少好言語 到惹起他那二楞筋

婦人說。怎麼樣了。公子哭着說。爲兒不敢往下稟了。婦人就用手按在公子
腦袋上說。我兒不要瞞着。你若不說明白。就叫爲娘心裡永不得平安了。葛
惟奴還要怎麼。我兒往下說罷。公子這纔止住眼淚。漫漫往下稟來

再說他手指兒的臉 罵一聲小人敗駟頭 要把兒今天打一頓
又說明後來再報仇 他說着就使巴掌打 惹的那衆人笑不休
這時候爲兒心腦怒 一陣子誘感火上頭 想把他頸緊抓在手
恨不能摔他地平流 那時候轉念又一想 遂把這惡念立時取

那公子說着眼落淚 停一停他又訴根由 說明了路上碰的事
嚇的那婦人打抖擻

婦人又問說。後來怎麼樣了。公子說。這時候。爲兒心裡覺着。用了我的天神。打敗了惡鬼。又想到吾主耶穌。在蓋法跟前。受人許多凌辱。尙且忍耐。我可不耐他麼。爲此兒也饒赦了他。正在求天主寬免他的時候。老師就來了。

俺二人這邊把仗打 老師傳遠遠看的真 只纔說寬免他的錯
就來了老師吵他們 老師傳把人都吵散 只瞞了爲兒一個人
他這纔把那道理講 他講的道理意思深 總沒有責兒半點錯
纔知道他是同教人 兒今天遭了這條事 真得了喜的好時辰
話說公子說來說去。說到今天打仗的日子。就是喜歡的時辰。看他那光景。好像滿面春風。不帶一點憂悶似的。他又看見母親。面帶慈善。又喜又

愛就知道是受了聖神的安慰。遂即跪在娘前。感謝天主。又謝了娘的恩愛。可更感動婦人的熱愛了。

路濟拿開口把話云 叫一聲我兒你聽真 我爲你常常求天主
並加增爲娘熱愛心 教我兒將來行爲好 我情願大謝天主恩
我如今看着我兒你 真有了熱愛天主心 那溫柔 and 氣多謹慎
又上愛天主下愛人 世上的迷惑全沒有 是娘的教訓你全遵
想從前你父遇難死 我的兒別忘你父親 路濟拿說罷一夕話
小公子開口把話云

公子說。娘呀。如今孩兒該怎麼樣辦法。纔可以忽然升天呢。婦人說我兒
往下聽罷

我的兒忽然要升天 總然是人難你不難 相今天我兒辦的事
就如同末了那一天 現如今年長十四歲 你年紀不大心胸寬

做的那文章兩次錯 娘早知兒的好心田 出的題原是眞名士
眞名士還得基督傳 除了那基督徒以外 那裡的名士眞能堪
基督徒纔算眞名士 可見是我兒識見全 再說那殺身成仁理
總然是不離信德堅 有了那信德能致命 那殺身成仁又何難
我的兒文章兩次錯 是兒同天主有因緣 再看看今天受的辱
就是兒殺身那一天 得勝了仇敵又寬免 這成仁又是很周全
細思想我兒這條事 像上了加爾瓦落山 兒今天背了十字架
單沒有上到那山巔 倘再要往上走一步 我兒的功勞就成全
你爹爹爲主致命死 爲兒也致命染黃泉 這纔算爺兒親父子
你看看爲娘多喜歡 老婦人說罷此言語 你看那公子便開言
公子說母親哪。自從我父升了天堂享福。我父雖然沒有對兒說過。到底
爲兒如同親眼見了一般。常常存在心裡。兒所以不愛世上的福樂光榮。

單是愛我父親的行爲。更有一件極寶貝極尊貴的東西。是兒時時刻刻不願離開的。婦人問說。是什麼東西呢。公子說。就是我父親的血。如今這血還在兒的心裡運動。兒是必要效法我的父親。爲主致命。証明信主的憑據。已經定了結實主意。總是不能改的。婦人說。兒啦。如果這樣。可就好

了

我的兒信德這麼堅 真正是天主大恩典 娘如今知道兒改變
那溫柔 and 氣孝當先 愛天主愛人表樣好 同你的父親是一般
娘從前留的好寶物 我已經放了好幾年 到如今我要交給你
好加增我兒大勇敢 老婦人說罷此言語 就從他脖子上摘物件
先摘下一條金練子 有一個荷包在上拴 打開那荷包只一看
有一塊海絨在裡邊 他把那海絨拿在手 你看他涕哭淚如泉
這海絨原是父血染 他父的乾血在上邊 娘又把眼淚滴在上

那父血娘淚一齊傷。這就是兒的無價寶。帶在那脖子上做記念。
小公子接過血和淚。一心的致命要升天。到後來亂子怎麼鬧。
只得是歇歇另開端。

第三回 講靈魂

天下普世萬民。皆有肉身靈魂。肉身卑賤靈魂尊。靈魂好比天神。
無論富貴貧賤。有死有壞肉身。失落靈魂下地獄。賢人不如愚人。

西江月罷書開正封。上回書說的公子班辣爵得了父血母淚。立了致命的
結實主意。記住這話不題。再說羅瑪有一個武官。是一個外教人。姓法名叫
壁鳴。他家輩輩居官。收管亞西亞各省的銀米。所以成了一個大財主。他那
一片宅舍。盡是高樓大廈。那院裡的一些擺設。可就鋪排的很熱鬧了。
言一回羅瑪財主公。法壁鳴他算第一名。好一片深宅合大院。
各樣的擺設數不清。那吃喝玩耍都隨意。有的是家奴合院公。

到時節也把假神拜 要講究真理他不聽 他沒有多兒共多女
只有個女兒小嬌生 小女兒名叫法壁辣 論年紀他纔十六冬
這年紀不大十六歲 各樣的打扮最鮮明 他自幼上學把書念
有一些學問他都通 可惜是一個外教女 救世的真道他不明
偶然間提起救世主 他只管當成耳旁風 連那些旁門合邪教
虛假的道理更不聽 習慣的脾氣多暴躁 平常人求見他不容
動不動就要把人管 他跟前誰敢咨一聲 這一天正在床邊坐
順手來帶上劍一封

這劍是什麼劍呢。就是手上帶的小寶劍。劍把上有一個金環。那把是象牙雕刻了的。可以套在手指頭上。單等着丫環們做了錯事。就用這劍刺他。這是羅瑪婦女們常用的東西。喜歡發這個利害。這話不必細講。單說法小姐手下有三個丫環。都是用大價錢買來的。這三個丫環。可就不一樣了。

頭一個丫環名亞法 他本家住在亞比西 要說他什麼手藝巧
能拿着草木造胭脂 還能造春藥行邪法 那一些毒藥造的奇
第二個丫環叫嘉亞 原來是希拉國裡的 他說話清楚又響亮
專會做衣裳合首飾 第三個就是叫徐拉 家住在亞細亞國裡
專管着插花一條事 暗藏着是個奉教的 頭兩個丫環嘴都巧
那花言巧語順口題 這一個誇那胭脂好 那一個誇那衣裳奇
說的那小姐滿臉笑 叫一聲徐拉說你的 小徐拉遂把姑娘叫
叫一聲姑娘你聽知 俺只求姑娘心暢快 那有那事情可誇的
小徐拉說罷此言語 氣的那小姐着了急 叫一聲丫環小徐拉
爲什麼說話擰眼皮 你渾身是我銀錢買 你死活全在我手裡
法小姐越說越惱怒 小徐拉慢慢把話題 小丫環原是姑娘買
那渾身果然是你的 俺只有一件寶貝物 那萬兩黃金買不的

殺人的惡黨奪不動 利害的君王沒法施 只因爲看重這件物
不敢用虛假外面皮

法小姐說。這是什麼寶物呢。徐拉說就是靈魂呀。法小姐說。沒聽說當丫環的能講靈魂。我問你什麼是靈魂呢。徐拉說。姑娘聽稟

小徐拉開口講靈魂 尊一聲姑娘你聽真 靈魂的奧妙俺不懂
也不過大概說幾分 這靈魂雖然無形像 他却能充滿我的身
那肉身離魂立時死 這靈魂離身永遠存 只怕的諂媚合虛假
做出來立時害靈魂 小丫環既有這件物 說話間豈肯不留心
話說徐拉把靈魂說了一遍。法小姐又駭怕。又希奇。心裡的驕傲。可就去了
一些。到底外面還是裝個發作的樣子。就大聲說道。你從那裡得的這樣瘋
迷病呀

手指着丫環說連聲 我看你不迷就是瘋 我也曾多年把書念

各樣的書籍俺都通 見多少希奇古怪事 總沒說靈魂那事情
難道你不識一個字 倒比我姑娘高一層 若真信靈魂不死滅
你死後身壞怎有靈 俗話說人死如燈滅 那肉入泥土氣入風
這靈魂無憑又無據 怎敢向姑娘來發瘋
話說法小姐說這靈魂無憑無據把徐拉責斥了一頓。徐拉也不生氣。還是
和和氣氣的說道。姑娘莫嫌絮煩。聽丫環再往下稟來。

尊一聲姑娘莫嫌煩 聽一聽丫環講連番 肉身子本來有死壞
靈魂兒神體不相干 還有那一件奧妙事 說起來這事更稀罕
人死後肉身歸泥土 那風髓四散不相連 到後來有個全能手
把材料仍舊聚一邊 用原質重新另造好 同靈魂結合成一團
那肉身靈魂結合後 活起來大不像從前 千萬里展眼就能到
也不怕隔水與隔山 那刀剗斧刊也不怕 那炮打火燒不相干

渾身上發光如日月 常常的飛舞在上天 小徐拉講到奧妙處
氣的那小姐祇眼團

話說徐拉正講着靈魂。又說到肉身復活上去啦。講的這兩端道理。都叫人沒處撈摸。氣的法小姐二目圓睜。又大聲責斥他說。你說的這話。是做的夢呀。可是聽的謠言呢。希拉羅馬。各樣的書我都看過。總沒有這個說法。你從那裡見的呢。徐拉說。我本國學堂裡都有。不論什麼人。別管當奴才的。當主人的。法小姐聽到這裡。還沒等他說完。就立起身來。手指着徐拉說。小妮啦。可叫你氣煞我了。

你說的這話真難聽 小丫環敢同我並行 我看你想在我以上
倒比我姑娘高一層 你如今快快說實話 說漫了。就使鞭子撈
法小姐說罷。停身站 立逼着徐拉吐真情 小徐拉就把姑娘叫
尊一聲姑娘。你是聽 論地位還是姑娘大 論才學也算第一名

渾身的衣裳合首飾 誰能給姑娘比光榮 那相貌容顏在人上
姑娘的心胸又寬宏 低微的丫環比不上 到底是說話要盡忠
尊姑娘看俺身卑賤 俺有個靈魂是真情 俺的那靈魂永不死
靈魂的老家在天堂 天上的真神是俺父 俺原是他的小女童
到後來父女見了面 就永享福樂合光榮 這是俺丫環心中事
却給那姑娘大不同 生前的尊貴合快樂 死後去都是一場空
現如今姑娘狠尊貴 到那時後悔也不中 小徐拉越說越高興
倒氣的小姐眼睛紅 受不住這些搶白話 他把手一伸亮劍鋒
手帶着寶劍往前刺 小徐拉舉肘擋前胸 只聽的吡嘍一聲响
那肘上中劍血流紅 小徐拉肘上流鮮血 你看他號咷哭連生
衆明公要知怎麼樣 只得是歇歇再告誦

第四回 探親

詩

愛人如己甚公平

以愛還愛是常情

曰

遇見好人人人愛

不爲愛主枉費功

四句閒言推後。書接上回。上回書說的是徐拉因爲講解靈魂。被法小姐刺了一劍。肘子上血流不止。只是啼哭。法小姐心甚懊悔。遂拿出寶石戒指來給了他。又說了些好話安慰了。他就叫他到老院婆歐復新那裡去醫治。徐拉就聽命出去了。

小徐拉聽命快出門

剛剛巧來了女釵裙

這小女年紀十三歲

看相貌却似老成人

面帶着聰明多伶俐

並顯出忠厚慈悲心

這原是一個奉教女

不但是愛主又愛人

小徐拉一見旁邊站

那小女拉住親又親

要問這女子名合姓

依擲斯原是來探親

說起來依擲斯小姐

他與那法姐有緣因

又知道徐拉德行大

暗存着一片熱愛心

一見那徐拉出門外

拉住手開口把話云

說一聲徐拉你的事 不用見就知七八分 你且在門房等等我
我先見你的小主人 正說着就把屋來進 法小姐一見自沈吟
他把那小嘴只一掬 衆丫環一齊出了門

話說依小姐進了屋門。法小姐怕他知道自己輕狂樣子。遂即使了個眼色。把嘴一掬。衆丫環們就立時出門迴避了。這纔迎接依小姐。以禮相待。分賓主坐下。這就叙起家談來了。

依小姐落坐在繡房 法小姐開口訴心腸 尊一聲妹妹來的巧
正想着請你吃香香 我爹爹今天把客請 咱兩個也去陪一場
可惜是妹妹沒打扮 還穿着平常那衣裳 那衣裳前邊受沾污
有一塊血點怪醜醜 請一請妹妹把衣換 換換那衣裳進客房
這原是法姐肺腑話 倒引起依姐話口長 小依姐就說這點血
真的是寶貝不平常 只因爲這是丫環血 小丫環徐拉比咱強

小依姐說到這件事 不由的法姐着了忙 叫一聲妹妹休見笑
那一時姐姐氣的慌 氣的那姐姐沒計耐 伸手來把他肘子傷
這條事倒被妹妹見 顯的這姐姐多張狂 到底他有錯也該管
一點點血兒是平常 買到的丫環身鄙賤 爲什麼說他比咱強
法小姐說。看那徐拉。不過是個卑賤的丫環。總不服他比咱強。依小姐說義
姐呀。要說徐拉不比咱強。可就認錯人了

說一聲義姐認錯人 徐拉的學問比咱深 很多的書籍都念過
各樣的道理認的真 雖然說丫環是奴婢 他與那奴婢兩樣心
因此這我很愛徐拉 我與這徐拉情誼深 求你把徐拉賣給我
問姐姐你要多少銀 把徐拉買到我家下 從今後離開姐姐門
不但爲徐拉行方便 也免了姐姐不順心

法小姐說。咱姊妹們。歷來沒有不行的事。要叫我賣徐拉。那我就是不肯的

了

小徐拉待我有忠心 那原是我的心服人 別看我今天把他刺
倒叫我妹妹你掛心 那也是我的一時錯 當時裡後悔數十分
別管他學問好合歹 那道裡真假都不論 只因他待我有好意
提起來還想他的恩 去年時妹妹你出外 爲姐姐大病臨了身
那人都怕病傳染 丫環們個個不到門 只剩了徐拉一使女
那煎湯熬藥不離身 他黑夜白天伺候我 直到我病罷能出門
那時候想法要酬報 知道他常常手裡貧 就拿出東西把他賞
他受賞立時哀矜人 要看他冰心似玉潔 爲官的也沒這忠臣
小妹妹你要把他買 那謠子吹笛沒有音 咱丟下散言合碎語
快快的會會那客人

話說法小姐正說着話。忽然想起今天有客。眼看就要坐席。按照西國的風

俗。請了男客。女的也得陪吃陪噓。如今已經到了時候。顧不的往下再說。就同着依孺斯陪客去了。

二小姐陪客到客門	咱再說客官是何人	頭一位就是賈僕謬
粗脖子外號到處聞	他能說大話誇海口	常常的存着奸險心
第二位名叫璞谷祿	原來是貪吃圖噓人	這一次請客他來到
原爲的吃噓上了門	第三位千總侍衛長	巴斯姜名字天下聞
他本來也是奉教的	各樣的智謀比人深	不但是二位小姐愛
那皇上皇后也相親	第四位就是傅斐斯	他正在少年是青春
渾身上打扮婦女樣	好低頭下氣諂媚人	他心裡常存兇惡意
他說話常用外方音	那奸刁巨滑全都有	誰也難懂透他的心
這四位客人早落坐	那菜上五味酒三巡	法壁烏正是把客讓
那二位小姐進了門		

話說四位客人早已落坐。已經菜上五味。酒過三巡。法壁烏又正要把盞讓客。二位小姐忽然來到門裡。不由的重新另按次序坐下。法壁烏就問起來晚的緣故了。

法壁烏開口問一聲。爲什麼如今進客廳。那釵環首飾也不戴。不尙些打扮爲何情。法壁烏說罷此言語。法小姐低頭不啣聲。依小姐即速開笑口。稟一稟伯父你知情。俺義姐今天來的晚。沒顧的打扮修面容。這一概都是我的錯。我說話沒有定盤星。說起那話來沒有數。纔有了這般不消停。依小姐說罷一夕話。法壁烏接着訴真情。叫一聲姪女依孺斯。你不是從前那玩童。正該當打扮要愛好。顯的那美貌更齊整。過幾天配個好女婿。這也是終身大事情。法壁烏本是玩戲話。却引起依姐吐鮮紅。尊一聲伯伯我知道。我伯伯不必掛心中。有人用戒指定了我。

給我的首飾各樣精 把美玉套在脖子上 滿頭上珍珠戴玲瓏
這終身大事結合就 俺跟他永遠享光榮 這本是依姐實情話
他的心却是在天宮 原說的耶穌定了他 永不與世人結親情
那知道客人懂錯意 倒不三不四糊團弄 准備着後來出條事
鬧出個亂子又不輕 咱說到這裡住一住 噓一杯暖茶再告誦

第五回 找繡帕

詩

世間禍福與災祥

處處於人各相當

曰

試看徐拉繡帕掉

天主安排不平常

閒言不表。單說依擲斯說的定親的話。隱隱約約。不顯露出來。法璧烏想不透定他的是誰。又想着誰也沒有這樣的寶貝首飾。就猜仿傳斐斯是一個外來之人。或者能有這樣的東西。也不一定。等到打聽明白了。再爲他成這件美事不遲。這且不用多說。話分兩頭。丟下這節。再說徐拉領了法小姐的

命。往歐復新那裡治傷去。可就又說起受傷的事來了。

歐復新當初是丫環 各樣的事情都周全 到後來派他管家務
合家的事務屬他管 小徐拉走到就叫姐 求姐姐看傷到這邊
歐復新一見心憐憫 快給他止住血 先給他洗淨又包好
這纔向徐拉問一言 咱主人慈悲又良善 你爲何惹出這一番
想必是你有大過錯 惹的他有圈沒處鑽 主人的過失不可露
還得要想法瞞一瞞 他說着就進裡間屋 遂即把徐拉箱子掀
他掀開箱子找一遍 有一塊繡帕在裡邊 這繡帕原是體面布
那珍珠寶石繡花嵌 歐復新一見心歡喜 拿出來要把肘子纏
纏上那肘子又好看 顯不出受傷那一般 那知道徐拉愛的物
就是這繡帕祖上傳 一聽說繡帕纏肘子 痛的他粉面紅半邊
話說徐拉不肯用這繡帕纏在肘子上。是因爲這塊繡帕包過聖體的。從前

教友們領受了聖體。各人包在繡帕裡。隨便自己用。這繡帕從祖上就包過聖體。傳到徐拉手裡。徐拉就很重看這塊繡帕。怎麼也不肯用他包肘子。到底歐復新一心要遮蓋主人的過失。就把這繡帕給他裹上。又用針扣住。就叫徐拉出去了。

小徐拉離開歐復新 那不慌不忙出了門 他前行來到待客處
有一個瞎子女釵裙 看年紀不過十六歲 原是個窮苦討飯人
他的名就叫則濟亞 碰見那徐拉親又親 小徐拉連忙讓他坐
又給他吃頭很懇懇 說一聲可愛則濟亞 這吃頭虧了我主人
我主人今天把席坐 帶來的吃頭強十分 給了我本來叫我吃
我留給你吃盡盡心 瞎子說我是窮孩子 當不起賞我這樣恩
只把那粗飯給我吃 這恩典就是似海深 下剩的美味香甜物
你不吃你再賞別人 則濟亞說些知足話 不由的徐拉喜在心

把粗飯給了則濟亞。把好菜送給同伴人。同伴的丫環見好菜，那把搥口喃往下吞。這一回送菜不要緊，可惜是掉了繡帕巾。話說徐拉給同伴的丫環送菜，怕同伴的丫環看見自己的繡帕，就先解下來。出來的時候，又怕歐復新見了不喜歡，就用一隻手又把繡帕纏在肘子上。也沒有包好，就往前走。忽然有一個人低着頭走過來了。

小徐拉看見來了人，往黑處一躲，隱了身。細瞧瞧就是傅斐斯。他在這暗地更留心，單看他低頭往前走，就像似有物使脚奔。那前走後倒停身站，好幾次下腰把手伸，忽聽的前邊有人走。他這纔拾起繡帕巾，把繡帕拾起藏祆袖，他走到門外看清真。繡帕上鮮血紅又潤，又快把繡帕袖裡吞，得了這繡帕回家轉。他叫那奴僕退出門，單叫那知心歐樓大，看看那繡帕血淋淋。他兩個細看又細想，不知道害了什麼人，光想着沒有別人見。

他這纔畧畧放下心。藏起這繡帕當密事。總不許告訴一個人。記住傳斐斯拾去繡帕不表。再說徐拉看見傳斐斯出去了。自己回到則濟亞那裡。見了則濟亞。又是給他梳頭。又是給他洗脚。待則濟亞那麼親愛。法不用說了。正親愛着。依小姐同着法小姐走到那裡。暗暗的掀起門簾來一瞧。可大動了法小姐慈愛的心了。

看一看徐拉他愛人	警動了法姐慈愛心	從前時光看人卑賤
如今想那有卑賤人	立定志要把人來愛	待徐拉更加十分親
這原是法姐心中事	那三翻九轉自沉吟	他两眼含淚回身走
剩下那屋裡三個人	依爾斯就把徐拉叫	叫一聲徐拉你聽真
只因爲你的主人怪	我把你買到我家門	不叫你在此身受苦
我待你比他強十分	徐拉說姑娘是好意	我可是不敢領這恩
別看俺主人待我狠	我情願捨身救主人	法姑娘他還沒奉教

我主意勸他救靈魂 勸的他後來認天主 他回頭轉意自變心
到久後一齊升天路 纔知道虧俺受苦人 小徐拉說罷真情理
忽聽得車响來到門

徐拉正說着話。忽聽見接依姑娘的車。來到門口了。不由的三個人一齊出去。要打發依姑娘上車。也要送則濟亞回去。則濟亞說我是兩眼雙瞎的人。白天黑夜是一樣走路。無論走到那裡。沒有跌倒的危險。我就是在黑暗路上領路的人。是不用送的。咱彼此分手罷。

那你上東來我上西 三個人分到三下裡 咱不表依姐則濟亞
單把那徐拉題一題 歐復新見了徐拉面 就問他繡帕在那裡
小徐拉不會說瞎話 就真情實話訴端底 一說出他把繡帕掉
歐復新快找那東西 滿院裡點燈各處找 衆丫環身上都找齊
各樣的法子都找遍 總不見繡帕在那裡 咱不言衆人安歇去

單說那徐拉糊猜疑。忽然閒想起繡帕掉。傳斐斯經過被他拾。他既然得這寶貝物。想什麼方子也不給。只因爲繡帕沒法要。小徐拉攔下永不題。到後來出個什麼事。咱歇歇喘喘說仔細。

第六回 施捨

一。地獄一天堂。兩種人生前忙。黑夜白日只思想。沒地一刻能忘。惡人怕財不得善。士怕命不亡。一種向下一種上。都爲自己慌慌。

西江月罷書續前音。上回書說的徐拉掉了繡帕。沒處尋找。各自安歇。這且不表。單說散席以後。各客回家。到了晚上。班公子見了巴將軍。二人同在一齊遊玩。因爲他二人志同道合。彼此愛敬。行走不離。又是天氣清爽。明月當空的時候。二人不免觸景生情了。

這天氣晴明月當空。各樣的景緻不相同。有多些鮮花對綠柳。有多些樓台合院宮。月照着山川如銀線。水流到池塘不住聲。

那樓台倒影水映月 那水月返照滿山明 正望着四外景緻好
猛抬頭看見天上星 班公子想到奧妙處 因此這觸景生了情
望着這星辰開笑口 說一聲天上大不同 人都知世上景緻好
不想想天上有幾層 這日月星辰人能見 還想是奧妙無有窮
那知道上有天神界 比着這日月更光明 那天神以上有真主
掌管着萬物顯全能 坐在那天宮美麗處 有多些天神唱歌聲
我願意爲這聖教會 造一座牌樓往上通 把教友領到升天路
同享那天上永光榮 正說着忽聽獅子叫 請將軍仔細聽一聽
班公子正說着造一座牌樓。要把教友們領進去。一齊升天享福。又聽見獅
子怪叫。請巴將軍聽聽。巴將軍不解其意。就問這是什麼地方呢。班公子就
往左邊一指。說道小生的這座牌樓。就在這福肋非地方的羊非加戲場裡。
什麼叫羊非加戲場呢。就是這戲場裡養着一些獅子虎豹。等着有了該死

的罪人。不用殺他。光把他拉到戲場裡。放出虎來。或是放出獅子來。叫那罪人給他打仗。衆人都在樓上觀看。當個熱鬧。班公子說這話的意思。是要把自己的血。在這羊非加戲場裡流出來。當做眞福的光榮。又聽見獅子叫的聲音。就想着自己流血的日子近了。更要上緊預備了。

忽聽得獅子叫一聲。警動了幼年班相公。班公子不是怕的死。只怕的預備不消停。因此這快把將軍叫。叫一聲將軍巴老兄。我今天有件心腹事。咱在你書房細告誦。我本來年輕識見短。有一些事情我不通。只爲我孤身人一口。沒有那姐妹和弟兄。家中的財貝千千万。我死了沒有一人賄。我預備死在戲場內。怕家業被那惡人爭。倒不如趁我睜着眼。把一些財貝行哀矜。這是我眞心并實意。辦這事還得託老兄。

巴將軍說。這樣辦法很好。但不知你母親心下如何。公子說。我母親也是這

樣注意。若是我母親不願意這樣辦法。那是我分毫不敢動的。只因我年輕幼小。不該露這張狂的樣子。求將軍把我的財貝。當做別人的東西。另找地方施捨。不顯露我的名聲便好。巴將軍說。妙極。這事我喜歡相幫你了。

巴將軍待人甚忠誠。替公子辦事更盡情。他兩個把事商量妥。那各自分手回家中。這一夜晚景咱不表。單說那怎樣行哀矜。定了個地方很方便。就在那依姐他家中。依孺斯本是老澤戶。幾輩子施捨甚有名。接着那舊恩再施捨。總不叫公子招些風。這一天開了施捨廠。來了些禿瞎癩腿聾。這禿瞎癩聾不要緊。可惜是壞人在其中。

列位明公。您說這壞人是誰呢。就是葛維努。斐斯這兩個人哪。葛維努是滿心兇狠。常要滅了基督徒。發個大財。傳斐斯是奸巧巨猾。生法得些銀錢。這兩個人都是財迷。不論天理良心。所以葛維努想着自己的兇狠。非用傳

斐斯的奸猾不能成事。這就來見傅斐斯了。

傅斐斯看見葛維努 那鬼頭鬼臉又粗鹵 翻瞪着白眼把他問
你爲何敢來瞎招呼 若要不快快離開我 就該使巴掌把你笏
葛維努一見事不好 就快把心事訴一訴 我今天見你傅斐斯
原爲的滅那基督徒 因爲你預備當原告 暗地裡打探有合無
我見你爲的這條事 爲什麼惹的你厭惡 大半是你不認識我
我就是少爺葛維努 我父親名叫泰士魯 現做着本城大知府
葛維努說罷此言語 傅斐斯遂把朋友呼

傅斐斯說。哎。原是朋友到來。可是眼瞎不識太山了。既然如此。今天不必多談。等到明天早晨起來。請你換上破爛衣裳。在縉紳巷房簷底下等着。我自
有道理。葛維努說。大哥說好便好。小弟遵命了。

葛維努遵命回家鄉 第二天換上舊衣裳 早清晨來在房簷下

總不見傅氏在那廂。只看那前邊有處院，盡都是樓台破瓦房，有一些窮人合殘疾，還有那渾身長爛瘡。那瞎子癩子也不少，一來到就往院裡闖。葛維努心裡正納悶，忽聽得背後腳音響，回頭來看見傅斐斯，問爲何晚來多半晌。若不是我把景緻看，那我就早已回家鄉。

傅斐斯說：「這裡有什麼景緻呢？」葛維努說：「你看看罷。」有一些瞎子癩子都往這院裡去啦。你看看，又來了一個老癩子。他喊那個瞎閨女，則濟亞咧。那個瞎閨女就扶着那個老癩子說：「我當你的腿，你當我的眼罷。」你看看，都喜喜歡歡的進去啦。我看這都不像討飯吃的人。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只想裝個癩子，隨着他們看看去。傅斐斯說：「那可不好了。」

葛維努要裝癩腿人，隨着那癩子進院門。傅斐斯就說不安當，怕他們都是熟識人。葛維努就說不要緊，人多了那裡能認真。

傳斐斯就說真要進 先該知這是誰家門 葛維努就說我知道
這院裡不是平常人 他歷代祖宗把官做 也是咱本朝大忠臣
依擲斯就是他的後 這處院住的他母親 現如今除了依小姐
下剩的沒有後代孫 雖然說依姐年輕小 有大事他還能面君
這家子人家不好惹 千萬的別進他的門 傳斐斯就說把心放
依小姐是我認識人 有了那差錯不要緊 我狐狸自能進羊羣
葛維努就說你不怕 我的胆量也大十分 那你裝癩來我裝拐
你進那前門我後門 眼睜睜二人把門進 准備着難脫禍臨身
衆明公要知後來事 只得是歇歇續前音

第七回 私闖紳宅

爲人不知害羞。做事常把人丟。不顧髀股光鑽頭。落下多少臊瘻。
人家愛人如己。自己反恩爲仇。別說現時能自由。終久不得干休。

題罷西江月。再接上回書。話說巴將軍相幫班公子施捨。揀的地方就在這依小姐院裡。那些瞎子癩子進去的不少。葛維努就在門外站了一會。看着來的窮人更多了。他就裝了癩子。給他們挨肩靠膀的。隨着進去了。

有一些窮人進院門。葛維努緊緊在後跟。那人家一癩他一點。那人家相愛他相親。人家的暗號謝天主。他也就說個謝主恩。那癩癩打打跟着走。到裏邊更有許多人。直走到廊房施捨處。那男左女右分了羣。廊房下設着一張桌。桌子上擺着金合銀。靠旁邊又設一張桌。各樣的珠寶上邊存。還有那金匠共銀匠。按物價稱準分給人。葛維努越看越眼熱。就想看偷了逃出門。又想着偷了不妥當。倒不如慢慢等着分。葛維努正是糊思想。又覺着此地難存身。有一些窮人認的我。就是那自己不認人。再一說他們領哀矜。各自有會長領他們。一個個他們領完畢。

只剩下自己一個人 他這纔覺着不好了 失了少爺的大身分
裝一個癩腿討飯的 私進了人家內院門 別看是知府大公子
論國法也沒寬免恩 這時候想着逃出去 又見那大漢把着門
自覺着人人指打我 只嚇的自己沒了靈 正數裡心中只害怕
會長又把他細盤問 他張口就是糊言語 十句話沒有一句真
惱一惱上天無有路 恨只恨入地又無門 猛抬頭看見班公子
更嚇的眼黑頭也暈

話說葛維努正在害怕的時候。忽然看見班公子來了。就知道脫不了受一場羞辱。更嚇的頭暈眼黑。幾乎要死。那知道班公子一團愛仇的心。不同他一般見識。來到就和和氣氣的向他說。同硯兄爲何這樣窮苦。遭了什麼災難。請問令尊在家怎麼樣了。葛維努說。還不是這樣。若是這樣。那你就喜歡了。班公子說。同硯兄呀。你可認錯人了。

同硯兄你可認錯人 咱一輩同窗三輩親 我從來不給你結怨
從前的過失一掃塵 現如今你說你要噯 我總要賙濟你的貧
葛維努就說不要噯 我光是看看這些人 只要你平安放我走
這也就滿了我的心 班公子就說這容易 可惜你裝個癩腿人
渾身的衣裳稀爛破 私闖進人家鄉紳門 我要說差人把你送
恐怕是衆人都不遵 你今天做的這條事 論王法命就難保存
送到你父親公堂上 不怕你父親把私殉 除了瞎都能當見証
一殉私立時有處分 葛維努就說饒了我 可別了叫我丟這人
我受些刑罰不要緊 可惜是連累我父親 你如今開恩饒了我
我磕頭到地也甘心 班公子就說如今你 可別再欺壓這裡人
說罷就領他往外走 他一癩一點出了門

說書的沒有祇嘴說這頭就不能說那頭。這說的是葛維努進了後門。遇見

班公子開了這麼一回事。那知道傳斐斯進了前門。又碰見巴將軍了。要說傳斐斯進去怎樣。聽俺慢慢道來。

葛維努後門那一番。咱攔在腦後不必言。再說說這個傳斐斯。他看着前門沒有關。因為是羅瑪有舊例。這時候無人進門邊。所以是無有人把守。傳斐斯得了好機關。他站在門前往裡望。自覺着進去實在難。這正是心裡糊思想。忽看見依姐來在前。依小姐看見傳斐斯。這就想站住問一番。傳斐斯急忙往前走。來在那依姐一面前。看他那脅肩并詔笑。真正是卑污又苟賤。說道我今天來的早。恐怕爲依姐不方便。只因為心裡很着急。要快快沾你大恩典。依小姐他就笑着說。我沒有恩典怎麼沾。傳斐斯就說看這院。定然是主人不俗凡。也不必說些圈套話。那人人佩服是自然。依小姐聽說此言語。也不想他把誰稱讚。

就說聲這話真不錯。這家的主人在上天。果然是晉世人敬服。他有那掌管萬物權。傅斐斯又說我的意。原不是說的在上天。原說的溫柔合和氣。那朋友恩愛情相連。依小姐又說原不錯。那日頭月亮在上邊。看看那上邊多奇妙。就知道仁愛多周全。我早已把我獻給他。我同他真是有因緣。

話說依小姐說話。光往上看。淨說天上的事。傅斐斯看他不懂自己的意思。氣的像愁了似的。停了一停。就明明的說道。我愛的是你呀。說了就爬到依小姐跟前。要拉依小姐的手。依小姐轉身往旁邊一躲。傅斐斯就立時站起來了。這時候已經被巴將軍看見。巴將軍遂就來到跟前。依小姐就說。這人是走差了路。放他平平安安的走罷。依小姐說罷就回了內宅。這且不提。單看巴將軍怎麼叫他走罷。

巴將軍開口笑吟吟。問一聲爲何進了門。傅斐斯開口回言道。

咱兩個都是一樣人 許你進就得許我進 這碍不着你巴將軍
你既然霸佔法小姐 這又要霸佔依姐身 一張弓要按兩條箭
你因此生了嫉妬心 巴將軍一聽心煩惱 光爲的自己道理深
壓伏住怒氣變和氣 說一句實話你聽真 你別了說些毀謗話
只爲你無益倒有損 幸虧了小姐叫你走 論王法你的命難存
我如今勸你快快走 省的我送你大衙門 正說着纔要分開手
歐樓大忽然在後跟 他照着將軍推一把 又抽刀要砍巴將軍
猛來了一個百夫長 就如同銖手舉千斤 把他的鋼刀奪了去
攔住他扔到大街心 巴將軍就說小心着 千萬的不可傷了人
百夫長這纔不動手 傳裴斯這纔出了門 葛維努因此也來到
見了面低頭自愧心 兩個人都是心惱恨 光想着設法把冤申
准備着後來把仇報 一定要收拾教友們 衆明公要知後來事

只得是歇歇緒前音

第八回 全家歸化

詩

皇皇天主教理真

朝聞夕死孔子云

曰

豁然貫通識正路

至死不變成好人

閒言題過。書歸正傳。話說聖教艱難的時候。巴將軍各處安慰教友。設法堅固他們的信德。指引他們。勉勵他們。別管黑夜白天。照常如此。不嫌勞苦。雖然聖教這麼艱難。一聽巴將軍的道理。就有些新奉教的。也有一些回頭改過的。官家越拿。添的教友越多。這是巴將軍親身閱曆過的。都是有憑有據。俺請衆位明公。啞言尊坐。聽俺在下慢慢道來。

自古來聖教有真傳

不受些苦楚難升天

那苦楚越大越顯聖

能叫那人人信德堅

那皇上出旨殺教友

立逼着叫他把教反

有多些親戚合朋友

勸他們背教顧眼前

眼看着教友要背教

巴將軍勸教受艱難。這一些閒言不必表。咱說個故事。您看看馬爾谷同着馬則良兄弟。祇被逮下了監。那親戚朋友都來勸。勸他們反教。命保全。他二人起頭有主意。總不肯背主把教反。可惜是他父唐桂林。那哭哭涕涕把他勸。又爲他請假一個月。要苦苦勸他三十天。還驚動一位尼哥斯。他是個本城大判官。同他的妻子。叫走厄。都圍着涕哭勸連番。都說是暫且把教背。先顧住活命得安然。後來的日子甚長久。平安了奉教又何難。勸的那都是親熱話。哭一番來又叫一番。他二人眼看沒主意。也只覺勸的心裡酸。巴將軍聞聽這個信。急忙忙來到進了監。話說巴將軍聞聽這一些人。都勸這二位教友背教。心中焦燥。急忙來到監裡。站在透光的地方。有意叫他們都看見自己。好給他們講說道理。堅固他們的信德。況且巴將軍是向來有胆量的人。又有智謀。人人賓服。這些犯人。

一見巴將軍站在那裡。個個恭而敬之。一言不言。一語不語。單等聽巴將軍的分咐。巴將軍開口說道。好兄弟們哪。你們的福氣來到了。

尊一聲衆位兄弟們 您都爲天主拴住身 您的苦結合天主苦
這一個榮耀多麼尊 我真正實心拜服您 也求主賞我這個恩
您進了這條光榮路 我不該在此勸你們 到底我聽些閒言語
也不知那話真不真 現如今天神都來到 已經把花冠給你們
這一頂花冠尊又貴 您怎肯扔到地埃塵 眼看着走到永福地
怎麼肯再找永苦門 巴將軍講罷一夕話 難壞了二位少年人
他兩個低頭不言語 光是那涕哭淚沾襟 巴將軍二番把他勸
說一聲衆位兄弟們 基督徒裡頭數我小 見了我你還怕三分
您知道皇皇大天主 審判的日子不饒人 那時候天主發義怒
嚇壞了日月合星辰 那天地萬物當不起 別說那小小一靈魂

天主說你不認識我 你就是我的大仇人 聽一聽天主說這話
真正是嚇壞肝膽心 現如今正是好機會 正好做天主大忠臣
倘若是一時錯主意 永遠的惱恨存在心 這正是將軍苦口勸
氣壞了他的老父親

話說巴將軍苦苦的勸這二位教友。纔說有了回頭的意思。他的父親唐桂林說。散了罷。散了罷。別再說這些話啦。你看有多些人。來救俺那兒的活命。還有他娘的眼淚。我的苦口。費了多些工夫。俺那兒纔說有了回心轉意。叫你這一番嚇詐。又把俺兒送到死地去了。叫俺兒捨了爹娘。成個不孝之子。這算什麼道理呢。況且人都勸他活。你偏勸他死。別說於理不合。也算大反人情了。列位。您看他爹娘這一陣子搶白。攔在誰身上不生氣呢。還有些工夫再勸他麼。巴將軍不是這樣。又說。老伯暫忍一時。等我說完。你就知道了。我再向二位訴一言。您別看暫時看永遠。你父親說的是實話。

這父母兒女骨肉連。這孝敬父母是正道。原不該棄捨把命捐。到底是孝敬父母理。那人人都該論根源。別管那父母兒合女。孝敬這天主理當先。天主是普世大父母。不盡這孝道難升天。人活到百歲也是死。那永苦暫苦不一般。父母的靈魂更該救。這孝道爲你大相關。別說這暫時不要緊。那永活永死在眼前。爲何不背起十字架。同着你父母齊升天。救了那父母救自己。這一個孝道多周全。您二人都該求天主。快快的賞賜這恩典。巴將軍講罷真情理。立時裡如同反了監。話說巴將軍說來說去。不但叫他二人致命。還要叫他父母同死。要叫世俗人看起來。勸人真是沒有這個勸法的。到底巴將軍這一番話說。合監裡的人如同霹靂震耳。大夢初醒一般。人人壯胆。個個立志。都有爲主致命的心了。這且不在話下。單說他二人同他父母。也大大的改變了。

他二人忽然變了心 尊一聲大人巴將軍 要不是大人把道講
幾幾乎忘了救靈魂 不但是俺祇得永苦 可惜是連累二雙親
失落了靈魂還不孝 世界上這算什麼人 罷罷罷如今主意定
不怕那萬死也甘心 這一面說着定主意 那一面感謝巴將軍
這個喊禁卒革老丟 快拿來鍊子拴我們 那個喊判官尼哥斯
快定我死罪別寒心 無奈是任憑怎麼喊 那禁卒判官不言音
不但是二人要致命 倒驚動他父唐桂林 說一聲兒還有這志
要怕死怎麼當父親 情願意當個基督徒 同我兒一樣救靈魂
他母親忽然動了火 說您死我也隨後跟 您父子都走一條路
我怎肯捨兒捨男人 只因爲將軍這一勸 就如同開了天堂門
不但這全家有主意 合監裡也都動了心 衆明公要知後來事
只得是歇歇續續音

第九回 官宦歸化

詩

信奉真教不由心

默默自有天主恩

曰

指望官家滅教友

越殺越多越添人

話說巴將軍在監牢獄裡。勸的馬爾谷馬則良兄弟二人。定了結實主意。甘心致命。不肯背教。他的父母也都壯了胆氣。痛心改過。情願同兒同丈夫死在一處。總不再說貪生怕死的話了。這還不說。倒又驚動合監裡的人。都看着巴將軍是天神下界。總不像世界上的人了。您看他們那個涕哭悲嘆。真是叫人心酸哪。

巴將軍在監勸化人。感化的衆人變了心。那一齊哭來一齊叫。一個個圍着巴將軍。有的是拉住將軍手。有的是扯住衣裳襟。有的是兩手抱胳膊。有的是跑到腳上親。這些人不是爲怕死。爲的是道理動了心。都情願致命奉真教。不願意空活在紅塵。

難的那判官尼各斯 左右的沒法定罪人 這正是心裡沒主意

忽看見奏厄跪埃塵 他跪着將軍不說話 哭的那兩眼淚紛紛

列位明公。您說奏厄是誰呢。奏厄就是判官尼各斯的妻子。尼各斯正覺着沒法定罪。他的妻子奏厄忽然跪在巴將軍面前。一言不發。巴將軍認的他。是奏厄。看他有了信德的光景。就叫他說話。他丈夫尼各斯說。從前他能說會道。自從他成了啞叭。如今已經六年了。巴將軍一聽他是啞叭。可就要求天主顯能了。

這奏厄啞叭不能言 他跪在塵埃哭連番 巴將軍一看這光景

想必是他那信德堅 就遂即伸出兩隻手 那抬起頭來面朝天

說一聲我主我天主 你的那能力各樣全 那起頭造世就是你

這後來救世顯靈驗 治好了多少癩瞎病 各樣的殘疾立時痊

我如今求你十字架 把這個啞叭魔鬼趕 還求你賞我救人法

再把你能力顯一顯 巴將軍祈禱多一會 手按在奏厄嘴唇間
喊一聲奏厄你說話 他立時說話音又全 尼各斯一看心悲切
就雙膝跪在將軍前 他跪下就親將軍脚 兩隻眼哭的淚如泉
那監牢獄裡人一看 這道理更信天主傳 大夥兒商量把教奉
領頭的就是審判官 全憑着禁卒革老丟 放他們隨便出進監
巴斯多聖堂不甚遠 博里加神父把道傳 不幾天信德都堅固
那一齊領洗把恩沾 這其中有個領洗的 他脚上有病好幾年
這一回自從領了洗 他的那脚病立時痊 因此這領洗又顯聖
他們的信德更是堅 合監裡人等奉了教 究竟是這事不能瞞
尼各斯判官擔着重 不得不稟明知府官
話說這合監裡的人都奉了教。這事終竟不能隱瞞。再說監裡的犯人。倘若
逃跑一個。知府侯瑪爵就問判官尼各斯要人。尼各斯是吃不了的。無奈就

把這事稟明了知府。知府也很愛聽。因爲治好了啞叭。又好了脚病。心裡甚是希奇。就說我有多年的病。常受一些痛苦。如果能給我治好。那我就佩服服了。

一聽說真教治病人。侯瑪爵知府喜在心。因爲是自己常有病。有一些痛苦纏住身。這就要親自試一試。打發人去請巴將軍。說我爲脚上也有病。治好病奉教也甘心。巴將軍就說使不得。要治好信德先要真。你供着許多假神像。現如今還算異端人。異端人天主要棄捨。怎能沾天主這樣恩。若真心願做智基徒。先該當毀淨那假神。把假神全全毀個淨。脚上病立時除了根。巴將軍說罷此言語。提部爵氣的炸了心。

巴將軍正給侯瑪爵說着。要得好病。總得先毀淨假神。他兒提部爵一聽。心生大氣說。若是毀了假神。病再不好。就該把巴將軍同博里加神父。一齊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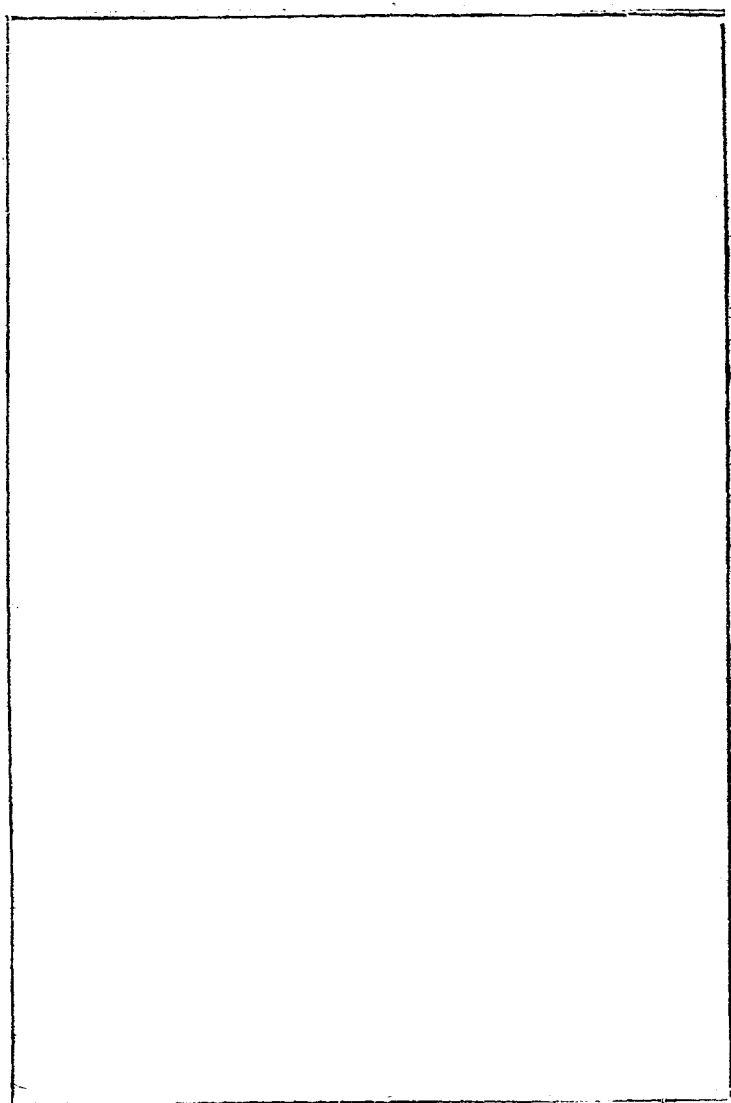
到火裡燒死。那知道他父親侯瑪爵心思已定。遂要把假神毀壞了。

侯瑪爵信道有真心。立時裡就要毀邪神。他共有神像二百個。毀一百九十零九尊。只因爲有個真金像。他當成玩物不當神。他覺着這算全毀淨。那知道病還仍舊存。這二番又把將軍請。要重重責備巴將軍。巴將軍說他沒毀淨。又叫他二番毀假神。他又毀金像只一個。立時裡他的病除根。侯瑪爵一見好了病。他信那道理更是真。同他的兒子提部爵。領了洗都成奉教人。還有那宮裡合宮外。一些的大員認了門。賈斯土當朝是一品。依類內是他正夫人。大夥兒一齊奉了教。商量着打救奉教人。這時候朝裡合朝外。有多些辭官離紅塵。因爲這奉教是私事。都生法躲避大禍根。剛剛巧出了皇聖旨。把聖旨交給巴將軍。話說巴將軍領的聖旨。是爲的本府侯瑪爵要辭官不做。羅瑪皇上就出了。

這道聖旨。准侯瑪爵往康巴尼地方去。巴將軍就把這聖旨給了侯瑪爵。侯瑪爵接了這道聖旨。就打算着把這一些新奉教人。帶到康巴尼去。叫他們在那裡學習道理。也趁着羅瑪皇上。要從納博里海邊上。到意達利南邊去。正在容易躲避的時候。大家正商量着。忽然出來一個新奉教的名叫托卦爵。他給衆人商量的大不相同了。

這衆人正在商量中。忽然出了個矮頭青。若要問這是那一個托卦爵就是他的名。他本來是個新奉教。到底他脾氣太楞。他只看着衆人要躲避。立時裡氣的眼睛紅。只嫌那衆人胆量小。一心裡他要碰碰釘。國家的假神都毀壞。叫他那祭壇祭不成。那皇子王孫他不怕。別管他是官是朝廷。他既然不叫咱奉教。就給他開個亂闐闐。那衆人看他這個樣。大夥兒勸他別發瘋。可惜是好話勸多少。他只竟當成耳旁風。個個人都怕他惹事。

想把他帶到外鄉中 這正是衆人糊談論 下一天主日要罷工
只見那判官尼各斯 把神父請到他家中 在他家神父行祭禮
新教友一概去跪經 這神父做罷彌撒後 勸教友都該離開城
現正在聖教艱難日 還恐怕路上惹些風 總不可合羣結成隊
只可以各人找路行 一起身各自分開路 加僕亞就是聚會亭
新教友一聽心歡喜 一個個起身趕路程 有的是直往亞皮亞
有的是正對拉丁亭 有的是挨着提伯河 僅靠着山邊往前行
咱不言教友都走淨 再說說知府那一層 侯瑪爵領旨卸了印
那是個良善知府公 現如今又換新知府 太土魯性情實在兇
他就是惱恨奉教的 注意把教友一掃平 衆明公要知後來事
歇一歇咱再開正封



致命小傳鼓詞 第二卷

第十回 避暑談道

學問日進日廣。道理越求越精。到得明處覺不明。纔知奧妙無窮。識淺難免驕傲。德大自然謙恭。全身是能愧無能。那纔超過凡情。西江月罷。書歸正傳。上一回說的聖教艱難的時候。有些官宦澤戶。得了巴將軍的指引。都奉了正教。還有一個大澤戶。就是法壁烏的女兒法壁辣。常聽丫環徐拉講的道理。心裡只是摸不着頭緒。到了天熱的時候。法壁辣帶着丫環徐拉。在几特海避暑。這又到了借景談心的好時候了。

几特海景緻有萬千。法壁辣避暑在其間。這時候交了陽十月。不相那從前熱氣天。那房屋就在山坡上。四面子景緻樣樣全。這也是古來繁華地。常來些公子合官員。這公子官員來觀景。那騎馬坐轎鬧喧喧。法壁烏常在京城內。他輕易不會到這邊。

單是這小姐法壁辣 不斷的住在那裡玩 那房屋擺設使用物
和城裡官宅是一般 法壁辣悶了就觀景 若要是閒了把書觀
這又要看書解解悶 叫一聲徐拉小了環 咱如今閒着沒有事
你拿本新書咱看看 小徐拉聽說不怠慢 他打開書箱揀一番
揀了本新書自一看 那知道污穢不可言

徐拉說。姑娘呀。不好了。咱別看這書啦。這書看不得。法壁辣說。怎麼看不得呢。我也知道這書上有些不好的話。到底看看怕噯的。徐拉說。姑娘願意這樣做麼。法壁辣說。我准不願意這樣做。光是爲看看閒解悶兒罷了。徐拉說。那就大不好了。

尊一聲姑娘快留神 看那書就算犯邪淫 別說是看了不要緊
那一定把事存在心 心一想意思就要做 這意思就要害靈魂
說一個比方你知道 比方這意思要殺人 這意思會想不會殺

要殺人還得用肉身 這肉身既把人殺死 論根由還在他的心
因此這心裡要靜養 那爛七八糟不要存 這正是徐拉把道講
你看那姑娘把理分

法小姐說。這我懂的了。到底心裡做的事。和肉身做的事。大不一樣。肉身做了。別人恥笑。自己羞愧。官家拏辦。枷打審問。能有這些報應。心裡做事。沒有見証。又無憑據。誰能審判他。刑罰他呢。徐拉說。咳呀。可有一個真神哪。

這天上有主是真神 能常常看見人的心 他無始無終是自有
他無所不在處處存 他全能全知又全善 他至公至義又至仁
這天地萬物他所造 他掌管日月合星辰 那風雲雷雨皆聽命
帶管着晝夜合晴陰 還有那山川共草木 並那些走獸合飛禽
普世上都是他所造 無一物不是他保存 他願有一命就能有
他願滅一命就除根

法壁辣說。你說的這真神。有這樣的尊貴能幹。他也肯費些工夫管理世上
的事麼。徐拉說。真神不用費工夫。自有靈光普照呀。

這真神普照用靈光 照管的處處都妥當 沒有這靈光沒世界
這靈光好比一太陽 這太陽照物處處到 怎用那工夫細端詳
普世界都在靈光內 人心裡也都有靈光 不但是做事他能見
起一個念頭難躲藏 普世上人心千千万 這靈光把他一齊裝
也莫論潔淨與污穢 總不能沾染他的光 也別管黑暗明亮處
一樣的照到不能藏 讓他有千千万萬里 不問他東洋合西洋
那裡有一點隱密事 都如同擺在他當陽 這就是真神奧妙處
照管着普世不用忙

話說徐拉講到這裡。法小姐眼望着噴水泉。想這道理真是對符。又想人在
世界上別管外面做的事情。心裡起的念頭。都有一個真神瞪住眼的看着。

實在可怕。自覺着有一個最大的權柄管自己。自己急又急不得。躁又躁不得。一陣子心慌。無法可施。畧停了一停。心裡纔覺着有點安慰。就向徐拉說。
徐拉呀

叫一聲徐拉你知詳 我如今服你比我強 你講的道理真奧妙
樣樣的對符不平常 我從前不是真學問 就如同做夢那一場
到如今從新開眼界 黑暗裡忽然發了光 纔知道人生在世界
總不能空空活一場 自覺着真神把人管 明明的教人憑天良
那天理良心都守住 總對起真神那靈光 外面子雖然行爲好
那惡念一起喪天良 我說的這話對不對 徐拉你據實道其詳
徐拉說。我可愛的姑娘呀。你說到這裡。可比我明白多了。法姐笑着說。你從來不肯奉承我。自今以後。再別奉承我了。你從前說的主人丫環沒有兩樣。我這纔懂的了。

我惱恨從前心裡迷 愧悔我不懂真道理 想從前你把道理講
那主人丫環沒高底 我那時錯見你的怪 好幾次照着你着亟
你在我手下受艱難 我想你如今還記的 到如今纔懂你的話
真正是一定不可移 只有那德行分上下 那外面尊貴不出奇
我反倒生氣把你管 傷了我可愛徐拉你 這件事求你寬恕我
那時候怨我心裡迷 法小姐說到傷心處 他兩眼哭的淚淅淅
哭的那徐拉忍不住 快紮到姑娘前懷裡 哭一聲姑娘別悲歎
過去的事情永別提 那姑娘把他脖子抱 兩個人悲哭在一齊
話說姑娘和丫環抱在一齊。哭了個五足六穀。這姑娘纔止住淚痕。擦了擦
自己的淚。又把丫環徐拉的頭扶起來。給他擦了擦淚。說徐拉呀。別哭啦。我
以後再做不出那樣的事來了。我要永遠給你結好。如今我還有不明白的
道理。我再問你一句。那真神極高極遠。人又看不見他。人要敬拜他的時候。

也可以同他說話麼。徐拉說。能呀

說的這眞神是神體。這神體就在各處裡。我們人全在神體內。神體也常在人心裡。只要人有意禱告他。並不用出口他先知。法小姐說。人要是祭獻他。該用什麼禮物呢。徐拉說。祭獻這眞神。可得用尊貴潔淨的祭品了。

說起來祭品祭眞神。這祭品潔淨貴又尊。要問這祭品是何物。就是這自己一肉身。

法小姐說。咳呀。說到這裡。你的本分很重呀。

忽聽得徐拉講一番。纔知道徐拉不俗凡。那從前忍受多些苦。他千斤担子一身担。這一回徐拉講道理。自覺着開的眼界寬。下一天就是拜客日。遇見的事情更稀罕。請一請衆位歇歇罷。下回書咱再說一番。

第十一回 拜客談心

詩

從來世俗愛華麗

那想真道奇中奇

曰

試看侯公花園內

方知今是而昨非

閒言少叙。書開正封。話說法小姐得了徐拉講的道理。心裡覺着又高又奇。看着世人都溺在泥水裡。很拙很笨。無人拯救。自己得了這樣高妙道理。又沒法下手做去。明天正是拜客的日子。忽然想起侯瑪爵的光景。就要拜客去了。

法小姐悶倦在心中

正想着拜客出門庭

聞聽說太守侯瑪爵

他辭官不做在家中

現如今在家沒別事

常常的來些新客朋

他把那奴僕都釋放

誰願意跟他也依從

照常裡住的人滿院

個個人和睦不相爭

法小姐不解其中意

只得是見面問分明

這正是坐車來好快

乾不尼不遠咫尺中

這雨後地皮濕又潤

各樣的樹木嫩又青 一路上楊柳分左右 還有那許多桂花松
只見那綠蔭繁華裡 露出來樓台有幾層 法小姐細看那景況
却與那從前大不同 進大門往裡只一看 更不比昔日那光榮
又見那太守來迎接 他脚病全好步步行 法小姐遂把車來下
侯瑪爵太守問安寧

話說法小姐下車。侯瑪爵走上前來。彼此請安問好。這是見面的熟禮。不在話下。單說法小姐走到院裡。見那花園。仍是從前的花園。到底那些光景大不一樣了。

法小姐進院看花園 不見那人像在那邊 那花園以裡有山洞
洞門口光有噴水泉 總不見月裡嫦娥像 也沒有那些海神仙
法小姐看罷忍不住 向太守開口問一番 說一聲花園那些景
爲什麼大不像從前 侯太守開口回言道 爲的我老來識見全

知道這假神不中用 一下子把他都賣完 法姐說我怎不知道
知道了買些好玩玩 太守說法姐真伶俐 我總沒你的明悟全
我說的把那假神賣 原不是爲的圖銀錢 只因他爲人有害處
毀的他渾身不相連 要一條胳膊一條腿 也許能找着再看看
若是要本來真面目 比着那登天難上難 法姐說大人是好意
我也不信他有靈驗 雖然說不當真神敬 也該當留些看着玩
太守說當初那些像 原不是當作景緻看 真信他有靈又有聖
就如同真神是一般 我怕人也受這個害 因此這不賣都毀完
話說侯太守毀這些假神的時候。就是唐桂林一領了洗。脚病全好了。侯太
守也願意治好自己的脚病。所以纔把這假神全毀了。毀這假神的來歷。法
小姐全不知曉。侯太守領洗奉教的事情。更一字不知。所以樣樣問個清白。
還脫不了悶的慌。因此又往下問呀

法小姐開口說一聲 毀這些假神却稀鬆 那外人說些閒言語
爲老伯可是不中聽

侯瑪爵說。那外人說我什麼呢。法小姐說。那外人說的可不好了。

都說你照常在家住 不交接那些舊賓朋 好像似自己立一國
那關門閉戶獨修行

侯瑪爵說。這是讚美我好呀。法小姐說。不光說這咧。

還有那說的許多話 說你些老年刻苦情 吃一點粗茶合淡飯
幾幾乎餓的要性命

侯瑪爵說。這是說我鄙吝。不給他們銀錢哪。法小姐笑着說。不是。不是。侯太
守說。這事希奇了。

我從前家住一些人 都是那少年在青春 那吃噓玩耍沒有數
浪費了多少好光陰 那時候也沒人談笑 到底是不隨我的心

我如今把那全改變 免了些吃噓玩耍人 光爲的自己圖心靜
因此這常常關着門 天一亮起身就拜主 那念經祈禱修修身
別管是念書合寫字 各樣的生活也辛勤 悶倦了就是看聖書
喜歡的最愛唱經文 還愛聽明人講奧妙 又願意吃素不吃葷
遇見那窮人就施捨 常想着濟孤又憐貧 因此這他們毀謗我
到底是晦了我的心

法小姐說。你這都是好事。到底別人都說你的不是。還有毀謗你更利害的。
說你做了基督徒啦。我可是不信了

我深知大人你的心 那光明正大認的真 還有那公子提伯爵
連那可愛的老夫人 這都是鉄打好心腸 基督徒不能盡惑心
侯太守說。小姐看過他們的書沒有

法姐說提起基督徒 常常的惱恨在我心 別說是叫我把書看

提起來聞也不願聞。那父母死了也不拜。連一塊紙碼不上墳。還有那捌心剝眼睛。迷魂藥吃了迷糊人。他臨死不等咽了氣。那額上楔釘開天門。那男女混雜在一處。各樣的事情壞良心。但是有半分人氣味。該死也不肯學他們。侯太守說。從前我也是這樣。現在我不是這樣了。

法姐說他們犯法條。明明的該死不可饒。爲什麼自己做太守。任他們法外自逍遙。就該當各處去拿辦。不准他私自糊攪鬧。法小姐說出此言語。你看那太守心焦燥。想保祿逼害聖教會。那就是爲的這一條。因此這想到傷心處。止不住兩眼淚號咷。法小姐見他心悲痛。把前言一筆全勾銷。

法小姐見侯太守兩眼落淚。就說我說的話多了。不知那裡有冒犯的地方。求大人多多寬恕。我的來意。是要問貴府裡的人。有往羅瑪城裡去的沒有。

要有去的。可以捎封信去。侯太守就把眼淚擦了擦說。明天就有人去呀。
法小姐正好送佳音。往羅瑪明天就有人。這一面小姐把信寫
那一面太守安排人。問一聲教友托卦爵。你願意送信到京門。
托卦爵就說好好好。情願爲小姐盡盡心。我從前認的這小姐。
他父親更是熟識人。我在他手下當過差。這封信准能送到門。
因此這小姐交了信。辭別了太守要起身。這纔說出門把車上。
托卦爵緊緊在後跟。問一聲小姐這封信。要步行恐怕誤時辰。
法小姐懂透他的意。給了他滿路盤費銀。就知道這個托卦爵。
那鬼頭鬼臉非好人。法小姐這裡上車走。托卦爵隨後起了身。
到那裡辦壞一條事。准備着魔鬼把他吞。衆明公不必心納悶。
歇一歇。再緒前音。

第十二回 大旋窩

利害利害利害。大風大浪世界。入到旋窩出不來。恨不早躲禍災。肉身順從私慾。仇人設法陷害。魔鬼從中巧安排。誰知那是邊涯。上回書說的是法小姐差托卦爵給他父親送信。又給他滿路的盤費。因為托卦爵有一個舊毛病。吃酒賭博全幹。脾氣又很楞掙。怕他出門鬧出事來。所以次日早晨臨起身的時候。有一些朋友都來送行。也有勸他的。也有安慰他的。另外是博里加神父。及太守侯瑪爵。更關心了。

托卦爵送信快出門。博里加神父實關心。因為他從前毛病大。現如今改了殼十分。光怕他出門犯舊病。因此這勸他費齒唇。只勸到親切動心處。兩個人哭的淚沾巾。臨分手神父行降福。又給他滿路盤費銀。不但是盤費豐又富。還給他薦書表情真。他把那薦書接到手。騎上那騾子離了門。侯瑪爵站在門前望。那離別之情淚紛紛。咱不表送行人遠望。單說他上路往前奔。

那盤費又多心高興 一路上景緻又趁心 過多些高山合大嶺
見多些樓台好庄村 那山羊上山合成隊 那鷺鷥游水成了羣
那鮮花野草鋪滿地 那飛泉百尺往下噴 那餓了吃飯找飯館
那夜晚投宿進店門 這正是好景觀不盡 猛抬頭京城面前臨
話說托卦爵曉行夜宿。一路上看不盡的美景。正走之間。忽然到了京城。列
位。您說這是那一座京城呢。這就是意國羅瑪府有名的古京城。普天下萬
國的京城數第一。這京城裡的景緻。比着別處強一萬倍。托卦爵就垂鞭緩
轡。慢慢的走起來了。

托卦爵細細看京城 果然給鄉野大不同 有多些樓閣真好看
有多些花園甚出名 又看見洗澡塘子裡 有一張桌子在當中
一些人圍着擲色子 那么啦六的叫連聲 色子局正是纏住腿
又看見酒場亂闐闐 那猜拳行令多歡樂 各樣的誘惑都來攻

托卦爵正覺心中亂。忽想起從前把道聽。那道理以內講比方。就比方漁人把船撐。那左撐右撐撐不動。忽然間進到旋窩中。那旋窩沉船沒人救。只聽得娘呀叫一聲。也不知旋窩多利害。那連船帶人沒踪影。托卦爵想完這比方。還想着那有這事情。這一面想着一面走。那分帶不遠面前迎。來到這分帶下了店。打發那騾子回家中。

托卦爵到了分帶。遂即下了店。把腳價交足。打發騾子回去。因爲有這裡家先生的一封信。就見了家先生。把信交了。家先生親自陪着他吃噓。又叙明自己先在羅瑪城裡教書。學生怎樣逼害。自己怎樣辭館。怎樣回家。仍有跟他念書的。怎樣單單的基督徒有師徒的情分。一五一十說了一遍。托卦爵聽了以後。就想我從這話裡頭。能以發財。一面想着一面辭了家先生。就上大街了。

托卦爵一到大街中 買一套新衣是光榮 他把那衣服買完備
又僱了一匹馬能行 上去馬走了一天路 那夜晚宿在亞板城
早晨起他把衣服換 騎上馬直到法府中 來到這法府交了信
問他一聲他答一聲 法壁烏留他吃晚飯 安排他住在客店中
下一天就要把席擺 表一表自己待客情 法壁烏慣喜少年客
那吃噓玩耍任他行 這一面去請托卦爵 那一面去找舊賓朋
出門就碰見傅斐斯 葛維努同他瞎咕嚕 也沒聽他祇說的噯
就請他二人到家中 那客廳以裡設席面 各樣的酒菜齊整整
那除了噓酒就讓菜 那菜過就噓酒幾盅 傅斐斯刁滑留着量
別人都噓的發了憊 那酒後傷德說醉話 就拿着謠言當真情
這個說要滅天主教 那這說教堂被火烘 這個說奉教無人理
那個說奉教沒人情 這個說都噓孩子血 那個說臨死揀個釘

更說出一些污穢話。真正是越說越難聽。托卦爵心裡忍不住，把桌子一拍發酒瘋。這一拍桌子不要緊，滿屋裡振的如雷聲。列位，您說他這一拍爲什麼振的這麼响呢？是因爲酒席未撤，桌子上的盃盞碟子振的亂顛亂碰，也有振在地下，摔的紛紛殆碎的。他這一拍就大聲說道：「好無理的很哪！」

說一聲不必瞎糊云：這些話沒有一句真。我就是教友基督徒，常想着致命沒處尋。您今天毀謗天主教，我任死也要把理分。托卦爵說罷楞楞話，合屋裡沒有人言音。法壁烏面目發了賤，恨自己錯請陪客人。賈僕謬也怪法壁烏，爲什麼叫俺陪這人。有的是氣的瞪着眼，有的是想把拳頭臨。葛維努就想把他逮，傳斐斯詭計存在心。早想着有個基督徒，背了教成了自己人。現如今正是好機會，引誘他容易變了心。因此這向着托卦爵

面帶着喜氣笑吟吟 叫一聲賢兄莫見怪 担代我說話沒嘴唇
咱暫且走到別的屋 噓幾盅好酒寬寬心 這說罷就要把他領
領到他小房把酒斟 這葡萄酒美酒都斟上 當中間攔着色子盆
托卦爵的舊毛病。又是酒迷。又是色子迷。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你想用這兩
樣引誘他。還有不上當的麼。又加上傳斐斯的詭計。葛維努的兇狠。兩面夾
攻。托卦爵呀。托卦爵呀。這一回可就苦了

這一面噓酒解解悶 那一面擲色散散心 那口口說着當玩耍
咱擲着玩玩不當真 托卦爵酒後沒主意 連贏了幾回有精神
這酒是越噓越高興 這博是越賭越熱心 這得意快到失意處
托卦爵醉話出了唇 出口來手指葛維努 說你是畜類不是人
從前你嫉妬基督徒 班公子吃虧實在深 一句話說的葛維努
那立時就要見見真 傳斐斯照他使眼色 表明這妙計強十分

那攆起色子往下料 托卦爵下錢當成真 他起頭還能贏幾次
到後來越撈越又深 只把那銀錢輪完畢 他這纔止住死了心
傳斐斯把錢拿在手 就說他你可看清真 這些錢你把靈魂賣
別打算再當奉教人 這是你背教真憑據 你別想再進基督門
你先又得罪葛維努 說他是畜類不是人 他父親就是大知府
送到你公堂命難存 你或是歸到基督地 你或是要進大衙門
兩條路任憑你揀選 我當個原告把理分 你若要走條活命路
除非是背教隨我們 托卦爵聽了此言語 那眼也黑來頭也暈
那左思右想沒好路 他這纔知到旋窩深 衆明公要知後來事
咱歇歇喘喘續綸音

第十三回 探聖墳

詩

常想謫人被人謫

明知旋窩進旋窩

曰

進了旋窩得永死

天堂永福撈不着

上回書說的是托卦爵給法壁烏送信。法壁烏擺席請他。在那裡噓了醉酒。又擲色子把銀錢輸了個淨光。這還不算。又犯了教規。又得罪了仇人。覺着若是仍舊再做基督徒。准要把他送到知府衙門。只有一死。別的沒法。心裡萬分焦燥。不多一時。把眼一合。就往夢中去了。只睡了一夜。到了次日早晨睜眼一看。不好了。

托卦爵一夜睡朦朧	早清晨他把醉眼睜	只見那床前傅斐斯
緊緊的守着不放鬆	傅斐斯見他睜開眼	就提起昨日那事情
昨日裡賭博噓醉酒	托卦爵你可記的清	你若是再當基督徒
從今後那可是不中	你輸的銀錢在我手	背教的憑據我証明
再說你得罪葛維努	准備他送你知府公	咱二人先是好朋友
難道說如今失交情	我同你說句知心話	不知你依從不依從

你若肯幫拿基督徒 准能得富貴大光榮 若不肯幫拿基督徒
經了官也是一命頃 就讓是奉教不怕死 你已經犯罪難救靈
我勸你聽了我的話 強似那硬做楞頭青 你如今宿酒纔醒過
暫請你出去涼涼風

話說傅斐斯把托卦爵勸了一頓。托卦爵想了想。說的有理。要想奉教。就保
不住命。要想致命。也救不了靈魂。若是相幫拿基督徒。還有發財的盼望。三
條路只有這一條可走。一面想着。一面走出房門。葛維努正在門外私聽。一
見托卦爵出來。遂向托卦爵掃地一恭。就笑着說。我正盼望着遇見你了。
葛維努叫聲傅老兄。我久已同你有深情。知心話恐怕你不信。
我領你看刑具廳。刑具廳是座大棧房。各樣的刑具新造成。
葛維努說着往前走。托卦爵隨後緊跟從。走到那院裡只一看。
四面子都是大廠棚。各樣的刑具全都有。那件件都是很鮮明。

葛維努叫聲工匠頭 你領這新客看分明 這新客不是奉教的
任憑他看麼不露風 那一件刑具怎麼用 樣樣要講明叫他聽
工匠頭名叫賈都魯 他把那刑具要講清 他拿着鉗子掛耳朵
又使那錘子批頭楞 怎麼樣使那夾棍夾 怎麼樣使那油鍋烹
怎麼樣用那鉄蒺藜 怎麼樣鐵床要燒紅 化鉛的勺子把鉛灌
掛人的鉤子懸空中 還有那鋼鞭鐵鎖練 各樣的傢伙都有名
若要是逮住基督徒 脫不了受這利害刑 賈都魯把這刑具講
托卦爵嚇的可不輕

話說托卦爵見了那些刑具。嚇的心跳肉顫。魂不附體。自己覺着已經犯了
大罪。靈魂不能再救。只有背教一條路了。所以在那裡住了幾天。任意玩耍。
白天也裝不錯的。同着基督徒來往。到底沒有好意思。已經成了惡人的細
作。常打探總司祭的下落。因此這一天。又要查探聖教的墳墓了。

說起來聖教這墳塋却與那俗墳大不同這聖教墳墓是個洞那曲曲灣灣好幾層要說起這洞怎麼有自古來傳言述不清這洞的來歷咱不表單說說內裡那情形頭一層台堦直向下就如同步步下深坑直往下走到墜土地再往裡就是第二層若要是再進二層洞也有那台堦向下行過去這二層再向下下到底纔到第三層也不知這洞多深遠裏頭的墳墓數不清每一處墳墓分三段頭一段都是當路行這墳路不是多寬大那又長又窄鑽窟窿這路窄只能一人走若二人並走不能行雖有些十字相聯絡路不熟難脫迷糊中這講的單是頭段路第二段咱還沒說清那房屋就在第二段第三段祭台設當中這原是一洞這個像還有那一洞連一洞一二洞相連還算少也有那四五洞相通裡頭的碑文並古畫總沒有一人能數清

這洞內本來當墳地。教中人死了埋其中。倘若是聖教艱難日。都聚在洞內避避風。托卦爵要學茹達斯。因此這他來訪真情。話說這洞裡雖是埋死屍的墳墓。到底聖教一遭了艱難。這一總的基督徒。都能藏在這洞裡。外人沒法逼害。所以傅斐斯趁看這時候。國王要出諭旨。殺害基督徒。想從這事上發個大財。非有一個背教的指引着辦不成好事。所以這纔逼着托卦爵背了教。又叫他往這墳墓裡來訪細。他一來到。就遇見熟人了。

托卦爵先是奉教人。誰知他背教變了心。班公子正是往前走。提白爵緊緊在後跟。三個人一齊見了面。還想着仍是同道人。進洞門遇見狄歐忍。狄歐忍輩管修墳。他大兒名叫馬右斯。司位祿同他一父親。修理碑寫字并刻字。合洞裡光是他三人。要想着進洞看一看。還得他三人來指引。托卦爵一進洞門口。

兩隻眼橫瞧細留神 進一處拐角問一間 過多少拐角進屋門
司位祿答應不知道 那拐拐灣灣深又深 托卦爵他又連番問
到底是幾個你說真 或是有十個二十個 這大約幾個或能分
司位祿還說不知曉 提起來拐角亂紛紛 托卦爵知道沒法問
他在那後邊細留神 他走一處來記一處 畫一些記號牆上存
司位祿叫他快着走 走慢了跟不上他們 拐角上都有點燈處
路熟了自然記的真 托卦爵因此把心放 到底是處處要留心
司位祿催他快快走 眼看着進了一個門 門裡邊就是一口屋
那裡頭古畫真驚人 不但是光有這一處 往裡走處處古跡存
提白爵見了也要問 班公子也要問清真 狄歐忍一路講不盡
也不知過了幾道門 走的那時候原不少 托卦爵還要往裡尋
司位祿看透托卦爵 進洞來沒有安好心 因此這勸他出洞去

把來路處處杜上門。也把那記號全毀淨。並細細告訴教友們。
這一次走了托卦爵。到天明就是大禍根。眼睜睜國王出諭旨。
這就要抄滅奉教人。衆明公要知下回事。歇一歇咱再續編音。

第十四回 惡會議

詩

惡人常把惡心存

惡王作惡找惡臣

曰

有人相幫成惡事

滿了惡王兇惡心

四句閒言提綱。話分兩頭。上回書說的是托卦爵查探天主教裡的墳墓。爲的惡王要出諭旨抄滅天主教。托卦爵知道天主教一遭了艱難。奉教人都藏在墳墓裡頭。誰也沒法抄辦。爲此托卦爵先查探明白。等着惡王諭旨一出。自己好做一個眼線。從這上頭發個大財。這是前天托卦爵已經查探過的。不必再提。今天惡王就要會議出旨了。

羅瑪府惡王好狠心。一定要抄滅奉教人。要問惡王是那一個。

東王西王兩下裡分 若論起地位大合小 這西王沒有東王尊
那東王名叫歐革將 他坐在東京管萬民 從多年他就殺教友
這又叫西王把旨遵 這西王名叫馬西縣 他坐在西京是狠心
生就的面貌兇惡樣 說起來真是嚇死人 果然是身高一丈二
列位。您說真這麼高麼。我說這是論的中國尺子。要說西國是論米達。您到
那裡量量纔算准。這不過是說他身量很大就是了。杠要少抬。慢慢的往下
聽罷

那勝寬三尺零三分

這又是抬杠。敢說。人家都說勝寬三尺。你怎說三尺零三分呢。叫我說呀。人
有瘦的時候。也有胖的時候麼呢。胖的時候。光胖這三分麼。說書唱戲。不與
抬杠的慢慢往下聽罷

那頭像箕斗面似鐵

那猪嘴獠牙不像人 明煌煌一對鋼鈴眼

血點紅兩片厚嘴唇 旋耳毛直直往上長 鬧腮鬚根根四外分
那頭髮好似亂枯草 那立眉倒捲散如雲 說不盡他的兇惡樣
論力量能舉三千斤 他就是殺人不迷眼 殺的人越多越隨心
這忽然接到東王旨 他定計抄滅奉教人 他又把密旨頒下去
那各府州縣宣羣臣 他把那羣臣都宣到 密密的會議表同心
誰若是洩漏半個字 就算是一流同罪人 他把那密旨說完備
咱再說宣的那官們 衆官們都在面前站 門外邊貼着護衛軍
還有個大官在門裡 就是那侍衛巴將軍 這西王從此開言道
問一聲衆位愛卿們 把各人管的本地方 有什麼事情說清真
這西王說完這句話 有一個司祭把話云 說一聲我那地方上
那河水發了淹庄村 又一人遂說我本處 那地震屋倒傷多人
還有那一人說本處 那北國賊兵只來侵 有的說南方瘟疫盛

各處裡傳染禍患深 有的說異教作下怪 氣的那神聖降罰人
有的說滅了天主教 準備着出些眞評論 馬西綿一聽這些話
都不是着實眞原因 還有些捏造天主教 不是那剝眼就扒心
還有說一些污穢話 也都是衆口糊談論 人光說要滅天主教
仗恃着那條憑據眞 只因爲東王出旨議 不得不勉強把旨遵
西王馬西綿剛說到這裡。忽然有一個惱恨天主教的官員。說天主教裡的事
情。他們都不知曉。單單的爲臣一人。不但明白他們的道理。就讓他們
的書。爲臣也都看過。臣要講說出來。連他們的掌教的也不能辨白。如今先
把他的祖世叙一叙。王就知道了。

這惡官惡口出惡言 他照着惡王誑眞傳 出口來不把別的講
先講說若瑟坐過監 捏造說坐監爲何事 爲的他糴糧往家搬
又捏造梅瑟領着人 滅了些國都好人煙 又捏造保祿打過仗

被司祭出命把他斬 到如今不把他抄襲 準被他後來翻了天
這惡王一聽這些話 登時裡氣的眼睛圓 恨只恨這些基督徒
爲什麼敢在羅瑪傳 他把些名人勾引壞 又勾引我的忠良官
當知道爲王權柄大 要想着滅他不費難 我情願把我王位捨
也不教他們留根源 衆官們一聽都說好 商議着通知各州縣
要動手一齊全動手 連他那雞犬也殺完 回頭來就問太土魯
誰能以執掌這兵權 太土魯一聽回言道 葛維努我兒有勇敢
他又說我兒葛維努 你可以行禮到王前 那惡王一見哈哈笑
這孩子兒惡真正堪 葛維努聽說兇惡字 他臊的面色紅半邊
那惡王又把他囑咐 我如今命你掌兵權 你若赤心能辦事
爲你的功勞賞你官 若要是不能赤心辦 我重重罰你不容寬
說完了剛要回宮去 傳斐斯他又到王前 這惡王一見傳斐斯

面上就帶着不喜歡。若要問這是爲那個。有兩個緣故在裡邊。一爲的東王差他來。在這裡無事當閒員。二爲的嫌他來訪事。暗向那東王把信傳。因此這一見傅斐斯。面帶着怒氣把他嫌。話說傅斐斯。久就知道西王不喜歡自己。本來自己不敢見西王。到底自己要趁這個機會。討一個差使。好拿住基督徒發一個大財。所以這纔把害怕的樣子壓服下。變成喜歡的面色。走到西王跟前。西王就發了怒氣了。

傅斐斯一到王跟前。王立時就把眼皮翻。出口來叫聲傅斐斯。獻勤的樣子惹人嫌。我願你從今辦好事。叫你來爲的平反叛。現如今要抄基督徒。把你的能力可使全。你也知爲王說的話。抄了的平半分家產。倘若是國家有要事。這財產必須歸朝班。我說的這話都知曉。慫各自退朝候旨傳。衆文武答應把朝退。單等着旨議往下頒。衆明公要知後來事。只得是歇歇再續談。

第十五回 盜黃榜

赤心用心害人。終久返到自身爲人。不把良心存。怎能免了禍根。

陰天雖無月光。晴明自有日輪。何況天上有真神。兩眼單看我們。

西江月罷書接前音。上回書說的是西京惡王馬西綿。宣到文武官員。同朝會議。定下日期。抄襲奉教人。已經派了葛維努執掌兵權。單等日夕出旨。次日纔能動手。葛維努因爲得了托卦爵的引進。各處訪查明白。自覺揚揚得意。把天主教一抄就滅了。

葛維努退朝喜心中。喜的是自己能領兵。奉王命抄襲天主教。那人家不能咱就能。因爲是得了托卦爵。指引着各處防查清。天主堂出進幾條路。墳墓裡上下有幾層。掌教的誰是大司牧。司祭的那個嘎面容。連那些一總基督徒。一個個全都認的清。讓他們不拘到那裡。別管他改裝把衣更。量欺着認到骨頭裡。

想藏頭蓋面萬不能 準備着掛出皇聖旨 我一網把他搭乾淨
葛維努正是心頭想 那一輪紅日落西平 這聖旨黃榜就要掛
葛維努領旨進朝中 那進朝領出皇聖旨 碗大的字兒看分明
上寫着奉了東王旨 要抄滅異教不留情 當緊的他是基督徒
都殺死填在萬人坑 誰若是隱藏他一個 就給他一流同罪刑
這黃榜一出貼在板 用一根柱子懸空中 又怕這黃榜被人毀
葛維努急速挑選兵

話說葛維努掛起黃榜。卽速挑兵。這就要動手拿人麼。不是。動手還得等到明天。這是專爲看守黃榜。若是黃榜被人扯壞。葛維努就該死罪。所以他爲的看守黃榜。挑的兵很利害呀。

葛維努掛榜心內驚 怕被人扯毀罪不輕 他用心用意選兵將
那四外衛的不透風 這兵將出在北邊地 那貌像不與本地同

他們的頭髮黃又粗 那根根向上亂闐闐 那鬍子都往四外捲
論顏色又是血點紅 那面目都是兇惡樣 真叫人看見心裡驚
北方人從前坐王位 把他們當做侍圍兵 生就的胆大不怕死
利害的命令都敢聽 單單是不懂羅瑪話 還用他本處舊統領
葛維努選了兵一隊 把黃榜衛的不透風 從裡頭又選一員將
是一條大漢很楞掙 單叫他站在黃榜下 專管這一條大事情
倘若是人來沒口號 霎時間一刀送性命

話說托卦爵爲的看守黃榜。選了一隊利害的兵。又從這一隊兵裡。選了一個大漢。專爲看守黃榜。又選定基督徒不肯說的一句話。當做口號。這句話就是皇帝在萬有之上。若是來人沒有這個口號。就立時把他殺了。把這個命令也傳給千總百總。及各兵士們。都知道了。只因爲這一黑夜又是颶風。又是下雪。天氣很冷。就給了這位大漢一瓶酒。叫他擋寒。那知道這一瓶酒。

壞了大事了

給了這大漢酒一瓶 原爲的叫他擋寒風 那知他見酒嗑不穀
一氣嗑了個醉醺醺 他自己糊言又亂語 說多儂殺王得了城
記住這醉漢咱不表 再把那教友明一明 狄歐忍同他兩個兒
正要吃晚飯在家中 還沒有拿出筷子碗 忽聽得門外有人聲
急忙忙閃開門兩扇 進來了二人甚年輕 要問這二人是那個
百夫長同着班相公 狄歐忍就說來的巧 請二位吃飯正現成
他二位答應好好好 特意來叨饒把飢充 單爲的今晚有件事
先打瓶酒來嗑幾盅 正說着伸手把錢掏 遂交給他的兒手中
差他兒一面去打酒 他兩個一面又辭行 說俺祇出去先辦事
辦完事吃飯也素靜 班公子同着百夫長 說完了立時出門庭
這正是他祇剛出去 又來了將軍面前迎 巴將軍問聲狄歐忍

見沒見二位少年公 狄歐忍答應方纔見 他倆說要緊有事情
不多時他倆纔出去 要回來大概不久停 狄歐忍這裡正講話
他二位忽然進門庭

話說狄歐忍正同巴將軍說着話。他倆忽然進來。轉身又把門插上。笑喜喜的。從懷裡掏出一張紙來。就說這不是麼。衆人都問說。那是什麼。班公子答說黃榜。我念給你們聽聽罷。

班公子滿面帶笑容 他把那黃榜拿手中 說一聲我把黃榜念
請衆位仔細聽一聽 上寫着奉了東王旨 要抄滅異教不留情
當緊的他是基督徒 都殺死填在萬人坑 班公子把榜念完畢
拿起來就往火裡扔 司位祿又用柴火蓋 霎時間燒的沒踪影
巴將軍見了這個樣 他又喜又愁在心中 喜的是燒滅毀謗話
愁的是後來加苦刑 罷罷罷既然爲道死 別管他輕重一般同

因此這笑了一陣子。吃了飯各自回家中。眼看着天到三更鼓。這一覺睡到大天明。葛維努起來只一看。不好了。黃榜板上空。話說掛出黃榜以後。風雪在地。一夜之間。不知怎麼樣了。這是葛維努的心事。天一發亮。卽速起來。穿上衣裳。走到那裡一看。光掛着一塊板。黃榜一點也沒有了。那個大漢還在夢中沒醒。不免心中着急。嚴嚴的查問起來了。訶一聲。大漢還不起。你看的黃榜在那裡。那大漢睜開朦朧眼。手一指。就說那不是。葛維努就說光有板。板上的榜文那裡去。大漢說昨晚你貼的。那榜文同板在一齊。葛維努就說昨晚去到黑夜沒地。他會飛。大漢說黑夜風利害。颳起來就是千八里。葛維努見他橫支吾。乾着急。就是沒法施。又問說昨晚有人來。見不見這事。你知悉。大漢說來了人。兩個。他本來都是年輕的。這一個同我瞎糊鬧。那一個圍着黃榜撕。葛維努問說這二人。

是什麼模樣你記的 大漢說他倆很利害 渾身上顯出有力氣
我纔想拿鎗把他擡 他把槍毀到兩下裡 葛維努就說你有刀
爲什麼你不拿刀劈 大漢說刀在房頂上 現如今光剩刀鞘皮
葛維努就說真奇怪 那有你這樣笨東西 就讓你一人敵不過
怎不喊衆人相帮你 大漢說我見還有板 爲什麼我再找是非
葛維努就說你知道 這罪該死刑了不的 大漢說有我就有你
因爲你親自領的旨 你救你總得先救我 救了我纔能救自己
葛維努一聽這句話 也想到這是自然的 要說是這事怎麼處
歇一歇咱再往下題

第十六回 抄聖墳

光明大道易走。黑暗深路難行。聖墓好比天神洞。老鼠莫當窟窿。
聖人致命暫死。天主賞賜常生。睡醒起來把天升。永得復活光榮。

上一回葛維努說的是失落了黃榜。罪該死刑。那看黃榜的大漢說。有我就有你。我死。你也不能活着。因爲這黃榜是王親自交給你的。沒有交給我。你要救你。就得先救出我來。葛維努聽他這樣說法。自己也就無計可施。就向大漢說道。你別諂聲。我給你酒噓。你這先躲避幾天。我就說你被別人殺了。等着過去這幾天。事情完了。你再出來罷。

葛維努救已先救人。他叫那大漢藏藏身。安排的大漢躲了。走低下頭又往地下尋。有一把小刀在榜下。他想的同窗殺仇人。伸手來把那刀拾起。回到家他又寫榜文。你看他二番把榜掛滿心裡惱的惡狠狠。一定要拿住大司祭。立一個大功免罪身。狠一狠先去抄墳墓。準備着拿住一些人。咱記住這事先不表。再說說公子撕榜文。

話說葛維努查問黃榜。已經是天明了的事情。再說前天晚上。班公子撕了

黃榜。回到狄歐忍家。拿出黃榜來叫他們看。看完以後。把黃榜燒了。談笑了一陣子。噓罷酒吃完飯。回到家裡。還沒有天明。衆教友們。因爲風聲太緊。這一早晨。就要早領聖體。預備亂事了。

這幾天聞聽風聲緊。衆教友都有預備心。天主堂誰也不能進。現如今都要封鎖門。領聖體就在平陽地。領罷了都要進聖墳。這給那平時大兩樣。看光景真是可憐人。這就是末了見一面。眼睜睜靈魂離肉身。也有那孩子難捨父。也有那哭着喊母親。不光是兒女難割捨。那老人也是哭兒孫。那親戚哭着話永別。那朋友對面淚沾巾。顧不得那是連心肉。那手足之情也要分。莫論是鮮薑擲不開。小两口別提纔過門。天大的家業也得捨。誰能帶半點金合銀。那嗚嗚咷咷哭着走。天未明全都進聖墳。基督徒剛剛把墳進。葛維努領兵來到門。

話說衆教友哭哭涕涕。一齊進了聖墳。這且不表。再說葛維努寫完旨意。仍舊貼在板上。掛在那裡。忽然聽得兵們說。西王已經知道黃榜被人搶去。是定追究。決不寬貸的。葛維努一聽此言。心中焦燥。一定要拿住大司祭。將功折罪了。

葛維努兵權在手中。這一回定要立大功。傅斐斯把人全認準。托卦廚又能領路行。諒欺者走到能擒拿。又何況自己領着兵。那那想有個巴將軍。早有人報給他動靜。巴將軍得了真消息。寫了封密信拿手中。路途上遇見則濟亞。遞給他叫他把信通。則濟亞接信不怠慢。走了個遶道進洞中。他進洞聞着松香味。恐怕是洞裡有敵兵。快快的跑到聚會處。先把這信兒交代清楚。又說了路上一些事。勸衆位都往下一層。要緊是上司先躲避。怕他們拿住立大功。則濟亞把話說完畢。警動了一位班相公。

班拉爵勸他別出去。你也該躲藏在洞中。則濟亞就說我不怕。這一回我要先立功。他們要把我拿了去。衆教友必能無事情。叫一聲班公我的哥。我求你如今給我燈。班公子一聽喜的笑。你瞎眼點燈也不明。則濟亞就說不爲我。爲別人見我看的清。我不願暗處被人逮。人逮我先該看分明。現如今我在黑暗處。因此這我要拿着燈。

話說則濟亞正要拿燈。到看守的地方等着他們。這且不表。再說傅斐斯留下十二個兵。把住洞口。托卦爵同着葛維努。就領着一些兵下去拿人。有一個老兵說。衆位都要小心。聽我一言道來。

這進洞爲的是拿人。原不同老鼠容易擒。黑暗暗不是平坦路。咱洞外不敵洞裡人。在洞裡他們能傷咱。咱進去祇眼看不真。還怕咱初次入黑洞。受了毒嗚呼命歸陰。或者是被那氣捫死。

或者是裡邊使烟薰 洞裡人要叫咱們死 很容易不值一分文
這老兵說罷此言語 衆兵們都說這是真 洞裡人就有好幾百
咱幾個怎能敵他們 若要是他們行邪法 咱們的性命難保存
這說着都要往後退 傳斐斯用着巧嘴唇 叫一聲兵們您別怕
基督徒裡頭沒能人 這洞裡有些大富戶 藏着些珍寶與黃金
多少的搶些值錢寶 強似您一年兵餉銀 衆兵們聞聽此言語
一個個有了大精神 幸頭頭跟着往下走 忽聽得裡邊有聲音
話說葛維努正領着兵往下走。忽聽裡邊有了聲音。一齊站住。仔細聽聽。有
一個打石頭的聲音。又看見裡頭有燈光。又仔細聽了聽。有一個人唱歌說。
耶穌是眞光 耶穌是眞光 領着我們升天堂 氣昂昂 不怕惡人來
阻擋

又衆人一齊都唱說 耶穌我救主 耶穌我救主 救贖我們出永苦

這一仗 打開一條永福路

又有一個人唱說 天堂是我家 天堂是我家 走到天堂享榮華 一路上 受苦受死總不怕

又衆人一齊都唱說 我們是勇兵 我們是勇兵 得勝仇敵永光榮 到陣前 他們永死我長生

葛維努聽罷就說。這裡頭有我同憲班辣爵的聲音。他的聲音。無論有多些人唱。我都聽出來了。他常常的害我。昨夜撕黃榜的事。也是他辦的。若是拿住他重重的有賞。說着就領他們往下走。下着下着。忽然冒了一股子煙。不好了

洞裡頭忽然冒了煙 就覺着裡頭有危險 往下去全都無門戶 往上來不知走那邊 托卦爵找他記的號 各處裡大不同從前 他心裡這纔害了怕 那走頭沒路作了難 你看他不管也不顧

就迷迷糊糊往下鑽 衆兵們尋找托卦爵 總沒人見他在那邊
就想是他被邪法害 或是他設法賣了咱 這正是出進沒有路
猛看見燈光閃一閃 衆兵們遂向燈間看 那上白下黑恍惚間
光看着是人又像鬼 嚇的那腿肚都朝前 壯着胆開口把他問
則濟亞答應不隱瞞 且說明他是則濟亞 基督徒自幼有真傳
葛維努就說逮住他 抵償咱辛苦這一番 要看這瞎子逮的易
怕提起黃榜作了難 衆明公要知後來事 請一請歇歇吸袋烟

第十七回 一枝花

詩

神眼不瞎肉眼瞎

天堂道路走不差

曰

請看瞎童致命死

鮮開永遠一枝花

話說葛維努領着兵們走到洞裡。進退無路。出入無門。又不知領路的托卦爵往那裡去了。正發愁的時候。忽然看見燈光。這纔拿住一個則濟亞。及至

拉出洞來。傳斐斯一看。進去若干的兵。只逮了一個瞎女孩子。不免心中着急。遂就盤問起來了。

傳斐斯一見把氣生	叫一聲衆位您是聽	進洞去帶的兵不少
實指望這回立大功	基督徒洞裡人無數	只逮來一個女瞎童
王若是見怪生了氣	葛維努你可怎應承	葛維努就說不在我
托卦爵他把我糊籠	把我們誣到洞裡去	不知他那裡去逃生
叫我們出進沒有路	幸虧了看見一盞燈	俺這纔逮住女瞎子
好歹的逃命出洞中	傳斐斯就說散了罷	倒不如放開瞎女童
帶着這瞎子把城進	顯的咱一點用不中	到路上誰人不嗤笑
領着兵倒辦這事情	葛維努就說別放他	放了這瞎子更難撈
帶着他別管好合歹	見了王咱再訴分明	您帶着瞎子後邊走
我只得先去進朝中	葛維努進朝咱不講	單說說路上女瞎童

話說葛維努要先去見王。走了以後。這且不表。單說瞎子則濟亞。雖然被逮。倒更喜歡。傳斐斯因爲他是瞎子。想來不知道現下的凶險。就問他說。你是什麼時候瞎的。則濟亞說。請你們往下聽罷。

則濟亞開口訴原因 我自幼就是瞎眼人

傳斐斯問。你是什麼人家出身呢。則濟亞說。你聽罷。

我的那父母很窮苦 他看我常常病在身 領到我羅瑪來奉教

他把我許爲天主教人 當時裡沒人教養我 就託代癩腿婦女們

那癩子正爲我所禱 被皇上活埋離紅塵

傳斐斯又問。那你怎麼過日子呢。則濟亞說。請你再往下聽呀。

我倚靠天主我的父 聖教會就是我母親 從四歲長了這麼大

總沒有一天受傷損

傳斐斯又問。你承認你是基督徒麼。則濟亞說。爲什麼不承認呢。傳斐斯說。

你知道如今要到什麼地方去呢。則濟亞就笑着說。這我更知道了。

則濟亞開口笑吟吟。要提起今天喜在心。定把我送到官府裡。

那大官送我見父親。光盼望快回老家去。我這纔被逮獻上身。

這原是瞎子真心話。再表表知府衙門。

話說傅斐斯解着則濟亞。一路行走。葛維努已經進了知府衙門。見了他父親太土魯。把進洞拿人的事情。說了一遍。太土魯就動了慈心。想着把則濟亞勸說幾句。叫他背了教。也可以用不着形具。先分咐衆人。都不准說話。只有我一人審問。分咐完了。遂把則濟亞提上去。就開口審問了。

太土魯坐在大堂中。問一聲你叫什麼名。瞎閨女答應實情話。則濟亞就是我的名。太土魯就說好好好。這尊貴名字誰奉承。瞎閨女就不尊貴。是從這瞎子轉音聲。太土魯遂又把他勸。勸一聲瞎子你知情。現如今正拿天主教。我勸你當個好百姓。

快快的捨了基督徒 順從着皇上拜神靈 則濟亞你能這樣做
管保你富貴大光榮 則濟亞就說那不好 世上的光榮不如窮
只因爲天主賞我苦 纔感謝天主大恩情 太土魯就說瞎孩子
你自幼生在窮苦中 一輩子光知受苦好 不懂得福樂與光榮
兩隻眼雙瞎看不見 怎勝人兩眼看的清 這吃好穿好有多好
爲什麼感謝窮恩情 則濟亞就說苦了好 不受那大苦不立功
想吾主釘死十字架 我願受那苦巴不能 別看我肉眼雙失明
我的那神目很光明 我親自看見我的主 他常常看我的清
因此這俺祇常相愛 恨不能立時到一同 太土魯就說別糊說
你越說越不近人情 我憐你走的迷糊路 很願意救你出火坑
可惜你不知好合歹 我如今叫你試試刑 賈都魯快快拿夾棍
單看你知疼不知疼 你若拜了我的神 我還能饒你活性命

則濟亞就說別妄想 我早已預備把命傾 不怕是千死合萬死
想叫我背教萬不能 太土魯一聽心好惱 他吩咐一聲快動刑
話說則濟亞任死不肯背主。話很執拗。太土魯生了大氣。遂叫賈都魯搖動
車輪。把則濟亞的手脚抖落。雖然沒有破傷。到底面色已經改變了。太土魯
笑着問他說。你覺着疼呀不疼。你如今聽了我的話。我還饒你。則濟亞裝聽
不見。就大聲祈禱說。我主天主呀

則濟亞仰面歎一聲 我的主耶穌你知情 你今天賞賜我受苦
我永遠感謝在心中 從前你被釘十字架 全是爲救我受苦刑
我今天爲你受的苦 更加我熱愛你的情 太土魯一聽此言語
你看他氣的眼睛紅 惡恨恨叫聲賈都魯 你拿火快燒瞎女童
衆人們一聽這句話 都哼呀唉的歎息聲 則濟亞聽見人歎息
纔知道他在衆人中 求一求可愛天主你 快快的收了我的靈

別叫我在這衆人裡 羞辱了你的大光榮 則濟亞說完這句話
這以後再也沒動靜 太士魯又喊快点火 賈都魯回言命已傾
太士魯向前仔細看 他的那死屍直挺挺 則濟亞方纔咽了氣
忽聽的外邊有人聲 就聽着有人破口罵 只罵這惡官不公平
你別看瞎眼基督徒 他到比你有大權能 葛維努一聽心好惱
就知道又是班相公 遂說道一天三回鬧 我今天看你那裡行
說着就拔腿往外趕 忽然間跌倒地流平

列位。您說葛維努正跑着。爲什麼跌倒來呢。是因爲葛維努正往外跑。有一
個官名叫卦加都。也正往裡來。忽然給葛維努碰在一齊。把葛維努一下子
碰倒了。卦加都快把他扶起來。拉住他。就給他拍打身上的土。又是向他說
好話。又是問他受傷了沒有。這可落瑣極了。

葛維努去拿班相公 忽然間碰倒地流平 卦加都假裝心害怕

快把他扶起又賠情 又問他受傷沒受傷 又問他急慌那裡行
他雙手拉住葛維努 反正的只問不丟鬆 葛維努連說放開我
一遲慢這事辦不成 卦加都就問什麼事 你要是想走得說明
葛維努就說班公子 他毀謗我父太無情 我今天定要拿住他
我求你快快放我行 卦加都就說沒看見 他這纔慢慢把手鬆
兩個人都往遠處望 班公子已經沒踪影 咱不言跑了班公子
則濟亞死屍又要扔 巴將軍花錢把屍買 這纔得葬在聖墳中
要再說埋葬出的事 只得是歇歇再告誦

第十八回 追黃榜

詩

惡人作惡事不成

千方百計再經營

曰

單等事成嚴罰到

纔知自己惡滿盈

閒言少叙。書接正傳。上回書說的是則濟亞死了以後。知府太土魯就分咐

賈都魯把死尸扔在河裡。因此巴將軍就暗地花了錢。囑咐賈都魯。到天黑的時候。把死屍送到路濟拿亭子上。這且不提。單說知府太土魯到了午後。進朝繳旨。并且要遮蓋他兒的過失。那知道西王一看見知府。就生起大氣來了。

這西王一見把氣生。手指着知府不留情。說一聲你兒笨的很。真正是一點用不中。基督徒墳墓人多少。只逮了一個瞎女童。你拿着公事當兒戲。就胆敢繳旨進朝中。說起來你兒劣的很。他更是誤了大事情。問只問他往那裡去。爲什麼有事不稟明。太土魯開口回言道。我那兒在外候旨行。我的王出旨把他宣。他立時就來不敢停。只因他碰着古怪事。我求王不要把氣生。西王說你兒葛維努。碰見的事兒却稀鬆。因爲他辦事不妥當。是一條大罪不寬容。快快的叫他來上殿。問問他辦的何事情。

葛維努一聽心害怕。腿肚子朝前不能行。你看他渾身打抖擻。跑在那王前不吝聲。王一見搖頭哈哈笑。說一聲笨人沒有能。我如今暫時寬免你。站起來說話吐真情。單問你黃榜那裡去。你一字說差動苦刑。葛維努一聽要黃榜。嚇的他眼黑頭也懵。平常裡說話很乖巧。到如今半句說不成。乾想着說句支吾話。可惜那舌頭瞎咕嚕。到引的旁人個個笑。笑的那國王沒氣生。那國王遂把差役叫。叫一聲差役您是聽。葛維努犯的王法重。該爲他定罪問斬刑。您三道纓子把他捆。那一道不緊使脚登。亡命旗插在他背後。劊子手隨後緊跟從。您把他拉在法場去。只得是提頭來稟明。

話說葛維努失落了黃榜。犯了重罪。西王要把他捆上。拉出去開刀取斬。提頭來見嚇的葛維努急速跪倒。說道。懇求我王賞恩留命。還有要緊的公事。

未曾奏明。王說既有要緊的事情。暫且饒你狗命不死。到底板子是脫不了的呀。

既然有要事未稟明 饒你的狗命免死刑 到底是板子脫不了
這四十大板不留情 那吩咐一聲拉下去 慌的那差役不丟鬆
先把他衣裳扒了去 又探倒摔在地流平 重重的打了四十板
你看他叫喚轉了聲 這四十大板打完備 又問他還有何事情
葛維努一聽王又問 顧不得疼痛快答應 昨夜裡撕了皇聖旨
要說他無名他有名 那個人是個年輕的 准准的就是班相公
班相公名叫班辣爵 有一個憑據可証明 他把刀掉在柱子下
現如今就在我手中

王問你爲什麼不拿住他呢。葛維努說。我王聽稟罷
班辣爵行踪甚詭秘 真正是叫人不能知 今兩次聽見他說話

找不着那人。在那裡。這西王從此開言道。這兩次不見等三次。若三次再要拿不住。就是你替他受死時。再一說。刀子在你手。從那裡知道是他的。葛維努答應不怠慢。尊一聲我王你聽知。從前我年輕把學上好幾年。同他在學裡。那先生名叫家西楊。他也是一個奉教的。他師徒兩個行踪密。常叫那外人不能知。這刀子從前他就有。昨夜裡拿着來行刺。那知道掉在柱子下。這刀子竟被俺來拾。若不是這刀當憑據。俺怎麼能知這底細。西王說這事真古怪。基督徒又是教學的。教學的原是教良民。基督徒教學誤子弟。好百姓壞在他的手。這通國都爲他所迷。基督徒這算大頭目。撕黃榜准是他主使。這起頭拿他很要緊。現如今他可住那裡。

話說家西楊。既是基督徒。又是教學的先生。西王就想通國的人民。都受了

他的靈惑。所以拿着家西楊。當成基督徒的頭目。并那撕黃榜的事兒。都在他身上。因此拿着逮家西楊成了要緊的事情。就問現今家西楊住在那裡。葛維努答道。我王聽稟罷。

尊一聲我王在上聽。要問這西楊家先生。現如今有個托卦爵。這些事向我都說明。家西楊住在康巴尼。侯瑪爵與他在一同。這西王從此開言道。侯瑪爵他是太守公。難道說也是基督徒。你說的這話誰信從。也不知誰是托卦爵。爲什麼這事他知情。葛維努回言一聲稟。稟一稟我王側耳聽。托卦爵先是奉教的。今背教當了好百姓。因此這纔肯向我說。侯瑪爵奉教是實情。西王說奉教不奉教。我不管他們那事情。當緊的多多把人逮。那纔給我的心意同。我命您父子爺兒。快快快的拿辦別丟鬆。葛維努領旨不怠慢。快退了朝班回家中。下一天就往康巴尼。

一心裡要拿家先生 一來是爲的報前仇 二來是爲的立大功
咱記住這事先不表 托卦爵還得明一明 先說他入到墳墓裡
到如今他還沒踪影 衆明公要問那裡去 只得是歇歇開正封

致命小傳鼓詞 第三卷

第十九回 罪人回頭

詩

皇皇天主至仁慈

最盼敗子回家時

曰

作惡到頭莫失望

臨終悔改也非遲

四句閒言提綱。書歸正傳。前頭說的托卦爵背教以後。領着葛維努的一黨惡人。進到聖墳洞裡拿人。到了後來。他們都不見托卦爵那裡去了。也有說他躲了的。也有說他藏了的。都說是上了他的當。豈不知托卦爵不是躲藏。原是那時候慌慌着找墳。偶不隄防。把他摔在梯子下頭了。

托卦爵進到墳墓間。他跌在梯子以下邊。摔的他頭暈眼又黑。那不死不活一半天。醒過來仔細想一想。不記的如何到此間。睜開眼就往四外看。各處裡昏黑不見天。纔想起這是墳墓洞。爲的是拿人到這邊。也不知同伴那裡去。光剩了自己一身單。

有心想找條明白路 四下裡乾摸看不見 又一想腰裡有蠟燭
取火的傢伙也相連 掏出來隨把蠟點上 還不知道是在那邊
幸虧了帶的蠟不少 慢慢的走着再看看 那左找右找沒出路
可惜是飢餓又難堪 眼看着蠟燭要點盡 還不知那是北合南
仔細看碑上刻的字 說的是亡者得平安 也有說亡人去了世
歇息在基督一面前 他看到這裡心內想 這些人死後都升天
我如今眼看也要死 誰是我親人來殯殮 這靈魂又得下地獄
却把這肉身扔一邊 托卦爵想到傷心處 那眼也黑來頭也眩
滿心裡着急沒頭奔 手裡的蠟燭快點完 纔把蠟擱在石頭上
一滴子氣水滴上邊 那蠟滅更是沒路走 他取火又把蠟來點
可惜是蠟燭沒多少 那工夫不大快灼完 托卦爵這更失了望
就覺着如同死一般

話說托卦爵到了這等光景。就覺着是死了。心裡就說。肉身不能再同人來往了。嘴也不能再嘗滋味了。眼也不能再看顏色了。耳朵也不能再聽聲音了。我這墳墓可比別人的墳墓大了。又轉念一想。這還不是死。死了必有蟲子咬。又一想。不好了。蟲子咬咧。

托卦爵攪亂在心中。他不知自己死合生。要說是死了沒蟲咬。要說是活着又有蟲。忽覺着蟲子長大了。霎時間變成大長蟲。把渾身上下都纏住。要想動一動也不能。這時候雖想快活事。倒想起自己惡滿盈。只覺着擲色嗑醉酒。來一些魔鬼鬧鬧。那青臉紅髮面前跳。他哭一程來笑一程。干想着躲避不能躲。又疑惑這是地獄坑。這正是心中很焦躁。忽聽得有人唱歌聲。唱的這聲音清又亮。就相似天神一般同。托卦爵一聽心精爽。坐起來仔細聽一聽。他越聽聲音越清亮。又看見裡邊有燈明。

話說托卦爵正在害怕的時候。忽然聽見唱歌的聲音。又看見裡邊的燈明。聽得更清亮。他聽見唱着說

天主我感謝你 賞我睡在這裡 得同你在一齊 使我平平安安的
天主我讚美你 爲你各樣美麗 我很愛慕歡喜 睡在你仁慈懷裡
托卦爵聽了這歌。就心裡想着說。這歌爲我不配。這是爲埋葬致命的人唱的。說完這話。就又往裡看起來了。

托卦爵聽得歌唱完 他二目圓睜往裡觀 只看見燈光更明亮
有一些貞女在裡邊 都渾身上下穿便服 手拿着蜜蠟排成班
又看見一個死尸首 四個人抬着在後邊 那死尸渾身白布裹
他頭上戴着一刺冠 又一人拿着提爐走 那乳香燒着冒清烟
緊後邊跟着太司祭 狄歐忍父子緊相連 還有那一個巴將軍
及一些人等在後邊 那燈燭火把照滿路 那歌唱聲音又喧天

托卦爵留心聽他唱。這個歌不同那一番。

話說托卦爵正看之間。忽然又聽着他們唱歌。仔細聽聽。他們唱的是求天主。賞罪人回頭的歌。他們唱着說。

天主允我所求。賞賜罪人回頭。求你格外施恩。大發仁慈赦我仇。牧童惟爾善良。到處尋覓亡羊。世人個個糊塗。賞賜敗子還家鄉。托卦爵聽了這歌。心裡想着說。這歌爲我很對。這是爲我唱的。想罷以後。就跪伏在地。苦求天主。求了又看。看了又想。從這就立志要回頭了。

托卦爵聽歌苦懇求。當時裡定志要回頭。貼起來前去跟着看。有一張聖像在前頭。那聖像畫的善牧童。托卦爵覺着他哢。又見把死屍放在地。個個人喜樂不發愁。托卦爵走向前去問。問一問死的細緣由。那人說他原不是死。在這裡不過留一留。女瞎子今天被兵逮。他的那靈魂天主收。托卦爵一聽此言語。

忽然間痛悔不自由

話說托卦爵因爲自己背教。領兵拿人。已經覺着罪大惡極。心裡難受的了不得。這又聽說女瞎子被逮身死。心裡更難受了。

托卦爵大發惱恨心。很後悔背教又殺人。他跪着教皇不言語。又待了多時纔啟唇。叫一聲教皇快救我。我得罪天主得罪人。昨日裡上當背了教。今殺了瞎子女釵裙。論我的罪惡不可赦。全賴着你的仁慈心。托卦爵正在苦哀告。警動了教皇情義深。叫一聲神子起來罷。我可以准你見父親。托卦爵因此告了罪。喜的那衆人笑吟吟。又把他寫在悔改簿。重得了赦罪成好人。咱記住這裡且不表。葛維努又抄奉教人。下一場亂子更要鬧。咱歇歇喘喘接前音。

詩

恨念徒弟太無知

學生大夥殺老師

曰

只因公教多危難

正是教外逼害時

四句閒言提過。書接前音。上一回說的是托卦爵到了墳墓洞裡。已經回了頭。經大司祭收留了他。是不敢再放他出來的了。到底家西楊同舊知府侯瑪爵的事情住處。都被托卦爵向葛維努說明。葛維努又稟給西王。西王立逼着葛維努去拿家西楊及侯瑪爵。巴將軍親見西王要這樣辦法。所以退朝回來。就派了公子救他老師去了。

巴斯姜將軍離朝班 各處爲聖教救艱難 叫一聲公子班辣爵
你如今不可在這邊 有一處地名康巴尼 你快到那裡看一看
我已經吩咐卦加都 也備了兩匹馬站鞍 卦加都同你作伴走
速速的起身莫遲延 班公子一聽此言語 不願意躲藏去偷安
他開口就把將軍叫 叫一聲將軍你聽言 我從來胆大不怕死

爲什麼叫我往外竄 巴將軍從此回言道 這不是叫你找平安
葛維努已經領了旨 準備着領兵到那邊 家西楊就在那裡住
侯瑪爵同他緊相連 這一去就要殺他敵 你看看危險不危險
家西楊又是你師傅 爲他的性命更相關 你快去給他傳個信
好叫他早些保平安 班公子一聽心歡喜 他把那愁苦改笑顏
說一聲要爲這件事 那千里百里我不嫌 你看他同着卦加都
上了馬如同一溜煙

話說班公子聽說是爲救他師傅和侯瑪爵。立時同着卦加都任鑾上馬。直
向拉丁一路去了。

班公子上馬快如風 那提韁加鞭向拉丁 一路上晚景咱不表
康巴尼不遠咫尺中 到那裡先見侯瑪爵 見了他深深打一躬
說書的嘴。唱戲的腿。千二八百地說。到就到。不過是爲的聽書聽個熱鬧。那

一些浮言套語都可以剪去。單看班公子見了侯瑪爵怎麼着罷

班公子一見侯瑪爵 深深的施禮打一躬 尊一聲太守舊知府
有一個急信你聽清 現如今西王出諭旨 要把咱聖教抄乾淨
有一個教友托卦爵 前幾天背教賣了風 昨日裡領兵抄墳洞
現如今來抄太守公 光來抄太守還不算 還抄我師傅家先生
我今天特來送一信 要緊是快快逃性命 侯瑪爵得了這個信
一個個安排去逃生 先打發判官尼哥斯 同他妻走厄頭裡行
唐桂林同他兩個兒 都攜眷逃跑趕路程 侯瑪爵因爲商量事
也上了法姐他的亭 合家裡沒有別人住 光剩了奴僕有幾名
咱丟下這裡且不表 再說說辣爵班相公 班公子辭了侯瑪爵
就一直進了分帶城 那進城不把別人見 先找他師傅家先生
話說班公子辭別了侯瑪爵。走到分帶。把馬留在城外。進到城裡。見了師傅

家西楊。如何長短。說了一遍。就勸他師傅快快躲避。家西楊說。徒兒。聽我道來。

叫一聲徒兒。關心人。你特來救我情義深。只因我年老不中用。教學的事情。惱在心。一輩子沒有好徒弟。他們都不是正經人。只因爲我的學規大。俱都是惱恨在他心。若這些惡徒能殺我。我情願一死。離紅塵。

班公子說。我的師傅。這樣說來。真是苦也苦死。難道這一些徒弟。就沒教成一個好的麼。家先生說。哎呀。我的徒兒啦。

叫一聲徒兒。班相公。提起來。叫我放悲聲。世俗書不能引人善。一輩子沒有立了功。我如今願意致命死。這功勞也算末了。成。班公子一聽。心中想。那千言萬語他不聽。我有心同着師傅死。那自找危險。罪不輕。只可在城裡避一避。單看那後來吉合凶。

班公子剛纔離此地 葛維努領兵到門庭

話說班公子剛纔出了家先生的宅院。葛維努領着兵們。就進了侯瑪爵的院子。各處尋找。找不着人。連一個書本也沒有了。想了半天。也沒別的法子。後來又找。見有一個老做活的。在花園裡鋤花。就問他說。你的主人那裡。他回答說。不知道。又問說。他從那裡走的。又回答說。從門裡出去的。又問說。什麼時候走的。答說。有兩個人來了。他就走了。又問說。怎麼樣的兩個人呢。答說。一個是幼年學生。一個是勇猛將官。葛維努說不好了。

葛維努仔細問情形 兩個人壞了大事情 撕黃榜就是他倆個
這又是他倆透了風 乾着急沒有法子使 領着兵直向分帶城
急忙忙就把分帶進 惡恨恨要拿家先生 一走到進了他的院
合學裡師徒來接迎 葛維努一見心好惱 叫一聲西楊家先生
基督徒你是頭一個 領旨來要你老性命 同窗們我知您恨他

爲何不趁此下毒情 您遂便把他來打死 我奏明西王賞您功
衆學生一聽不怠慢 都手使硯台向他楞 也用些別的傢伙打
使盡那力量不留情 眼看着打的就要死 只見他渾身血流紅
又把他滿臉寫上字 辱罵的言語是難聽 衆人都看他活不了
這纔都各自回家中 班公子得信快來看 見他的傷痕真苦情
雖然說這還沒有死 到底是說話全不能 他臨死看見班公子
還喜的滿臉帶笑容 班公子等他師傅死 把死屍葬在他家中
只把那喪事葬埋好 就立時回家赶路程 騎着馬正是往前走
葛維努掉在稀泥坑

話說家先生被打身死。葛維努良心很不平安。一來因爲自己害了自己的師傅。二來因爲領着學生做了這樣的惡事。恐怕學生們的大人責備他。三來葛維努的父親。素日裡很敬重家先生。恐怕他父親知道了不喜歡。所以

他急等着要走。馬還沒有喂飽。就拿過酒來。噓了個酩酊大醉。纔套上車子走的。又趕着黑夜下了大雨。路上泥濘太大。他嫌車子走的太慢。就打起馬來了。

這泥濘大了路難行。立逼着打馬趕路程。忽聽得後邊脚印响。立時裡就把馬來驚。跟車的人兒後邊喊。那越喊越驚不丟鬆。葛維努車上坐不住。他扑出棹在稀泥坑。那水又臭來泥又滑。你看他手扒脚又登。跟隨的人等全走淨。光剩他自己瞎扑騰。班公子同着百夫長。剛剛的走到看分明。百夫長就說任憑他。班公子就說救性命。這伸手就把他拉起。只把他拉在地流平。又挨着他的耳朵說。叫一聲同窗你醒醒。葛維努纔說睜開眼。還沒有看清班相公。班公子掉的小刀子。還現在他的褡子中。他拿起刀子上馬走。到後來有了大事情。衆明公要知後來事。

咱歇歇喘喘在告誦

第二十一回 挑苦工

無罪判定罪名。受苦又加苦工。更有苦外投苦中。覺得苦是光榮。情願承認罪狀。甘心忍受苦刑。別人看他。不近情。到底他把天升。

西江月一首。引出古傳一回。說的是班辣爵公子在康巴尼。葬了他的師傅家西揚。回到路上。又救了他的仇人葛維努。隨後回到家下。又往修公所的那裡去了。因為修公所的人。都是被逮的教友。官家把教友們拿了去。帶上鎖鍊。還叫他們做苦工活。他們受的苦。實在有些忍耐不住的。所以班公子常去安慰他們。幫救他們。要說這一回班公子怎樣遭禍。先該叙明修公所的怎樣受苦。請列位啞言尊坐。聽俺在下慢慢道來。

修蓋這公所催工程。馬西綿惡王要驗功。各處的工匠都來到。立逼着要把工做成。這工匠都是基督徒。逮了去叫他做苦工。

渾身的鎖鍊都要帶 不出力做活還不行 先本來用他做礦活
那差使原來是不輕 到如今叫他修公所 換了這差使更苦情
照常裡不給留閒空 不做那木工做石工 那一個懶了做的慢
就披頭蓋臉使鞭撻 打的他渾身流鮮血 那哭一聲來叫一聲
還有些富家貴公子 逮了去一樣受苦刑 幸虧了羅瑪好教友
常花錢進去行哀矜 叫他們吃嗑不受苦 又有錢照料老監工
不斷的安慰幾句話 囑咐他受苦爲立功 還說是眼看天堂近
受的苦變成大光榮 因此這他們把心放 情願欲受苦立大功
臨死給野獸打一仗 看一看靈魂多英雄

話說基督徒被逮。帶着鎖鍊。還得做苦工活。做的慢了。還使鞭子棍子打。這還不算。臨死還得給野獸打一仗。被野獸害死算完。因爲羅瑪國王設立野獸戲場。是專爲預備罪人的。逮住罪人。叫罪人先做苦工。單等遇着節氣。就

把罪人領到野獸戲場裡。放出野獸來。同罪人玩耍。引人喜笑。當成熟鬧。百姓們久就願欲看這野獸戲。只因爲等不着機會。心急的了不得。可赶的巧。這就到了國王的生日。葛維努同着賈都魯。就要揀選罪人。給野獸打仗了。

葛維努走到公所中。賈都魯隨後緊跟從。見了那禁卒拉比柳。連把那禁卒叫幾聲。只爲的國王壽誕日。揀選野獸的對頭兵。挑幾個勇猛基督徒。好在那戲場放放風。禁卒說公所很要緊。眼看着王要來驗功。你若把他們揀了去。這公所如何修得成。葛維努就說不要緊。國王的命令也該聽。他說罷就要往裡進。忽看見二人是英雄。不但是他軀身量大。他的那年紀又年輕。要把他領到野獸廠。準備着打個亂闖闖。這廠戲看有多熱鬧。能惹的衆人笑連聲。拉比柳就說這兩個。他身大力強多做工。一個人能抵十二個。你要了他倆那不行。要等這大活做完備。

你若是要他那都中 葛維努就說那也好 我先要記住他的名
你如今把他名合姓 一個個向我告訴清 拉比柳就說他兩個
那姓不同來名不同 這一個名字叫拉古 撒篤牛就是那個名
兩個人都是貴公子 到很能出力做苦工 要等到公所修完備
你若是要他那能行 葛維努就說是了罷 咱再看別的中不中
這一行走着一行選 挑選的不多人幾名 忽然間走到這一處
看見了一位白頭翁 他年紀足穀八十歲 雪白的鬚髭垂前胸
說動話聲音很和氣 又喜歡出力做苦工 身帶着兩條大鎖練
兩邊有兩人甚年輕 濟利谷就在西邊點 西西牛他常站在東
這老人本是總司祭 常常的講道他們聽 勸他們別看修公所
原來是修造天主宮 現如今出力多受苦 到後來爲咱有光榮
且不言老人把道講 那禁卒忽然稟一聲 說老人在此不中用

能吃飯不能辦事情，我爲他吃虧不少。你把他領去也素靜。葛維努就說也使的，恐怕他打仗不能行。話說禁卒拉比柳嫌那老人不能吃不能做。一天做的活不穀一天吃的。賠墊太大。要叫葛維努領了去。叫他給野獸打仗。葛維努說領了去容易。恐怕打仗就不行了。

野獸戲爲的耐人觀。這老人無力不沾弦。他如今足穀八十歲。俗話說雜鱗也不粘。要叫他到那戲場裡。被野獸一爪也算完。怕的是這戲一玩耍。瞋的那衆人走半邊。這回戲要是看熱鬧。還是那英雄美少年。那有力如虎真好漢。他來一爪來還一拳。那餓虎常把人撲地。那壯士又把身來翻。常氣的獅子紅了眼。常打的野象出了圈。若要是人能勝野獸。免了罪另外加恩典。倘若是野獸把人害。他也就沒處去訴冤。要叫這老人打一仗。

怕他的性命不值錢。葛維努正嫌老人老。忽然間看見一少年。話說葛維努正說老人沒有力量。給野獸打仗沒有看頭。不如年輕的人。能同野獸爭鬪。有個熱鬧光景。也能引人喜笑。正這樣說着。忽然看見一人。也沒有穿着犯人的衣服。也沒有帶着犯人的鎖練。另外給別的犯人不一樣。葛維努就問說。那是什麼人呢。拉比柳說。那個可不是犯人了。

葛維努問那少英雄。拉比柳答應不知情。那個人不在公所內。他常爲犯人來幫工。也常替他們受些苦。也常拾銀錢行哀矜。這是他花錢買的路。給這些犯人大不同。因此這爲我沒關係。我也不問他姓合名。葛維努一聽此言語。就向前仔細看分明。說這人爲你沒關係。他爲我關係可不輕。這說着急忙往前走。被那人聽見脚印聲。就轉過頭來往後看。葛維努抱住不丟鬆。他抱住就說班辣爵。我今天看你那裡行。這一回逮住班公子。

可給那從前大不同 葛維努一定把仇報 太土魯準備加苦刑
還有那撕的黃榜案 那國王怎能把他容 這些事要得仔細講
下一回俺再敬明公

第二十二回 審基督徒

詩

慢說奉教不自由

官家拿辦何須愁

曰

死近即是堂天近

可喜世苦到了頭

四句閒言題過。引起正書一封。上一回班公子正在公所裡的時候。被葛維努雙手抱住。不肯鬆手。這且不題。且說葛維努拿定主意。要叫班公子受很大的凌辱。因此生了一些方子。要難爲他。要說班公子受的那些苦辱。真叫人心酸哪。

班公子被逮好苦情 想起來叫人述不清 定一定絃子敲敲鼓
說一個大概列位聽 葛維努逮住班公子 就五花大綁上了繩

只同着罪犯二十個。都一齊牽着一齊行。解差的就使鞭子打走路的。也用拳頭撈。還有那人多構不上。那磚頭瓦塊頭上扔。挖一些稀糞抹上嘴。罵一些髒話。叫他聽。一路上受盡多些苦。進監門。拳打脚又登。這一個推來那個擁。好幾次摔在地流平。班公子好歹脫個空。把錢袋遞給一親朋。快叫他到家送個信。稟給他母親得知情。那也要告訴巴將軍。把這條事情都說清。纔說把這事交代好。那推推擁擁進監中。話說班公子被逮以後。不但路上受了很多的苦辱。連那進監以前。既不見自己的母親。又不見知心的巴將軍。心裡那個苦情。又是說不盡的。這又被人推推擁擁。跌倒幾回。進到監裡。這監裡的苦。可不知怎麼樣了。

這監牢名叫麻買丁。上下的房屋有两層。這兩層都在地底下。那進去就得鑽窟窿。只爲那頂上高地方。有一個窟窿在當中。

這窟窿也能通空氣 也能透一點小光明 連吃用東西合傢伙
那出進都從窟窿中 上一層光亮還較大 下一層黑暗實難撐
倘若是上層人住滿 不得不住在下一層 那監牆都是石頭壘
鉄圈子楔在石縫中 把罪人鎖在鉄圈上 要想着逃跑萬不能
若要問罪犯有多少 那裡裡外外好幾層 雖然說坐監受些苦
俱都是同教好親朋 這正是問答都合意 太土魯提案要審明
那起頭先提總司祭 他年紀九十還有零 太土魯開口把他問
你敬的是誰說分明 總司祭答應你不配 我說了你也懂不清
話說知府太土魯起頭問的一個總司祭。年紀已經九十多歲。頭一句話。就
答應的西王沒有話說。所以西王也不再問他。就挨着問別人了。

太土魯坐堂問案情 並不問皂白與青紅 當緊的承認基督徒
這立時就要定罪名 把別的案情審完畢 末了了剩下二十名

若要問這是那一案 說書的倒還記的清 這些人先都修公所
從那裡揀的人一同 末末子逮住班公子 這合成一案問分明
倘若都是都問名合姓 也有那記清記不清 只有那口供說的話
俺還能說個七八成 先提上一人把他問 你指着什麼做營生
他答應仗恃真天主 基督徒定了我的名 太土魯又問路濟古
你如今辦的何事情 答應說別的沒長處 單倚靠天主過日生
那自從天主降福我 我得的恩典沒有窮 太土魯又問總司祭
里濟央可是你的名 你若是背了天主教 我奏明皇上把你封
答應說普世大富貴 總沒有看在我眼中 先既然守住真道理
再叫我改教萬不能 什麼書我也都念過 全都是虛假不可憑
只有這救世真道理 我深信不疑真可從 這道理講的真主宰
他造天造地有全能 不但是全知又全善 真正是無始又無終

那風雲雷雨他全管 又掌管晝夜合陰晴 他原是我們大父母
那生養保存有恩情 又打發聖子來救世 大發了仁慈救我靈
我們人熱心恭敬他 那妙理充滿我心中 不但是生前有賞報
那死後賞賜把天升 人若是不把他來敬 晚不了罰下地獄坑
太土魯說。里濟央呀。我看你鬼頭鬼臉。盡是一片糊說。你真是個邪教頭啦。
該比別人的刑罰多加利害。說了。就叫人給他砸上腳鐐。拉到第五個窟窿
間。他就又問女基督徒了

太土魯開口問一聲 你這位女人叫何名 素常裡在家幹何事
你從頭至尾說分明 婦人說在家常祈禱 敬天主是俺正事情
從幼年就是基督徒 功斯達就是我的名 這就是我的實情話
不怕你各處再打聽 太土魯又問一婦女 路非拏就是他的名
他自幼也奉天主教 現如今守寡一孤丁 一個個挨住往下問

都承認奉教不虛情 只有那一個怕死的 就忘了永遠地獄坑
他改了志向背了教 應許了祭獻假神靈 各樣的案情審完備
他這纔問到班相公

太士魯說。班辣爵呀。班辣爵。我看你年紀不大。你的膽却不小。黃榜你就敢
撕。像你這眼中無君。膽大包天。就該定你死罪。可惜你年輕無知。你若是回
頭改過背了基督教。祭拜國家的神聖。還可以免你不死。班公子聽到這裡。
遂即畫了一個十字。向太守說。你別當我是孩子呀

班辣爵開口說一聲 你別當我是小玩童 督基前我算當奴婢
我稱讚基督他的能 只因爲基督我的主 他原來救了我的靈
我一心一意把他愛 還恐怕不能報恩情 因此這事奉我的主
那志也堅來心也誠 別看我年輕識見短 我的那智謀狠老成
我走的正是天堂路 不像似外教糊塗蟲 外教人他把假神敬

到死後直下地獄坑 班公子說罷實情話 氣惱了太守知府公
說一聲這人真可恨 你褻慢神聖罪不輕 喊一聲把他拉下去
重重的打板別留情 班公子一聽呵聲打 你看他滿臉帶笑容
說一聲我真感謝你 你叫我爲主受苦刑 我看你別的沒好處
就這樣待我有恩情 太土魯一聽心惱怒 氣的他立時定罪名
班辣爵同着里濟央 路濟古你也是一同 還有那女人功斯達
路非拏也能當女兵 第三天都往野獸場 單看您英雄不英雄
現如今您先回監去 亡命食吃飽聽命行 咱說到這裡住一住
野獸場下回再動兵

第二十三回 領神糧

英雄遇着世變。志在一場血戰。肉身既吃亡命飯。還怕魂靈遭難。
生前關係死後。人事全憑主斷。得了神糧神力健。何須別有打算。

西江月罷。書接上回。說的是太守太士魯。定了班辣爵。里濟央。路濟古。並婦女功斯達。路非擎。三天以裡。同往野獸場裡去。給野獸打仗。這已經到了第二天。下一天就是同野獸打仗的日子。按羅瑪的舊例。犯人同野獸打仗的前一晚上。許犯人的親戚朋友進去看望。也許犯人出去吃亡食。他們出來吃亡命食的時候。不但同教人能彼此見面。就讓是外教人。也有一些看吃亡命食的。若說基督徒怎樣吃亡命食。可與外教人大不一樣了。

亡命食真是好苦情	提起這亡命實在凶	現如今吃頓亡命飯
到明天就當亡命兵	亡命人來赴亡命筵	那一個都得放悲聲
棹子上擺的亡命菜	吃一口想咽也不能	強斟上一杯亡命酒
也懶怠端那亡命盅	那父母看見亡命兒	哭一聲來又叫一聲
那丈夫看見亡命妻	知心話難表亡命情	那朋友看見亡命友
那兩肋插刀怎不疼	這都是外教無盼望	基督徒給這大不同

只覺着吃了亡命飯。是天主賞的大恩情。一得這亡命心歡喜。不得這亡命不常生。笑唏唏吃些亡命菜。醉薰薰舉起亡命盅。說一些亡命勇敢話。發一些亡命喜樂情。外教人都來圍着看。不知道亡命立大功。也有人恥笑他們傻。也有人稱讚他們能。班公子見人糊談論。站起來向他說一聲。到明天您看也不晚。您今天來看爲何情。咱今天還算好朋友。到明天報仇任您行。您看準我們真面目。別到那審判認不清。班公子說罷這些話。臊的那衆人四外行。基督徒吃罷亡命食。肉身的力糧十分增。還盼望靈魂再吃飯。好當做天主一勇兵。

話說基督徒吃罷亡命食以後。又盼望得着神糧。再叫靈魂吃飯。好做天主的勇兵。只恐怕聖教艱難的時候。盼望不到。那知道禁卒拉彼柳也願意同他們一齊致命。屢次請人給底阿尼神父商量。這時候。底阿尼神父正在依

攔斯家住着。早就打算着送聖體。這一聽說明天就要同野獸打仗。神父可要快打發人送聖體了。

衆教友被逮押在監 送聖體神父作了難 論本分自己該親送
只恐怕自己難保全 有心想出命派人去 又想這聖體不是玩
正左思右想沒法辦 忽來了四品跪面前 他跪下就要接聖體
情願把聖體送到監 神父說四品塔濟修 你年紀太小怎能擔
四品說正爲我年幼 人纔不隄防這一端 請把這功勞讓給我
我赤心用意要保全 那神父看他心懇切 就包好攔他懷裡邊
說這可不是平常事 處處要小心防危險 塔濟修答應我知道
遂兩手叉住抱胸前 他躲着大街走小巷 怕大街人多難保全
正順樸小巷往前走 忽被那寡婦他看見 這寡婦是個大財主
只因爲無兒一身單 他看着四品門前過 真如同天神美少年

叫一聲孩子你站住 我問你姓名莫嫌煩 答應說我叫塔濟修
我少爹無娘是單傳 若是問我在那裡住 光怕你一聽心裡酸
寡婦說你到我家去 歇一歇再走不相干 四品說歇歇使不得
要緊的事情大相關 寡婦說這不往家去 你回來可能到裡邊
這宅舍就是我的院 你隨便進去沒人攔 四品說我若死不了
一定是再到貴門前 這說罷轉身又要走 不距遠忽聽鬧喧喧
他這又站住等一等 沒動靜他又往前竄 正走着遇着一條事
他這纔碰着亂子山

話說四品塔濟修。懷裡攬着聖體。兩手捧着。一路行走。處處留心。已經推脫了寡婦的攔留。忽又躲過誼誼的聲音。料想可沒有事了。那知道正走之間。忽然遇着一羣放學的學生。想要玩耍。只因爲缺少一人。玩耍不成。猛抬頭看見塔濟修來了。要留塔濟修玩玩。這可不好了。

塔濟修正。是往前行。忽然間遇見小學生。小學生一齊要玩耍。只缺少一人玩不成。他們要留住塔濟修。只得是玩玩纔能行。塔濟修就說有要事。萬不可耽誤大事情。學生說別了。讓他走。幾個人拉住不丟鬆。都要看懷裡攬的。這就要伸手摸懷中。塔濟修嚇的緊護守。他們要強搶糊亂。有一些衆人圍着看。只見他兩手捧前胸。這正是衆人心納悶。從那裡來了楞頭青。因不得看他懷中物。就拳打腳踢不留情。塔濟修任憑別人打。認死也不把手來鬆。傅斐斯正從這裡過。衆人都截住問分明。答應說這是基督驢。教裡的東西送教中。

哎。人都說奉教人是基督徒。爲什麼傅斐斯說他是基督驢呢。列位不知。這是羅馬府罵教友的話。衆人一聽說。他懷裡攬的是教會裡的東西。都沒有見過。更是爭着要看。這個撕。那個奪。正鬧的時候。從那裡來了一個鉄匠。照

着塔濟修打了幾拳。這幾拳可打成功了。

那鉄匠打架使拳楞 打的他頭上血流紅 他跌在地上不能起
兩隻手還是抱着胸 那衆人還要奪着看 卦加都走到氣冲冲
他三推兩擁人走淨 就抱住四品一年輕 問一聲你的傷何重
爲什麼這樣受苦情 塔濟修睜眼只一看 卦加都他來救性命
說一聲懷裡是聖體 百夫長你可要欽崇 卦加都因此小心抱
塔濟修兩手不離胸 抱起來正是往前走 又被那寡婦看分明
塔濟修睜眼把他看 笑了笑立時把命傾 那寡婦從頭問一遍
百夫長向他都說明 寡婦後來也奉了教 這後事先別細叮嚀
遂見了神父底阿尼 底神父看見心內痛 從他的懷裡請聖體
神父的眼淚往下傾 那教皇題了詩一首 到如今俺還記的清
話說。塔濟修死後。教皇達瑪穌。親自題了一首詩。那詩上寫着說。

熱愛聖體淚滿腮 兩雙手又不離懷

寧被惡人拳打死 也須換得榮福來

教皇題詩。這且不要細講。單說監裡的教友吃罷亡命飯以後。聽說塔濟修來送聖體。路上被害身死。就都駭起怕來了。

衆友教吃罷亡命食 還盼望靈魂得神糧 一聽說死了塔濟修
那個個教友愁的慌 這多虧多虧那一個 多虧了將軍巴斯姜
巴將軍熱心顧教友 他這又進監來相幫 見教友愁眉都不展
勸一聲教友別失望 您既有結實真主意 總不能叫您空一場
轉身來又說肋巴辣 你快請聖體受受忙 肋巴辣聽說出監去
不多時聖體到這方 被押的神父送聖體 衆教友個個領神糧
到明天就同野獸戰 咱歇歇再說鬧急荒

第二十四回 野獸刑

詩

公義照彰自古傳

死後禍福定生前

曰

不受暫時苦中苦

難得永遠甜上甜

四句閑言提過。單說上回。班公子同着衆基督徒。吃了亡命食。又領了聖體。預備在野獸場裡致命。到了次日早晨。天氣清明。日光照耀。野獸場裡有一些的預備。那圍着看的都是打扮的齊齊整整。四外八方來的人。如山似海。一時擁擠不下。要問戲場裡怎樣安排。聽俺慢慢道來。

看一看野獸戲場間。真正是叫人心胆寒。放出那野獸把人吃。那個能動彈。一動彈。野獸場就有幾十畝。東邊有看樓幾百間。那皇上就在樓上坐。靠兩旁都是文武官。還有那一些兵合將。都在那七層樓上邊。下剩的閑人來觀看。也都在下層樓中間。起頭來不把野獸放。有一些玩藝先玩玩。那不是跑馬就買懈。不就是上些刀叉山。也有那獅子鞦繡球。也有那狔狗鑽羅圈。

玩的那孩子會鑽髻 玩的那猴子去爬竿 這一些玩藝全都有
只玩的衆人看厭煩 這衆人都說散了罷 放出那野獸再玩玩
這纔要放出人合獸 叫他在當場玩一番

要說怎樣玩法。先也早就預備了。從天沒發亮的時候。人還都沒來到。禁卒們就把許多的囚人。從監裡牽到野獸場一座結實房子裡。把他們的鎖鍊除了去。他們頭半天就念經求主。大家說說勸勸。也有唱歌唱詩的。班公子正在祈禱的時候。葛維努忽然來到班公子跟前說道。班辣爵呀

葛維努見了班相公 說一聲辣爵老硯兄 你從前常常難爲我
這再想作怪萬不能 我睡裡夢裡遇見你 你天天打仗給我爭
嚇謊我你常變魔鬼 纏住我你又變長蟲 從幾年你就酷害我
我干想害你害不成 班公子就說你這話 盡都是虛假不實誠
我多償苦苦要害你 我多償變鬼變長蟲 我從來不把仇恨報

何況你是我老硯兄 想前天你在路上走 正走着你的車子驚
那車子驚了止不住 你忽然掉在深水坑 你的那僕人都嚇跑
眼看着要你老性命 我趕上把你拉上岸 又拍你前胸合後胸
只把你救的有活命 纔把你錢袋拿手中 從錢袋掏出我的刀
現如今還有刀可憑 葛大哥哥仔細想一想 我待你多麼大恩情
你如今還把良心昧 還說我變鬼變長蟲 到後來你也有個死
你的罪天主總不容 我勸你趁早發痛悔 回了頭你還能救靈
我說的這是知心話 當緊的別當耳旁風 葛維努一聽這些話
良心裡覺着更不平 回家去如同醉漢樣 幾個月也不到門廳
這是後話。暫且不提。單說葛維努剛纔走了。禁卒遂把犯人帶到塲裡。那管
野獸的把勢。也把野獸放出來。這就打起仗來了。

打仗的故事不一般 各樣的名色也要全 也有那一人打一獸

來回的爭鬪好幾番 也有那衆人擺成隊 同着那一獸來玩玩
或把人綁在柱子上 叫野獸跳着往上竄 有時候放出一人去
被野獸一爪染泉黃 有時候放出一羣獸 被一人打的出了圈
倘若是犯人打勝仗 不受那傷損能保全 就把他送到習練所
任憑他玩耍不進監 這些人打仗不必表 咱單說公子本姓班
班公子纔一進獸場 就看見將軍在那邊 又看見他娘路濟拿
班公子雙膝跪娘前 立時就扯住娘的手 求他娘降福這一番
他娘說我兒是好漢 該抬起頭來面朝天 救世主同着衆聖徒
都迎接我兒在上邊 單等着我兒打勝仗 給我兒立時戴花冠
當顯出真心愛天主 別忘了脖裡好記念 路濟拿說罷身一轉
巴將軍拉住說一番 可別了灰心喪了氣 上了陣總要有勇敢
我站在西王他背後 我求你臨死把我看 巴將軍說完這句話

忽聽的鬼笑在旁邊

話說巴將軍正同班公子說着話。忽然聽着有鬼叫的聲音。巴將軍回頭一看。有一個人站在柱子那邊。光露着半個身子。看不清是誰。仔細又看。是傅斐斯在那裡倚着柱子笑。例。因爲傅斐斯先就疑惑巴將軍是基都徒。這一聽他給班公子說的話。心裡沒有疑惑了。所以他笑的如同給鬼叫的一樣。這也不必再說。單看班公子在獸場裡怎麼樣罷。

班公子	站在野獸場	他也不慌來也不忙	兩隻手左右只一伸
好相似	十字在當陽	仰着臉光知他祈禱	並沒心看那豺虎狼
真奇怪	四外淨野獸	沒一個向前把嘴張	又放出一隻兇野牛
這野牛	撒蹄在當場	只等他跑近班公子	四蹄子捌的塵土揚
你看他	大聲多怪叫	總不肯向前把人傷	西王說孩子真小胆
爲何不	同他打一仗	這句話提醒班公子	他伸手要把牛來傷

那野牛一看駭了怕 他轉身退後着了忙 倒把那一個管牛的
忽一角挑在樓頂上 班公子跪下又祈禱 人都說他是邪術方
脖子裡還有避邪物 因此這野獸不敢傷

話說那隻野牛。不但不傷害班公子。倒把一個管牛的人。一角挑在樓上。人
人都說。班公脖裡帶的是避邪的物件。因此西王叫班公子除去那件東西。
班公子說。脖裡這件東西可不是避邪的呀

班公子開言明一明 直向那衆人說一聲 我脖裡帶的這件物
要說是避邪萬不能 這是我父親爲天主 就在這場裡把命傾
我父親被那野獸咬 流的那鮮血浸海絨 掛在我脖裡當記念
常想着一樣得光榮 請衆人不要糊思想 要叫死還得天主容
我父親既爲天主死 我也爲天主不願生 班公子說罷此言語
伸開那兩手熱淚傾 說一聲天主我的主 求一求顯出你全能

我久已願同你見面 懇求你快賞這恩情 班公子跪着正祈禱
來了隻豹子吼一聲 那豹子出來橫竄跳 跳了跳看見班相公
對着那公子慢慢走 忽然間他把尾巴擰 照着那公子搭一爪
這一爪抓斷他喉嚨 班公子用手摸摸嘴 對着那將軍笑英英
就立時跌倒絕了氣 他的血二番浸海絨 這一場公子致命死
巴將軍準備活不成 衆明公要知下回事 歇一歇俺再送一封

第二十五回 箭刑

詩

不認真教不認人

拿着忠臣當奸臣

曰

要看將軍箭下苦

行刑總算壞良心

上回班公子在野獸場裡。同野獸打了一仗。死的可憐。那野獸戲場一罷。後來又逮了許多的基督徒。都是死的很苦。若是全都說了。恐怕殘篇小傳。記載不清。不免刪全就減。簡那要緊該知道的。述說幾名。也就知道當時的惡

王難爲的聖教有多利害了

鼓鍾子一敲響了東 說書的開口放悲聲

列位原是來聽唱咧。不是來聽哭。爲什麼放悲聲呢。明公有所不知。基督徒死的真可憐哪

第一人名字叫走厄 多年的啞吧沒救星 巴將軍把他病治好
他熱心敬主感恩情 這一天正是勤祈禱 被惡人逮去受苦刑
就把他捆住兩條腿 懸在他架上倒栽葱 在下邊點灼劈柴火
燒的他直到沒性命 第二人就是他丈夫 尼哥斯就是他的名
從前在京裡當判官 到後來被逮上了繩 那第三第四第五個
也都給判官好交情 當時都受了連累苦 那死去活來難爲生
各樣的苦刑都受盡 又割了腦袋懸空中 第六個就是唐桂林
他愛慕走厄得光榮 在保祿墳上正祈禱 去了些惡人更是兇

逮住他亂用石頭砸 渾身上砸的血流紅 生生的把他來砸死
他死的光景好苦情 第七第八是那兩個 唐桂林他的小姦生
他大兒名叫瑪爾谷 瑪則良是他二兒名 他倆兒被逮都受害
這一家死的很苦情 第九個就是提白爵 他父親做過太守公
同着那八個一時死 俱都是受的利害刑 巴將軍親見他們死
都給那外教死不同 無論那刑法多利害 總沒有半點怕死情
那被逮被殺全不怕 只拿着萬苦當光榮 爭往前搶頂花冠戴
顯出是天主一勇兵 巴將軍愛慕他們死 很願意同時把天升
不料想那個傅斐斯 正要招機會下毒情

話說巴將軍見他們致命。無論受多大苦刑。受多些難爲。都是一點不怕。顯出是天主勇兵。巴不得自己也願意早死。同他們一樣得了光榮纔好。所以自己早把家業財產賙濟了窮人。那知道傅斐斯貪得無厭。已經逮了些基

督徒發了很大的財。還想着巴將軍是多年的老官。更是一家大富戶。若是告倒巴將軍。就是得了無窮的富貴。所以天天設法要獻這個功了。

傳斐斯是個財迷心。他常常算計巴將軍。這到了正月初九日。正大朝之日。會羣臣。傳斐斯雖是一份子。見了王嚇的就轉筋。因爲王常常煩惡他。那惡言惡語向他云。他只得等着好機會。纔跪在王前把話陳說。一聲王常小看我。我的話不敢輕出唇。我今天要破污穢案。就是那忘恩負義人。西王說這是那裡話。你快快把話說清。真。若要不快把實話說。鐵鉤子替你說。音。傳斐斯聽罷挺身站。他伸手就指巴將軍。說他也是個基督徒。現在這朝裡充好人。王一聽立時生大氣。站起來罵聲狗奸臣。你有何憑據敢証他。好大胆出口妄証人。你快拿憑據交給我。遲一遲加你罪十分。傳斐斯一聽跪在地。獻出來一張拉丁文。

王本來不懂拉丁話 巴將軍開口接言音 尊一聲我王莫含憾
我原是基督徒中人 那惡王手指將軍罵 罵一聲奸賊沒良心
這大偉大祿養着你 你露過多少皇家恩 各樣的大罪你敢犯
真正是忘恩負義人

巴將軍說。請王息怒。聽下臣稟來

正爲的臣是基督徒 纔可以爲國當忠臣 基督徒捨生能救主
死萬死不能有叛心

惡王說。沒良心的人。你說的這話是什麼意思呢。巴將軍說就是這個意思
呀

尊一聲我王聽知詳 基督徒忠心不平常 王因我捨命救國難
纔封我官到侍衛長 王把那監裡基督徒 連在那木籠裡頭裝
或受那夾棍合錘椅 或被那野獸全咬傷 把這些基督徒叫到

他們的胆氣個個強。王雖然害他穀半死，剩半死也肯爲了王。惡王說：這是什麼話呢？我情願有一羣狼圍着我，也不願有這些基督徒。你明明承認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反叛了麼？巴將軍說：我王聽稟罷。

臣若是有了反叛心，誰可以阻擋到如今？那天天同王在一處，一動手王的命難存，只爲我赤心來保主。王纔享太平到如今，天上主更是尊無對。我更該事奉把教遵，他的那賞罰更利害。王萬分不能比一分，我如今露出天主教，並不是有了反叛心。只因爲這是好時候，我情願一死離紅塵，我如今謝謝傳斐斯。他叫我露死的恩，惡王說不用傳斐斯，我早已定你死歸陰。而且是不叫你快死，只得是萬箭穿透身，出口來叫聲卦加都。你快要拿住巴將軍，卦加都干看不動手，王問他爲何不盡心。卦加都開口回言道：我同他都是奉教人，王吩咐先殺卦加都。

還是要留下巴將軍 巴將軍要想快着死 比着那登天難十分
出口來就叫許法士 你快快上殿聽言音 許法士正在旁邊跼
他的那打扮不同人 那膀膺弓來腰插箭 有一口寶劍不離身
他忽聽西王一聲喊 就快到西王面前存 那西王說道許法士
有一件事兒你留心 這朝裡出了基督徒 原來是侍衛巴將軍
我叫你把他帶下去 那箭穿四肢閃着心 直射的他那血流盡
這纔能叫他命歸陰 現如今已經天色晚 辦這事還得明早晨
許法士領命不怠慢 這先要帶下巴將軍 巴將軍明天怎麼死
揸一揸琵琶定定音

第二十六回 買命

詩

生前奉教死後榮

不是妄想能立功

曰

性命雖然銀錢買

事成還得天主容

話說巴將軍在惡王跟前。承認自己是基督徒。惡王吩咐許法士。到明天早晨。把巴將軍捆在樹上。用亂箭穿遍他的身體。單留着他的心窩。不叫他早死。這事驚動別人的可憐。猶屬小可。單一經法璧拉小姐知道。可十分關心了。

巴將軍死期在早晨。法璧拉小姐很關心。只因爲小姐是外教。他不信教中有好人。一聽說將軍他奉教。他的那疑惑大十分。暗想着他的行爲好。真正是冰清玉潔人。這聽說他是基督徒。他或者也有迷糊心。不就是我把他看錯。他外面假裝是好人。不就是奉教不一樣。那好人歹人混成羣。到底他素日辦的事。各樣的善行憑據真。真叫人可敬又可愛。合世上那有這好人。有心把家業讓給他。可惜他沒有貪財心。還有些道理我不懂。常想着問問巴將軍。可惜是時候趕不巧。乾想着見面不隨心。

這正是小姐糊思想 黑丫頭亞法進了門 他手裡端着燈一盞
原來爲晚飯盡本分 只爲的有件關心事 不得不稟明小主人
叫一聲姑娘你知道 有一個凶信嚇死人 姑娘說有了什麼事
你從頭至尾說清真 亞法說明天早晨起 要亂箭穿死一個人
仔細打聽是那一個 就是常來的巴將軍 法小姐一聽心好惱
罵丫環沒有下嘴唇 莫論事要緊不要緊 你順口就要瞎糊云
亞法說因爲很要緊 我這纔稟明小主人 巴將軍是個基督徒
他又是一個兇惡人 現如今就把他拿住 那亂箭定到明早晨
法小姐叫聲黑丫頭 從今後你該很小心 那事不關己你別說
強似那瞎話驚動人 亞法說不說就不說 這條事爲我不關心
說不說全是不要緊 再有話總也不出唇

話說亞法說到這裡。法小姐細看了看亞法的臉。知道亞法說的話是真。

的。就問亞法說。你說的話有什麼意思呢。亞法說沒有什麼意思。就讓是有意思。一個鄙賤的丫環。也做不來呀。法小姐說。可以能救他麼。亞法說請姑娘小聲說話。我看看外邊有人沒有。

黑丫頭仔細往外觀。看一看無人在外邊。他開口就說小主人若要救這人不費難。這其中只有一件事。就得花多些好銀錢。法小姐說。可得花多些銀錢呢。

亞法說要救將軍命。總得花紋銀整四千。第二條還得釋放我一輩子免我富丫環。

法小姐說。你留下什麼憑據呢。

亞法說憑據關係命。到明天早晨使箭穿。一晝夜要是還活着。我主人你再交銀錢。

法小姐說你可要什麼憑據呢。

亞法說我不要憑據 要緊的姑娘許一言 只要有姑娘一句話
這憑據就是鉄証見 法小姐就說是是是 只要你快去莫遲延
亞法說這事晚不了 先預備姑娘吃晚餐 只等着晚餐吃完畢
這纔到王宮他那邊 他走到見了許法士 許法士問他來怎晚
亞法說爲的要緊事 商量妥這纔到君前 爲的是將軍明天死
有人要救他花銀錢 還爲的將軍死故去 咱兩個成親得平安
許法士開口回言道 提起這成親事一端 第一條你得求釋放
我不要娶個小丫環 第二條我要好陪送 多帶着一些銀子錢
若要是兩條都妥當 咱兩個成親不費難 亞法說兩條都能准
但不知你要多少錢 許法士就說論銀子 一千五再多也不嫌
亞法說你要一千五 我給你銀子整三千 許法士就說這更好
爲什麼得了這項錢 是偷的或是搶來的 你可以向我說實言

既有這銀子三千整 成親事何必到明天 亞法說這銀甚公道
原不是偷摸到這邊 先關係將軍他的命 救不了將軍是枉然
許法士說。怎麼還得救巴將軍的命呢。亞法說。正是。救了巴將軍的命。纔能
得這項銀子。若是救不了巴將軍。這項銀子是不能到手的。許法士說。這可
難了

一提起要救巴將軍 這條事真叫我寒心 明明的領了西王旨
西王又不是平和人 你叫我救活將軍命 還不如叫我命歸陰
亞法說這事不要緊 那西王怎能細留心 只要你箭下留心窩
不動心怎能死了人 要緊他活過一晝夜 咱就能得這一項銀
許法士就說你這話 說的那天巧不認門 巴將軍他的關係大
總不能依你瞎糊云 亞法說你不依着我 咱兩個散他娘的心
從今後親事再別講 那我也沒有三千銀 氣衝衝說着就要走

許法士拉住衣裳襟

話說亞法見事商量不妥。轉身就走。許法士捨不了銀子。又捨不了亞法。隨把亞法拉住。說道亞法。你且別走。我還有道理呀。

說一聲亞法別嫌煩。事不成咱再另轉灣。想這事處處要隱密。

手下人也得花銀錢。三千銀雖然說不少。爲他們還得去一千。

亞法說再添一千整。這四千你可能保全。許法士就說這數了。

俺管保將軍活兩天。說罷就到了五更鼓。他把那箭兵細挑選。

挑選了五個弓箭手。暗地裡囑咐好幾番。他這纔把那將軍帶。

把將軍帶在樹林間。又把他綁在一顆樹。弓箭手這纔使箭穿。

射一箭他們笑一陣。只拿着射箭笑着玩。巴將軍受的那些苦。

那渾身血流如湧泉。又沒有親朋來安慰。只有他愛主信德堅。

直把他射的將要死。纔解開放在地上邊。若要問後來怎麼樣。

只得是歇歇吸袋烟

第二十七回 两花冠

詩

人於生死不可貪 初救容易再救難

曰

若看將軍一根死 天主重賞两花冠

話說巴將軍被亂箭射的渾身流血。只有心窩未受箭傷。尙有一點活命。還得養息兩天。許法士纔能得這四千銀子。左思右想。別的沒處安置。就把巴將軍抬到賈斯土家去。賈斯土是朝裡的大官。同着舊知府侯瑪爵一時奉的教。前幾天已經致命死了。光剩他的夫人依勒內。給他的兩個閨女。還在宮裡住着。所以巴將軍在他家養傷。沒有人往外傳說。只有法小姐一人看望他去了。

法小姐去看巴將軍 只見他渾身血淋淋 光留下心窩沒受傷
雖說是活人似死人 單等他活過一晝夜 法小姐親交四千銀

立文憑又把亞法放
免了他丫環當賤人
各樣的事情都辦好
也常常供給巴將軍
依勒內性情很良善
法小姐常住他家門
知道 he 都是奉教的
因此這處處細留神
只見他女兒有兩個
那大姐二姐兩樣心
那大姐如同是外教
各樣的規矩他不違
待他的父母不孝道
他更不喜歡巴將軍
那二姐不是這個樣
一團的和氣又謙遜
處處要愛人行方便
更勤勵事奉巴將軍
法小姐不但愛慕他
也常常親近老夫人
有時候也常問道理
慢慢的有了奉教心
不幾天將軍傷漸好
這又要二次救將軍
想西王雖然很執拗
這二次準發仁慈心
就寫了摺子遞上去
那金寶戒指隨後跟
這西王一見摺子到
又有那戒指奇又新
他立時降旨回言道
要見面不能在如今
總得到二十天以後
等着我上山去祭神
那時候衆人都來見
你也可見面談談心

法小姐一見回的旨 遂覺着事情不順心 那萬般出在無計奈
不得不等到那時辰

話說法小姐上了摺子要親自見王。爲救巴將軍。王回的旨意。叫等到二十天以後。上山祭神的時候。同着衆人一齊來見。因爲到那一天。是衆人都爲各人的親戚朋友求恩的日子。法小姐沒法了。也只得等着。及至到了那一天。自己還是穿着孝服。站在衆人當中。見那些求恩的人。真是不少呀。

這西王上山去祭神 有一些衆人來求恩 也有那朋友求寬免
也有那婦女救恩人 或手拿摺子往上遞 或頭頂狀子把冤申
那人山人海擠不動 王跟前還有侍衛軍 左右的攔擋不叫進
不是那鞭打就脚奔 法小姐一看這個樣 倒添了自己害怕心
却不是怕他威武大 光怕的難救巴將軍 這正是心中無計施
忽聽見有個人聲音 他一看對面窗戶內 站着個又黃又瘦人

那渾身上下帶着傷 他挨着窗戶喊破唇 只喊着西王馬西棉
那西王聽的字字真 說我的名字誰敢叫 那裡有這等大光棍
西王說着他只管喊 他喊着惡王你聽真 我前天死在你的手
現如今復活命又存 我今天特來告訴你 爲你的報應快臨身
你在這一道河水內 殺害了多少大聖人 那鮮血染紅水中月
那死屍冲的成了羣 聖堂裡祭物你敢毀 聖主的宮殿你不尊
窮人的產業你浪費 凌辱些孤兒寡婦人 這惡貫滿盈那裡躲
眼看着審判到你身 這王位不能長久享 你回頭該當有真心
要快求天主饒赦你 就這樣還能救靈魂

話說衆人聽到這裡個個害怕。已經知道說這話的是巴將軍。也都不敢謔聲。這時候西王嚇的如同木人一般。也不知怎樣好了。畧停了一會。纔想起來說。把他拿來。說完這話。見沒有人拿他。遂即又喊許法士。却不知許法士

早已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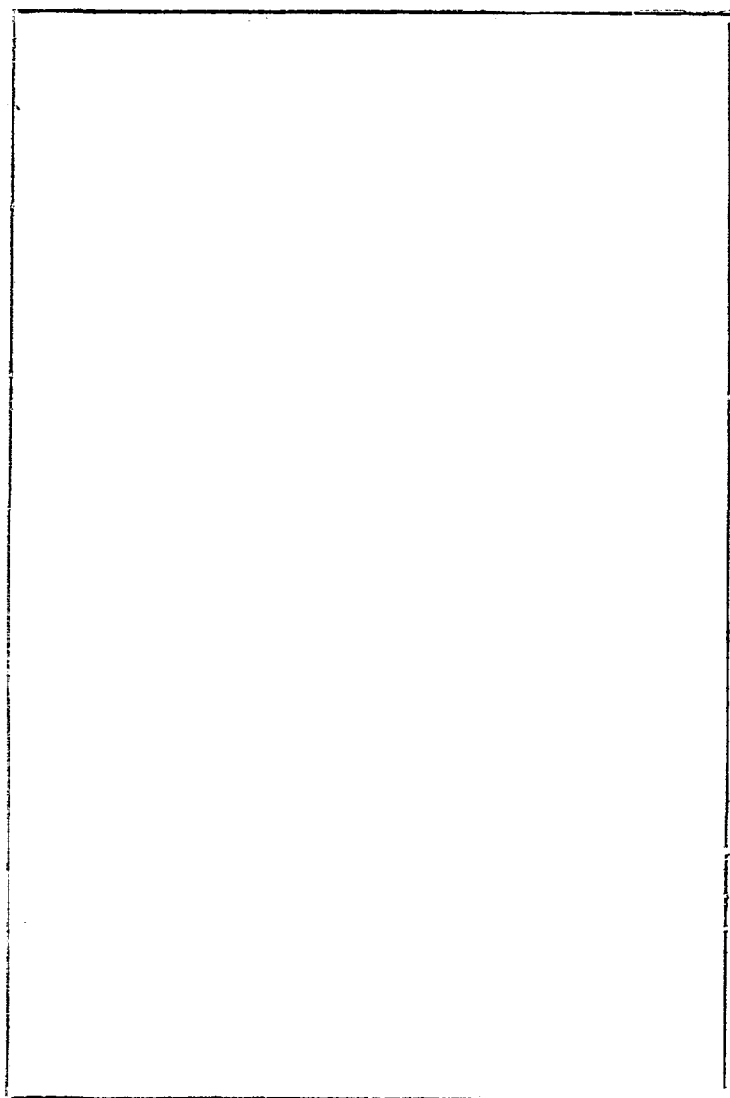
許法士一聽這聲音 就知道這是巴將軍 圖了他銀子四千兩 到如今露出這禍根 因此這拔腿就要跑 到了他營裡不出門 這西王又叫葛維努 你快快去叫許將軍 葛維努本來不肯去 只爲的王命又當違 勉強着走到營門外 見營門查的很嚴緊 他早已把兵全調到 各處裡也都關營門 那弓上弦來刀出鞘 把隊伍擺的齊簾簾 這一邊站着許法士 那一邊站着黑婦人 葛維努走到只一看 兩條腿嚇的轉了筋 叫一聲許許許許許 他哆哆嗦嗦不成音

話說葛維努見他擺了隊伍。嚇的哆哆嗦嗦。說不出話來。說道許許許許許法士。王王王王王。叫你去咧。許法士說。你聽罷

葛維努在下仔細聽 你回去見王奏分明 我已經吩咐兵合將

總不許一人來進營 不拘誰從此營盤過 不射他百箭不丟鬆
只等到我王恩旨下 赦了罪纔能了事情 葛維努聽罷回身轉
他走到王前奏分明 那西王一聽開笑口 說一聲這事却稀鬆
這些人我不定他罪 也准他求的大恩情 法璧辣送的寶戒指
也給他婦人當憑証 葛維努遵旨去傳話 又把那戒指交代清
許法士這纔把王見 連把那我王口內稱 巴將軍當時他不死
是依着我王旨意行 若不是王要留心窩 只射他一箭成了功
西王說這是我的錯 不關係你的箭無能 現如今不必再用箭
只可以光用棍子楞 遂吩咐兩個棍子手 把那人拉倒地流平
只要您一棍就打死 別叫他出血冒鮮紅 棍子手答應領了旨
法小姐纔把摺子呈 王問他你要求什麼 小姐說俺要求恩情
巴將軍雖是基督徒 可憐他無罪又盡忠 先已經受過萬箭苦

這可以免他受死刑 西王說如今事情晚 再放他活命萬不能
王剛纔說完這句話 棍子手忽然稟一聲 請西王仔細把屍驗
果然是一棍把命傾 法小姐從此回家去 又遇着大禍臨門庭
衆明公要知後來事 歇一歇俺再分析清



致命小傳鼓詞 第四卷

第二十八回 忠勇

詩 小小女童志氣堅 結合天主真因緣

曰 不怕死一萬個死 不與魔鬼有牽聯

話說巴將軍被那惡王一棍打死。法小姐從那以後。回到依勒內家。見依勒內同他合家人等都哭。不由的自己也哭起來了。哭了一陣子。覺着自己的哭。給他們的哭大不一樣。他們的哭還有盼望的意思。自己的哭是傷心煩惱。沒有一點指望了。

法小姐越哭越傷心 在世上那是可靠人 這善人倒遭橫禍死
那惡人平安過光陰 世界上那有真賞報 死後去真假又難分
巴將軍如今死故去 誰有那真道來指引 法小姐哭的如酒醉
纔離開依勒內夫人 同他的女兒分開手 只剩下自己一個人

自己的愁腸不能解 那冷冷清清沒精神 這正是心內多愁苦
忽然間丫環進了門 這丫環名子叫加亞 本來是自己使喚人
只因爲拿來一封信 拆開看又添愁十分 問一聲加亞這封信
從那裡來到咱家門 小丫環加亞回言道 一個兵送來等回音
法小姐遂把兵叫到 他從頭至尾問清真 那兵說有個依小姐
他同着法姐是至親 只因爲他是基督徒 現如今被逮進監門
法姐說還爲什麼事 兵就說別的沒緣因 傳斐斯告着他奉教
光爲這一條連累身 法姐說這事我能辦 我知他不是奉教人
傳斐斯與他有仇恨 他憑空捏造告好人 你回去稟給依小姐
就說我立時到監門 這纔當打發兵回去 法小姐隨後也起身
諒期着依姐容易救 所以這一去有精神

話說依小姐雖是法小姐的至親。法小姐還不知道他是基督徒。這一聽說

是傅斐斯告了他。又想傅斐斯是依小姐的仇人。憑空誤告。已自能當個鉄板硬証。容易翻案。所以打發兵回去以後。自己遂即分咐僕人。備上牲口。也就上馬而去了。

法小姐催馬進了監。見了那依姐問連番。小妹妹爲何你被逮。那幾時監牢把你拴。傅斐斯雖說有仇恨。難道他胆大包了天。憑空裡妄把好人告。真正是小人無忌憚。準備着我當眞見証。一定要把這案子翻。小妹妹不必發愁悶。等姐姐見王表眞言。依小姐開口回言道。敢把我姐姐貴語攔。我姐姐不知這件事。請你聽妹妹講一番。不多時纔把我逮住。問了那口供進的監。也不必瞞怨傅斐斯。妹妹的口供有前言。我已經承認基督徒。情願意爲主染黃泉。

法小姐說。你是幾時當的基督徒。我怎麼不知道呢。依姐說。姐姐呀。

咱姊妹二人情相親 我的心就是你的心 光爲這奉教瞞着你
這其中不是沒緣因 因姐姐煩惡天主教 我怎肯露出奉教人
姐姐要知道我奉教 恐怕是親的也不親 咱姊妹二人斷來往
我怎能再進姐姐門 法姐說不是這麼講 我那是另有一番心
光知道好人不奉教 那知道奉教是好人 到如今纔知基督徒
有妹妹你同巴將軍 您二人各樣行爲好 雖奉教我不起疑心
早知您二人都奉教 準說您信的道理真 依姐說這算看透了
想姐姐從前不認門 你既然說出這樣話 請一請姐姐你聽真
基督徒原不爲現世 只爲的死後救靈魂 人活到百歲都有死
基督徒盼望離紅塵 我姐姐你別迷一輩 快把這道理查考真
求姐姐同走這條路 到天堂見面咱更親 我如今說的離別話
到明天咱就兩處分 若要問後來見面日 還得你進了基督門

這正是二人把話講 猛進來一個大壞人

這個大壞人是誰呢。原是傅斐斯。傅斐斯久就想娶依小姐爲妻。被依小姐拒絕了幾次。還一次二番的纏繞。到底依小姐沒有上他的當。這又把依小姐告上押在監裡。要不能娶他爲妻。也必要得他的家產財物。所以法小姐剛纔走了。傅斐斯就走到監裡了。

傅斐斯沒有好心田	他鬼頭鬼臉進了監	進監來不把別人見
他見了姐姐瞎攪纏	依小姐不怕也不躲	站起來向他說真言
他出口就說傅斐斯	你爲何又來把我纏	現如今我的死來到
你快去我好得平安	傅斐斯就說我這來	並不是給你瞎攪纏
原叫你能得平安福	還叫尔多活幾十年	依小姐就說傅斐斯
別在我跟前耍笑談	你已經送我到死地	爲什麼又把舌頭翻
傅斐斯就說是真的	這不是給你鬧着玩	你的那性命在我手

我要是救你不費難 除非你自己去找死 那我也沒法把你攔
好機會要成全美事 還得咱結成並頭蓮 依小姐就說你別想
我與那基督有因緣 不怕是死一萬個死 也不能背教改前言
傳斐斯就說我知道 你不要背教也不難 還許你終身常奉教
這立時領你逃出監 依姐說我既把身獻 你再說那話是枉然
傳斐斯就說依小姐 你這樣脾氣不沾弦 你還是年輕不懂事
這一狃到地不拐灣 那能比救命更要緊 各樣的苦刑在明天
要等着受刑受不住 再想着救命難上難 依姐說這心你別操
基督徒不論苦合甜 不怕是死一萬個死 常有個天主在跟前
那護守天神護守我 他叫我拿着苦當甜 傳斐斯你別攪開我
遠遠的離開我這邊 傳斐斯一聽心好惱 遂照着小姐把臉翻
惡恨恨說出生合死 這兩樣任憑你挑選 傳斐斯剛說這句話

忽有個聲音替他言 說一聲情願揀選死 強似那跟你活長年
傳斐斯一聽這句話 他轉過身來打一拳 看一看沒有人說話
他自己叨愧在心間 他自己叨愧回身走 低着頭急速出了監
這纔說走了傳斐斯 只過了一夜到明天 太土魯就要把堂坐
要把那依姐審一番 要知道依姐生合死 咱下回書裡說根源

第二十九回 節烈

詩

眞真假假假非眞

眞的自有眞理存

曰

假理任憑說破口

究竟憑據難欺人

上一回說的依孀斯小姐被傳斐斯告到知府太土魯那裡。太土魯就叫原差把依小姐拿到監裡。依小姐又不叫法小姐救他出監。又不叫傳斐斯娶他爲妻。自己明明承認是基督徒。情願爲天主致命。到了明天。知府太土魯就把依小姐提上堂去。就要嚴嚴的審問了。

太土魯知府把堂升 要提那依姐問分明 禁卒把依姐帶到案
太土魯一看沒帶刑 他開口就問賈都魯 不帶上練子爲何情
賈都魯向前跣半步 他向那知府稟一聲 這個人年輕身瘦小
他甘心投案有真情 因此這沒把練子帶 看這人不必用苦刑
太土魯一聽冲冲怒 連把那都魯罵幾聲 那犯法自有王法在
當差的不能隨便行 別看這女子身體弱 他比那老年心英雄
你快拿練子給他帶 別管他年輕不年輕 賈都魯一聽不怠慢
隨把那練子拿手中 他仔細揀來仔細看 頂小的練子還是鬆
那依姐手小帶不住 花啦啦落在地流平 賈都魯回稟太土魯
沒比這練子再小刑 太土魯一看心憐憫 可惜是小小女幼童
爲什麼奉教迷了竅 想必是受了人朦朧 我只用好話把他勸
也許他回頭不用刑 遂照着依姐開笑口 可憐你小小女嬌童

因爲你年輕識見短。受了別人的大朦朧。你若是背了你的教。
跪拜我們的大神靈。我情願救你免死罪。管保你在世享光榮。
依姐說勸我是好意。到底我有了定盤星。我敬的天上真主宰。
死後去能以把天升。誰若是把那假神拜。他一死準下地獄坑。
我情願捨命奉眞主。也不拜你的假神靈。求天主快把天開閃。
早收我靈魂進天廷。太土魯一聽心惱怒。遂叫那書班定罪名。
太土魯見那依姐不聽善勸。一狃到地。遂就生了大氣。叫書班定了他的死
罪。賈都魯就問在那裡開刀。太守說。就在此處開刀。這時候依姐仰面朝天。
跪在地上。散開頭髮。伸着脖子。甘心受刑。劊子手一見這樣。兩手發抖。不能
抓刀。被太守一番責斥。這纔壯了壯精神。把刀拿在手裡。只聽聽的一聲。人
頭落地。這時候法小姐正在傍邊等候。一見依小姐死了。這就設法收他的
屍首了。

依小姐當堂受死刑 法小姐熱淚往下傾 真正是哭的如酒醉
又拿着紅毯把屍蒙 各樣的事情都能替 就是這死亡替不行
因爲是至親情親愛 死後去不得不盡情 求太守把恩施格外
莫把這死屍交僱工 這個人是我從小愛 准許我埋在他墳中
太土魯一聽此言語 兩隻眼瞪的似明燈 說一聲無論什麼人
任憑他所求不准情 叫一聲匠人賈都魯 這死屍還照舊例行
那或是扔在火裡燒 那或是扔在河裡冲 法小姐開口回言道
我說句實話太守聽 你今天若把情來准 看重這女子好德行
準備着退堂回家去 你合家人等都歡迎 你若是不把情來准
通國的婦女把你輕 只因這女子德行大 真是通國的女魁英
只爲的行善遭這禍 合國裡人民誰不痛 這四外女子來觀看
那個不痛的淚眼紅 太土魯一聽這些話 氣的他幾乎炸了胸

知府太士魯聽了法小姐這一番講論。又見衆婦女們個個啼哭。人人悲歎。都是痛的眼淚不乾。遂就立起身來。把驚堂木一擡。大聲說道。我看你們都是一流人了。莫非你們都是基督徒麼。衆位婦女答道。俺雖不是基督徒。到底因爲見了今天的事情。就都願意當基督徒了。太士魯說道。你們這是什麼意思。衆婦女答道。大人聽稟。

衆婦女開口稟一聲。那太守大人你知情。一國裡有這賢良女大人。却把他命來傾。剩下的奸淫合奇巧。倒叫他平安過日生。看今天死的這女子。那一直到死不出聲。他剛強志氣有多大。那貞節烈女數頭名。傳斐斯久已要娶他。他情願死了不依從。他這纔得罪傳斐斯。受這場誤告大冤情。傳斐斯現在公堂上。問問他真假便分明。傳斐斯一聽心好惱。罵聲撒謊的女姦童。我多儂說過要娶他。我多儂告他受冤情。傳斐斯正是糊爭辦。

法小姐開口說一聲 強口奪辭的斐傳斯 你做的事情有証憑
今早晨你還進監去 要領他出監去逃生 還許他仍做基督徒
那女子到底不依從 你再說沒有這等事 這鉄板硬証我担承
一句話說的傳斐斯 那面如土色無人形 太土魯一聽這些話
手指着傳氏罵連聲 他說的句句是實話 你的話豈能有真情
按王法你就該死罪 現如今我把你寬容 從今後離開羅瑪地
不許你再到羅瑪城 你再到羅瑪露露面 你想脫死罪萬不能
一句話說的傳斐斯 他又羞又臊出公庭 太土魯又向這女子
問一問你是什麼名 女子說我是法壁拉 法壁烏就是我父翁
太土魯一聽是法姐 他又是喜來又是驚

話說太土魯久就盼望給法家作親。叫自己的兒葛維努娶他爲妻。這一見
法姐果然人物出衆。國色無雙。才學德行樣樣俱全。就向法姐說。我久已聞

名。但未見面。你既是這死者的親戚。可以把這死屍抬了去。隨便埋葬了罷。
太土魯准許把屍埋 法小姐隨把丫環差 小丫環徐拉把人叫
他叫了四人把床抬 把死屍架在床以上 急忙忙送到他家來
咱這裡不言埋葬事 單說他後來有禍災 葛維努准備要娶妻
傅斐斯准備爭家財 衆名公要知後來事 住一住再把正封開

第三十回 毒藥

詩

千法求財不得財

空惹一場大禍災

曰

明知出外無投奔

先把毒藥早安排

四提綱叙過。書接上回。依擲斯小姐在知府案下。明任自己是基督徒。被殺身死。除了法壁拉小姐是他的至親。別的沒有近支本門。賄受他的產業。知府的兒子葛維努。看透這個光景。就想把依姐的產業給了法姐。日後自己娶了法姐爲妻。好得兩家的財貝。這正是時來運轉的好機會。葛維努想到

其間。但是不敢自己作主。因此就同他父親商量去了。

葛維努妙計想在心。他進了知府大衙門。見了他父親面帶笑。尊一聲父親你聽真。從前時兒也常說過。兒大了理當結婚。姻只因爲咱家官職大。那門當戶對沒處尋。兒只見有個法小姐。他祖上又是官宦人。他沒有近支本門戶。但與那依姐是至親。依小姐如今刀下死。賸他的產業沒有人。論大理本該歸法姐。也能得法姐喜歡心。兒娶了法姐他爲妻。這兩家產業一口吞。得了這兩家大產業。又得這法姐配新春。小法姐又給咱同教。常同咱敬拜一個神。這同教作親合大理。是三全其美結正親。我的父仔細想一想。兒說的句句情理真。太土魯一聽心歡喜。兒的話正合我的心。走走走同時把朝進。見了王我去奏一本。你先把聖旨寫妥當。我求王盖上他的印。這一行說着一行走。

不多時二人進朝門

太士魯帶領着他兒葛維努進得朝去。見了西王馬西縣。行了君臣大禮。開口就把依擲斯的事情述說了一遍。又說今天的事情。總怨傅斐斯辦的糊塗。傅斐斯暗藏着一個詭計。誰也懂不透他的心。所以把這條事辦壞了。叫百姓們抱三怨四。個個不服。如今查清了。也就晚了。但是依擲斯死後沒有撇下大些產業。若把依擲斯的產業。賞給法璧拉。尙可以安服百姓們的怨心。西王說這樣辦法很好呀。

法璧拉我也久聞名。法璧烏就是他父翁。那人才相貌都出衆。那德行學問很有名。前幾天送我寶戒指。他爲救將軍一性命。可惜是時候已經晚。巴將軍已經去受刑。因這事沒有把情准。我也是後悔在心中。若把這產業給了他。也算我爲他補補情。快快的預備旨一道。先把這事情告說明。太士魯就說我知道。

這條事定合王心中。臨來時預備旨一道。單等着我王御印封說罷。就把先預備的旨意遞上去。西王遂即蓋上御印。太土魯領了旨意。遂就辭朝下殿。又把旨意交給葛維努。葛維努就奉旨往法璧拉家裡去了。葛維努奉旨快如風。他見了法姐表恩情。只爲的依姐死故去。把他的產業爲你爭。俺父子好話說多少。我的王這纔准了情。現如今領了旨一道。這算你得了好憑証。法小姐開口回言道。誰用你管這閒事情。依小姐他沒近門戶。這產業理當我們賄。那有旨無旨是一樣。誰爭這產業我不容。現如今既有這好意。你替我回謝王的情。這法姐說些冷淡話。葛維努開口回一聲。向法姐說些愛情話。露出他意思要求情。那法姐想他求財物。就許他求的都依從。這法姐許了含糊話。葛維努就想親事成。他又是喜來又是笑。辭別了法姐出門庭。這一回走了葛維努。

傅斐斯再來禍更兇

話說傅斐斯自從依小姐被殺身死。又沒有娶他爲妻。又沒有得他的財物。心裡已經十分難受。且又被人告倒。西王要攆他出境。不准他再來。心裡更是煩惱。回到家去。歐樓大一見他垂頭喪氣。面如土色。就知道他的事情壞了。遂問他說。你的事情壞了麼。傅斐斯說壞了。咱預備預備快走罷。歐樓大說。我也預備完了。

那出門要緊用盤川。把金銀寶石都賣完。這雖是賣的錢有限。足穀咱盤費把家還。一匹馬預備駝行李。還有這兩匹背上鞍。這兩匹你我騎着走。一共這三匹預備全。除此外還有一樣物。等着我拿來把家還。

傅斐斯問是什麼物呢。歐樓大說毒藥。傅斐斯問這毒藥那裡用呢。歐樓大說。你還不知道呀。

實指望發財求光榮 那知道受辱又受窮 現如今欠人多些債
這就得偷走把人坑 倘若是被人知道了 討債的上門不能行
這盤費馬匹還了債 把百分之一還不清 討債的他不放我走
咱們甌怎出羅瑪城 在這裡沒臉把人見 回家去落個什麼名
這上丟祖宗人八輩 又下給子孫落羞名 我只覺活着不如死
把毒藥預備正兩瓶 一瓶子大來一瓶小 足穀咱二人喪殘生
傳斐斯一聽說這好 不在這世上也素靜 尊一聲叔父你先走
別叫那債主得知情 起頭走先上拉丁路 走過去八里停一停
一點鐘我若追趕上 咱兩個可以一路行 倘若是出去兩點外
你可以自己趕路程 傳斐斯囑咐多一會 反正他不出羅瑪城
歐樓大不懂其中意 他拉馬就要頭裡行

話說歐樓大見傳斐斯的光景。左右的不出羅瑪。就知道他要惹出一場大

禍來。但不知想幹什麼。只想這兩個人的性命。反正不值錢了。任憑他鬧什麼亂子。自己也不問了。遂就拉起馬來。出城而去了。

歐樓大拉馬出京城。傳斐斯一定要逞兇。他脫了朝衣換便衣。渾身上繫點似英雄。把刀劍磨的十分快。那未曾鬧事眼睛紅。他把那快劍藏身內。又把那腰刀佩身中。把渾身預備多妥當。他立眉豎眼歎幾聲。若問他要辦什麼事。無非是爲的一個窮歐樓大准要殺自己。傳斐斯叫人活不成。衆明公要知後來事。再一回只得要叙清。

第三十一回 捨命救主

詩 不顧天理與人情 只知貪財去行兇

曰 若非忠僕身替主 善人怎能活得成

上一回說的葛維努辭了法壁拉走了以後。法壁拉小姐就想這個沒廉恥

的人已經走了。別的可沒有人來攪鬧我了。傳斐斯又被西王逐出境去。在羅瑪是不能出頭露面的。誰還來攪鬧我呢。法小姐剛想到這裡。那知道傳斐斯懷裡攥着短刀。身上帶着腰刀。一直照法小姐來了。

傳斐斯只顧自己窮。要不得財物就行兇。他看着依姐刀下死。剩下的產業無人賸。就知道這項大財物。留落在法姐他手中。身帶着快刀。見法姐。一來到就要進門庭。看門的忙把他攔住。俺姑娘已經分咐明。爲的是今天身乏倦。讓一讓歇息在房中。若沒有朝裡王命事。無論誰求見他不容。傳斐斯開口回言道。我正爲王命大事情。這院裡人熟路也熟。不用您來回把信通。這一面說着一面走。只見了法姐身纔停。法小姐一見傳斐斯。不由的心裡失一驚。傳斐斯既被西王攆。不許他再進羅瑪城。現如今見他門前站。也不知是鬼是妖精。法小姐心裡正怪異。

傅斐斯開口說一聲。我請問何人得罪你。爲什麼面帶氣衝衝。
法小姐聽他問的話。直直的向他說分明。那得罪我的就是你。
你攪鬧我的好親朋。好幾次你往他家去。末了兒又往監牢中。
只鬧的叫他致命死。這件事誰人不知情。現如今你又來鬧我。
你快快出去離門庭。傅斐斯就說別見怪。光聽些謠言沒真情。
我久已知道你恨我。只因爲我明你不明。現如今我來這一次。
我要把這事訴說清。想從前我就愛依姐。依小姐愛我更有情。
法小姐說。你是糊說。這事我知道。依小姐光有恨你的心。沒有愛你的意。
傅斐斯說。這事你那裡能知道呢。你的父親活着的時候。親自說過依小姐愛
我。要給我說親事。法小姐說。不錯。我父親有過這話。那可是我父親想錯了。
依小姐他的意見深。別妄想要同你結親。我父親雖有這句話。
那是我父親錯認門。依小姐臨死惱恨你。你算是瞎眼不認人。

他在那監裡推辭你 那能有那個憑據真 傳斐斯開口回言道
依小姐本有愛我心 只有你法姐做壞事 還有和灰的巴將軍
您兩個從中糊攪開 只鬧的俺倆成仇人 現如今依姐刀下死
剩下的產業你獨吞 倒不想我這傳斐斯 爲這事費了多少心
我既然不得他爲妻 必要得財物過荒春 我已經做熟這頓飯
眼看着端到我嘴唇 你把碗給我奪了去 倒叫我成個窮苦人
你又在公所羞臊我 把我的名聲壞到根 你叫我上天沒有路
你叫我入地沒有門 你還要快快攆我走 你叫我那裡去存身
法小姐說你走罷。我還叫你快走你走了不但免去羅瑪一些醜陋而且加
增羅瑪一些光榮。可叫你把羅瑪的人丟透啦。你要不快離開我。我要快離
開你了。傳斐斯說。走的話別說。你今要做的事辦不了。別說我不走。連你也
走不了。一面說着。一面用手把法小姐推倒床上了。

傳斐斯不論短合長 他把那法姐推在床 他說那法姐心太很
又說他存心太無良 氣的那法姐出口罵 罵一聲賊子甚張狂
你這樣胆大不要臉 還能把我的命來傷 傳斐斯就說這話對
我久已存着狠心腸 你叫我餓死也是死 我殺你償命也是亡
傳斐斯越說越惱怒 就如同一個大瘋狂 法小姐就把瘋子叫
你別做春夢空一場 若是要銀錢我給你 依姐的分毫別妄想
傳斐斯正想把理辯 忽看見諭旨在床上 遂把那法姐鬆開手
拿起那諭旨細端詳 他看是王的真憑據 他又惱又恨心內傷
不多時我在王前站 總沒有提起這一張 想必是你的貪心狠
暗地裡早就辦妥當 光爲的依姐這財物 我費了多些熱心腸
眼看着財貝到我手 倒叫我一奪淨打光 這好比去奪狗嘴肉
原是你找惹這一場 傳斐斯越說越惱怒 眼看着就要鬧急荒

法小姐挺身要站起 傳斐斯順手推在床

傳斐斯把法小姐二番按在床上說道。別動。你臨死以前。我要把話說明白。你要把這分產業交還給我。咱兩個面來無事。若不交還給我。我落個圖財害命。你落個貪財而亡。恐怕你今天活到頭了。法小姐聽到這裡。身子被他壓住。心裡干急。不能動轉。就大聲說道。傳斐斯呀。

天下的財貝要公平 那有那無理去強爭 我先前說的那些話
我任死不能再改更 依小姐你能叫他死 想得他財物萬不能
這聖品女子好產業 怕一到你手污穢腥 你若耍金銀我給你
要想得他的是不能 傳斐斯開口回言道 你說的這話不中聽
只因爲鬧出這條事 咱兩個上下大不同 你得了體面我羞臊
你得了產業我貧窮 樣樣裡都是你佔巧 你步步推到我火坑
壞我的名聲沒法補 也算是叫我活不成 要叫尔多活這一日

就如同罵俺老祖宗 他說着手往懷裡伸 遂掏出刀子耀眼明
小丫環聽着事不好 他急忙走到不消亭 他來到就把姑娘護
仰到那姑娘身當中 這時候小姐暈過去 不知到南北共西東
光覺有東西身上壓 只壓的喘氣也不通 忽聽着哀求他的話
歐隆酒哥哥快留情 我是你妹妹米里央 別害你妹妹活性命
傅斐斯就說別哄我 這刀子下去更絕情 就覺着一刀害了命
丟下那刀子出門庭 不多時法姐醒過來 就如同還在睡夢中
這揉揉眉頭睜開眼 坐起來仔細看分明 他看見丫環小徐拉
渾身上都是血流紅 就知道徐拉救自己 破上了他的活性命
要知道徐拉生合死 下一回書裡緒分明

第三十二回 信道

真心恩愛待人。知恩感恩恩深。莫看鄙賤不如人。也能感動人心。

不拘那等地位。無論什麼人品。只要你有真謙遜。將來還是你尊。

西江月一首。引起上回徐拉捨身救主的故事。徐拉受傷以後。法小姐醒還過來。見徐拉躺在地上。鮮血橫流。也顧不得思想當時所遇的危險。急速拿了止血的東西。把徐拉的血止住。先前看門的。因為傳斐斯進院多時。沒有出來。心裡就有些疑惑。這見傳斐斯身帶鮮血。忽然逃跑。就即速把院中用人等傳來伺候。及至他門走到。法小姐不叫他門全都進屋。只留歐復新屋裡伺候。另外又打發加亞出去請人。好給徐拉調治傷症呀。

差加亞出門去請人。好調治徐拉那傷痕。那加亞雖然常嫉妬。到如今已經成好人。不但他誠心愛徐拉。他也愛徐拉道理真。情願意出門把人請。請了個先生是熟人。這先生名叫底阿尼。能醫治肉身合靈魂。因為他本來是神父。裝了個醫生治病人。他來到一看刀傷重。先用些好藥治肉身。到了那次日早晨起。

他捧着聖體進了門。小徐拉恭敬領聖體。領以後立時變精神。法小姐不懂其中意。他坐在旁邊細留心。看徐拉不想世俗事。好相似天上一天神。有時候眉開眼也笑。有時候痛哭淚沾襟。有時候眼往天上看。有時候瞧瞧他主人。法小姐越看越愛看。那越看越起愛慕心。只看的過了多半日。纔滿臉帶笑啓朱唇。叫一聲可愛米里央。我看你病勢去幾分。真正是先生本勢大。他的那好藥妙如神。小徐拉遂把主人叫。叫一聲可愛小主人。不拘那啜藥對了症。都是那效驗妙如神。法小姐聽把主人叫。他心裡沉吟幾沉吟。

列位。您看法壁拉小姐。從前有多麼驕傲。如今有多麼謙遜。從前自覺是主人。丫環們一不順他的心。他就震天動地的要使利害。這時候徐拉一稱呼他主人。他心裡就覺着不敢當。從前稱丫環的名字是徐拉。這時候知道徐

拉的本名是米里央。就高稱他的本名。以後再不叫他的丫環名了。並且囑咐米里央說。米里央呀。

你以後再別稱主人 你稱呼倒叫我愧心 我正該這樣稱呼你
盼望你教我成個人 現如今捨命又救我 你待我恩情似海深
我怎樣報答感謝你 也不能滿了我的心 米里央就說我做事
只等那平常沒有恩 丫環命也是姑娘的 原來是理當盡的心
法姐說你常講這理 我看你做事貴又尊 那除了英雄真豪傑
這世上那有這等人 不料想你的德行大 把這樣行爲現出身
你就算世界頭一個 出類拔萃的超了羣 若要說誰再超過你
除了是真神沒這人

話說法壁拉小姐。把米里央讚美了個天下少有。世上全無。米里央聽了。也不想是讚美自己。光想他既然愛慕這樣的道理。就有了信道的機會。遂拉

住法小姐的手說姑娘呀。這道理不是多高妙的。還有更高妙的道理。姑娘愛聽麼。法小姐說你既捨命救了我。斷沒有欺哄我的道理。怎麼不愛聽呢。米里央說。姑娘既然愛聽。請姑娘聽罷。

這高妙道理本無窮。那進上一層又一層。我姑娘既然要聽道。請一請姑娘仔細聽。爲奴才捨命去救主。這道理本來該通行。那更有一件奇妙事。說一個比方容易明。就比方一個惡僕人得罪他主人罪不輕。論王法定該刀下死。他主人一看心內痛。情願意替他僕人死。又給他僕人立合同。把自己產業分給他。永遠給僕人做弟兄。看一看這樣好主人。這恩典定穀萬萬成。法小姐說。這樣更奇妙了。恐怕世上的人萬萬做不到的。常聽說耶穌爲救贖人類。被釘十字架上死。給這事有相彷彿處。但不知耶穌爲什麼救人死在十字架上。這事我不明白。你也能知道麼。米里央說。我這就是比方的這條。

事姑娘若是願意聽。我也能說個大概。小姐說。我敢是願意聽。只怕你不知
道咧。米里央說。知道一點。姑娘既是愛聽。我把耶穌救人的來歷。及救人的
事情。說上幾句。姑娘聽罷。

從無始自有一真神 他造了萬物又造人 一男一女地堂裡住
命他爲夫婦配天倫 男的叫亞當女厄娃 這就是始祖大原因
住在那地堂不受苦 各樣的世物都隨心 原叫他遵守天主命
孝敬那天上大父親 到後來他們功德大 准許進天堂永福門
那知道犯了一條罪 得罪了天主大真神 立時裡這就起義怒
從地堂趕出他二人 罰他們住在苦世界 連累着後世萬代孫
罰肉身有死又有壞 還有個地獄罰靈魂 從此後沒有升天路
全全的關上天堂門 後悔的原祖沒法過 他整天哭的淚紛紛
天主見他有回頭意 他這纔動了慈悲心 許原祖再等四千年

打發他聖子降生人 爲普世萬民做補贖 那萬苦萬辱加在身
臨死時釘在十字架 死以後卸下埋在墳 到三天復活又顯聖
天主教這纔紮住根 只等到耶穌升天去 爲我們開開天堂門
自從這人纔願奉教 倚靠這功勞救靈魂 看一看死的班公子
還有那死的巴將軍 依姑娘也是爭着死 他們都不願在紅塵
這些事姑娘親眼見 可証明耶穌道理真

法小姐說。米里央呀。你講的這樣道理。我深心佩服。先我不知道什麼是基
督徒。也不知道當基督徒。有什麼好處。早知道有這樣好處。我也早當了基
督徒啦。到底我還問一句話。相我先也不認識他。也沒有守過他的規矩。也
能當基督徒沾這樣大恩麼。米里央說。能呀。

姑娘你別說誰不能 耶穌的仁慈是無窮 在世上出門講道理
不看他罪惡有多兇 當緊他回頭信認主 那百求千求他都應

治好了好些長癩的 還治了好些瞎合龔 那啞吧求他會說話
那癩子求他就能行 爲病人求他立時好 爲死人求他立時生
發顯的聖蹟無其數 都爲的罪人顯奇能 只要人信他是真主
那有求必應樣樣靈 相姑娘這樣熱愛道 正可做耶穌一女童
請姑娘心裡別含悵 還有些憑據要証明 從此後越講越愛講
聽道的越聽越愛聽 你講的條條都有理 那聽的字字入心中
他二人彼此相親愛 更不用說來不用明 到了那次日早晨起
底阿尼神父進房中 一來是爲的治傷症 二爲的聖事盡善情
米里央趁着好機會 把姑娘交給善牧童 眼看着法姐要領洗
全在這下回說分明

第三十三回 領洗

詩

人人有個善靈魂

沾染污穢不堪聞

曰

若蒙聖洗大恩惠

忽然潔淨如天神

話說米里央講的道理。法壁拉小姐聽的字字清真。句句佩服。到了次日早晨。底阿尼神父進得院來。調治米里央的傷症。見他二人都是精神爽快。面帶喜色。就問他二人。爲何滿面喜氣。米里央答說。有了可喜的事情。神父問說什麼可喜的事情呢。米里央就拉住法小姐的手說。這是個願意奉教的。請神父收留他罷。法小姐聽說他是神父。就跪下求他。神父說。法壁拉呀。法壁拉莫把疑心存。要奉教總得有信心。你全家人口我知道。奉教的不光你一人。你從前小時不記事。那家長理短不攔心。我如今說給你知。論奉教你是舊家門。你的娘奉教死的早。臨死時託付我費心。什麼事他都不掛念。光盼望女兒救靈魂。法小姐喜歡着說。我的娘也是基督徒呀。我從小就沒有娘了。這事怎麼能知道來。神父說。這事你可不知道呀。

前幾年你還是孩童 怎麼能記得這事情 現如今已經十餘載
你的娘早已把天升 他在那天堂享榮福 忘不下女兒小嬌生
盼望你明白這道理 能得着天堂永光榮 底神父說罷一些事
把一些道理又講明 講一些怎麼領聖洗 講一些怎麼該學經
講一些怎麼聽道理 講一些怎麼立善功 只講罷許多要緊事
底神父這纔出門庭 法小姐聽了這些話 喜的他滿面笑英英
到床前見了米里央 笑嘻嘻向他說一聲 你真是我的領路的
我感謝你的大恩情 從今後咱倆稱姐妹 就相似同胞一母生
米里央一聽心歡喜 他拉住法姐顯親情

法小姐給米里央自此以後。那個親愛更不用說了。不但是他二人你親我愛。自從法小姐一要奉教。連他的管家婆歐復新。丫環加亞。并依姐養娘的孩子。也都願意進教。因此各人省察自己的欠缺。預備妥當領洗了。

領聖洗總要信德堅 各樣的要理要信全 一切的行為省察到
不公的財物要補還 法小姐自覺銀錢大 帳目的事情沒虧欠
這正是小姐心內想 那知道債主到門前 那債主上門來討帳
法小姐出去把他盤 問一聲要的什麼帳 是何人使了你的錢
那債主開口回言道 原不是法姐你使錢 傳斐斯向來把錢使
他指着依姐產業還 現如今借帖是憑據 那何敢欺心把你瞞
這聽說產業歸法姐 因爲這纔來問一番 法小姐一聽這項帳
他指着產業糊攪纏 使錢的原是傳斐斯 與自己絲毫不相干
這有心把他攆了走 又正在預備領洗間 想一想財貝如糞土
最不該愛惜這銀錢 遂叫他把帳算清楚 這連本加利都全還
把這條帳目還完備 又走到帳房把帳盤 把老帳也都查考清
是欠帳都要還齊全 葛維努他爲這產業 也請過諭旨保平安

也不能叫他白出力 多多的給他銀子錢 雖不能叫他成富戶
也穀他半輩吃合穿 各樣的情分及帳項 那一樣也都補報完
要等到領洗那一天 當中還隔著好幾天 不斷的照應米里央
總叫他養病得安然 有時候對著太陽晒 有時候躺臥紗窗前
有時候說起正道理 有時候無事叙閒談 看他的病勢雖漸好
要看他瘦弱不如前 他這病已經傷了內 這臉上已經現紅班
法小姐不想不能好 還想他好了活長年 常說說笑笑留心意
快到了領洗那一天

話說領洗的日子。就是下一個主日。法小姐領着自己的丫環僕女們。按着教規。一齊進堂聽道。一齊念經。到了領洗這一天。各人潔淨了自己的心願。以後領了聖洗。雖然沒有親戚朋友來賀喜。到底那神樂的快活。自己也說不出多麼好來了。及至領洗以後。謝了聖恩。回到家下。見了米里央。更喜的

沒法說了

法小姐領洗喜悠悠 他得了神樂不自由 回家去見了米里央
兩隻手抱住他的頭 那又是親來又是愛 喜的那喜淚往下流
這場喜全不爲世俗 只喜的天主把他收 自覺着能同米里央
共享那永福不到頭 這正是小姐心歡喜 米里央開口問來由
叫一生姐姐我去世 你後來怎樣過春秋 法小姐一聽這句話
霎時間變喜成了愁 叫一聲妹妹米里央 你怎肯離世把我丟
我常想同你在一處 那永遠永遠不到頭 妹妹要離開羅瑪地
我願意跟你去伺候 米里央含淚勉強笑 遂用手指了天上頭
法小姐懂透他的意 說妹妹你別煩這愁 你樣樣求主主都許
難道說這事不能求 你求主把你留在世 好給我做伴解悶愁
你若忽然離開我 我心裏又添十分憂 現如今天氣正和暖

好好的養病莫煩愁 等幾天你的病體好 咱姐妹二人能自由
咱一同坐在樹蔭下 我再聽你的好講究 想從前我沒得正道
那糊糊塗塗過春秋 幸虧我妹妹指引路 這永遠福樂有盼頭
現如今再把道理講 自覺着比先更風流 米里央滿臉帶着笑
他擺擺手來搖搖頭 說一聲姐姐別指望 這件事咱都不自由
那起頭天主生活我 如今要把我靈魂收 這不久就要離開世
見面的日子到了頭 米里央說罷盡頭話 法小姐哭的淚交流
說一聲爲何這麼快 就不能多活些時候 米里央就把姐姐叫
叫一聲姐姐把淚收 我等你八天白衣卸 那時候不必把我留
話說法小姐領洗的日子。就是耶穌復活大瞻禮那一天。那時候有一些領
洗的。都穿着白衣。表的潔淨。直到第八天纔把白衣脫下來。所以如今聖教
會裡過了復活瞻禮。到第八天還是卸白衣主日。米里央說的等到第八天

脫白衣的時候。就不用再留他啦。法小姐聽他說的這麼真切。想着沒有別的指望。就自己走到依小姐墳上。念經祈禱。以後回來。就向米里央說。妹妹呀

叫一聲妹妹米里央 你一定快要升天堂 這件事誰也拉不住
爲姐姐更無短合長 我只把妹妹獻給主 隨主的聖意是良方
只請你說明去後事 我替你樣樣辦妥當 米里央眼往天上看
叫一聲姐姐你知詳 死後把我的死屍首 埋葬的僅靠依姑娘
俺兩個常常在一處 直等到行客來東方 那東方行客來好信
這樣就滿了我盼望 米里央說罷臨終話 就知道在世不久長
衆明公要知後來事 咱歇歇喘喘說其詳

第三十四回 好信息

詩

桃李經冬葉凋零

一逢春暖便發榮

曰

開花結果人人愛

莫笑向來不如松

上一回說的米里央臨死以前。對給法小姐說。等我死了以後。把我的死屍埋在依姑娘旁邊。好叫我給依姑娘常在一齊。只等到東方行客來了。好信息。那就滿了我的心願了。說完這話到了下一主日。底阿尼神父捧着聖體。又來到米里央屋裡。把爲領聖體用的東西擺設妥當。叫米里央領了聖體。又用聖油爲他抹了。又爲他念經祈禱。法小姐見了這個光景。同他的家人等都難受的慟哭起來了。

那小姐哭的心慘傷 一家人都換黑衣裳 那念經祈禱多一會
又回頭看看米里央 米里央拉住小姐手 說如今時候不久長
我從前若有得罪處 求姐姐寬免我一場 法小姐一聽求寬免
他大聲哭的心悲傷 這一面哭着把經念 又一面看着米里央
直到他死後沒有氣 還帶着喜笑那面光 他死時雖然面帶喜

難止住法姐淚兩行 直等到行客來好信 法小姐方纔免憂傷

若問這行客幾時到 只怕的年月日子長

列位明公要問這東方行客多借來到。得等到聖教會平安的時候。聖教會不平安。東方行客來不到。你想聖教會的艱難。二十多年接連不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按下葫蘆就是瓢起來。直到公斯當定做了王位。聖教會纔算平安一些。到底別處的惡王。還有一些難爲聖教會的。這裡不能細述。只說一個大概。列位就知道了。

這聖教艱難苦不堪 各處的教友不平安 不但是外教要滅教
那國王也要把旨傳 傳下那旨意滅聖教 那個個國王是一般
那東邊有個底歐將 海拉流接位好幾年 馬西縣傳到里濟謬
這一些國王翻了天 又加上西王馬西央 馬散酒接着闊西邊
說起來自從意大利 一直到亞非利加間 直直的通到亞細亞

各處的教友沒躲閃 眼看着聖教要滅淨 那知道天主施恩典
殺一個教友添十個 主教神父也各處添 聖教會越殺越興旺
這也是應驗天主言 那惡王難爲聖教會 一個個橫死染黃泉
底歐將臨死生虫子 渾身上虫子往裏鑽 海拉流自己上吊死
馬西央也在梁上懸 馬散酒死在加僕亞 那河裡大水把他淹
馬西縣受的罰更苦 眼珠子出來在外邊 里濟謬陣前遭橫死
被公斯當定刀下殘 這公斯當定出旨意 聖教會以後得平安
入官的家產歸原主 勒索的銀錢照數還 停止的工課另整理
毀壞的教堂重新添 隱藏的教友回原處 失迷的親人招齊全
那瞻禮主日罷工課 那進堂念經高聲喧 十幾年沒有這個樣
到如今教友多喜歡 單是那看見殘疾人 真正是叫人心發酸
話說聖教會到這樣興旺的時候。奉教的處處平安。個個喜歡。單單的看見

一些殘疾人。心裡難受。因爲這些殘疾人。不是自己殘疾的。是先前聖教遭難的時候。有一些教友被人逮了去。也有剜去一隻眼的。也有刊掉一隻手的。也有割斷腳筋不能行走的。實在令人可憐。不光別人受了逼害。連法小姐受的苦也不小呀。

想昔日聖教遭艱難 法小姐受苦好幾年 不但是奔逃身受苦
也毀壞一些好家產 那亭子弄的不像樣 各處裡拆的淨破磚
那樓台瓦舍成荒廠 那花園也不成花園 此後來平安回家日
真正是不忍睜眼觀 幸虧了法姐心胸大 那財物不曾攔心間
他一心光知敬天主 只把那善工攔在前 他修蓋一處醫病院
有一些病人在裡邊 他天天在那醫院裡 照料那病人不嫌煩
每一天他都照舊樣 他早晨去來晚晌還 這一天正在醫院裡
有一樁奇事怪稀罕

這樁奇事。就是國王公斯當定的閨女。名叫公斯當濟。渾身長了癩瘡。無法可治。正煩愁的時候。忽然夜晚做了一夢。夢見依擲斯小姐笑面恬的向他說。姐姐不用煩愁。你信了天主耶穌領了聖洗。你的癩瘡必定好了。公斯當濟醒了以後。深信做的夢是真的。就按着做了。剛領了洗。渾身的癩瘡全都好了。法小姐見了這件奇事。正喜的沒法。到了晚晌回了家。又有好消息來了。

法小姐晚晌回家中	看墳的忽然稟一聲	那東方行客從此過
看年紀不過五十零	他面上帶着憂愁樣	那頭髮鬍子亂如蓬
那衣裳鞋襪東方樣	就像在那國修院中	他起頭就在門前逛
後來他跑到墳當中	這墳裡埋的依姑娘	他爬下哭的不住聲
只哭的旁人心痛酸	不拘誰勸他也不聽	只哭了半天方纔起
他掏出戒指報恩情	他把那戒指攔墳上	回頭來向我稱老兄

問從前有個徐拉女 米里央也是他的名 現如今他往那裡去
請一請老兄指教明 我用手一指說死故 他已經埋在這墳塋
這行客一聽心悲嘆 遂走到墳墓哭連聲 哭了那時纔又問
他問那死的爲何情 我答應他爲癆症死 他一聽遂即放悲聲
哭完了轉身遂即走 總沒有見他停一停 法小姐一聽開言道
這東方行客有深情 米里央臨死告訴我 這行客送來好音聲
你如今不把他留住 這有好信息也不通 我如今差你把他招
招回來對面好問清 這一面差人招行客 那一面碰見怪事情
我有心接着往下講 可惜俺饑的喉嚨痛 請衆位暫且歇歇罷
下一回纔到熱鬧中

第三十五回 惡死

詩

天主仁慈永不休

回頭敗子也收留

曰

若到臨終還不改

難免不罰扭筋頭

話說東方行客在米里央墳上哭的多時。回去以後。到了次日早晨。在街上閒逛。遇見一個人。年近五十多歲。鬍鬚着頭髮。面目通紅。渾身長了一些毒瘡。如同喝醉了的酒鬼一樣。身上穿的衣裳稀爛破。有一些人圍着要笑他。老遠裡也看不清是做什麼的。走近前去。仔細一看。纔知道了。

往前走仔細用目觀 有一些衆人鬧喧喧 那衆人圍着一人看
都向那一人要笑玩 有的是叫聲葛維努 說如今各處有傳言
那公斯當定到羅瑪 準備着教友把案翻 葛維努就說那不準
我見那旨意往下傳 頭一回出的那旨意 叫教友隨便念經言
我把那旨意念完畢 畧畧的有些心憚寒 光怕的那些基督徒
他仇報仇來冤報冤 到後來又出旨一道 各處裡傳揚把民安
無論誰信從那一教 都與那法律無相干 這信教自由旨意下

我心裡這纔得平安 那個說我也聽人說 這公斯當定把旨傳
那從前難爲基督徒 現如今該照公道還 打人的也得被人打
燒人的也受火來煎 誰放開野獸把人吃 叫他同野獸玩一玩
葛維努聞聽這些話 兩隻眼立瞪不耐煩 這個說理當這個樣
那個說這是理當然

葛維努說。這都不要緊。到那時候全在變咧。變成個基督徒就能放出來。叫
我說。不拘變個什麼人都使得。就是不願意站在基督徒跟前。那個說。你願
意站在班公子站的地方麼。葛維努一聽這話。氣的把眼一瞪。說道。快杜住
你們的嘴罷。

葛維努一聽氣沖沖 伸脖子瞪眼呵一聲 您如今快快杜住嘴
不許您再提班相公 那個說提這你生氣 我知道爲何把氣生
只因爲從前班公子 他說過你死嗆情形 這個說把豹趕了來

葛維努給他稱一稱 葛維努一聽這句話 氣的他忽然發了瘋
你看他飛風把人趕 他趕上要使孽鎚楞 一些人嚇的都快跑
那西的西來東的東 東方客隨後跟着看 忽聽得野獸叫一聲
原來是前邊一隻豹 這隻豹還在野獸籠 不是爲罪人來打仗
原是爲王來解悶情 葛維努走到籠以外 要笑那豹兒不耐聽
他說那豹兒身瘦小 他說那豹兒拴籠中 他說那牙爪不中用
他說那蹄腿難出籠 他一面說着一面看 他比手畫腳把他輕
氣的那豹兒忍不住 他連竄加跳發了風 忽聽得可又一聲响
掙斷了索子毀了籠 直直的撲住葛維努 咬的那脖子傷不輕
幸虧了人多緊救護 纔把那豹兒趕進籠 葛維努傷重不能走
幸有人背他回家中 那東方行客跟着看 直跟到他家看分明
只見他家中貧如洗 各處裡飢饉不乾淨 他只有一個使換人

比主人粗笨更無能 東方客看着無人問 隨叫這僕人請先生

這先生用了許多法 纔止住他的血流紅

先生用了許多方子。纔把葛維努的血止住。葛維努累累的平安一些。就瞪着賊眼直向前看。東方行客就問他說。你認的我麼。葛維努說。認的是認的。等我想。葛維努畧想了一想。說。唉。我知道了。你不是那個狐狸麼。從前你領着我逮了很多的基督徒。殺害的基督徒不少。也沒有發了大財。以後也不知道你往那裡去了。後來又逮了些基督徒。沒有發財了。沒有。東方行客答應說。快別說那些話了。

那些話你我永別提 那時候無知心裡迷 基督徒走的是善路
壞良心倒把他們欺 我後來懂透這些事 纔定志痛心改前非
我如今也當基督徒 從前的兇惡全要息 你如今若是歸正道
那天主還肯饒赦你 若等着天主罰來到 恐怕是痛悔來不及

葛維努開口回答道 這件事你怎能辦的 基督徒數你殺的多
你就是基督大仇敵 爲什麼你想得寬免 爲什麼他肯收留你
爲什麼晚上得平安 那惡鬼不來把你欺 爲什麼白天得自在
那長蟲不咬你心裡 這方子你也告訴我 叫我也得着這安逸
東方客說。你願意回頭麼。葛維努說。我願意得你這樣的平安。東方客說。你
願意得平安也好說。我把得平安的法子說說你聽罷

葛維努願意得平安 東方客坐下講真言 出口來不把別的講
一直講天主大根原 天主的仁慈有多大 天主的恩愛有多全
世人怎麼樣犯的罪 天主怎麼樣可憐咱 耶穌怎麼樣來救世
聖教怎麼樣接着傳 罪人怎麼樣得恩赦 靈魂怎麼樣能升天
各樣的道理說幾句 那急急慌慌不周全 若要說樣樣仔細講
十天八天也講不完 現如今說句捷徑話 總然是領洗那當先

葛維努說。怎麼還得洗呢。東方客說。正是該洗。葛維努說。別給我洗。我不上那個當。東方客說。不是渾身全洗了。只用一點水。念着經。倒在額上。那就是洗了。說罷。就用一點水。昏在很小的像什裡。叫他看。他一看那水。不好了。

一看水氣的眼睛紅。他渾身哆嗦發了瘋。嘴裡的白沫噴在外。他喊叫好比獅子聲。說的話淨是糊塗話。那一點人性也不通。他又是辱罵天主教。他又說真神沒有靈。說這裡我總不用水。我已經跳在火當中。我渾身上下都是火。這裡外燒的通鮮紅。您看這火勢有多大。這越燒越大。越無情。那嘴也吹氣。手也打。千想着撲滅。萬不能。說行客爲何不救火。說僕人爲何不盡情。到晚上病勢更加重。他忽然起來。眼白瞪。手一指。就說班拉爵。我這裡有你這事情。你看我看了多半日。到如今還看不丟鬆。你快把豹兒帶了走。別叫他咬我脖子痛。他說罷。剛纔住一住。

忽聽得唉腰又一聲 他說那豹兒還沒走 又來了一根大長虫
他脚也忙來手也亂 他攔住脖子把布扔 他的那脖傷開了口
那鮮血直流不能停 那一陣昏暈撐不住 他撲通摔個倒栽葱
他摔倒地下了咽了氣 那人人都嘆死的兇 一輩子殺害天主教
不回頭就有這報應 這東方行客親眼見 那回想自己把恩蒙
那時候自己領聖洗 立志向要把帳還清 明早晨就要查帳目
下一回書裡再找零

第三十六回 思舊恩

詩

平日受恩忘了恩

常在一齊不顯親

曰

一到難處思舊主

忽然見面即談心

話說東方行客到了次日早晨。走到議事堂帳房裡。查考那些舊帳。把自己的借款查考明白。仍把帳本放在原處。那管帳的就向行客說。如今你已經

走了十五年了。還來還賬。我總沒見過這樣的好人。你準是一個基督徒罷。行客說不錯。已經蒙了天主的聖恩。管賬的說。我估量着不錯呢。你若再要使錢。我還借給你。比上次利錢更輕。行客說後來再講。說罷就見法小姐去了。

東方客把賬查考明。他一直就往弄門亭。法小姐在家單等候。他一見行客便接迎。那行客向前施一禮。驚動了小姐問一聲。歐隆酒是你不是。行客說就是我的名。我這來不爲別的事。只爲的來到謝恩情。待我的妹妹恩似海。爲的我妹妹他有功。這恩典妹妹報過去。我這也不必再盡情。我從來沒有辦好事。倒沾的恩典可不輕。爲的這登門來叩謝。不道謝心裡不安寧。法小姐說。你說的這話我不明白。你把這話的意思說清。叫我聽聽好不好。東方客說好呀。我細細的說說。請姑娘聽罷。

我自從離了羅瑪城。走到那外邊受了窮。幸虧了那邊人都善。給羅瑪風俗大不同。每天把工夫分兩份。他半做生活半念經。又補贖從前犯的罪。那守齋祈禱不丟鬆。我住了幾年看着好。也跟着他們學善功。各樣的規矩都能守。只因爲一條心不平。在羅瑪從前欠的賬。到如今本利算不清。因爲我住在修院裡。樹葉子編席當營生。那一天賺的一天用。並沒有餘錢把賬清。想了想只有一個法。把身子擋賬做傭工。不怕是受苦受羞辱。那當牛當馬也甘情。把我所有的全捐上。也算把借款補還清。補還了借款沒虧欠。這心裡纔能得安寧。今早晨我去查考賬。纔知道姑娘代還清。免我給猶太當奴才。我報效姑娘好恩情。東方客說罷這話。就跪在法小姐面前。求他收留。法小姐就含着眼淚向他。說。你不是我的奴才。該是我的哥哥。這就拉起他來。叫他坐下。又叫他把這。

事細細的說清。行客說姑娘既然願聽。請姑娘聽罷。

我向時逃出羅瑪城。有一個同伴跟着行。那個人名叫歐樓大。
他做出事來樣樣兇。他全家都被他辱罵。我妹妹因他受苦情。
那晚上搭船過了海。做買賣把本賠干淨。眼看着盤費很短少。
無奈何住在加雜城。那加雜城裡無親故。並沒有一人行哀矜。
闊的我分文也無有。餓的俺實在不能撐。忽然間想起歐樓大。
他還有寶貨沒賣清。我勸他賣了顧顧口。他只是搖頭不依從。
那地方聖教正遭難。他叫我設法再行兇。我不肯再圖這個利。
他的話我就沒有聽。只鬧的活路全沒有。他叫我跟他出了城。
直走到荒郊深山內。光見些草木無人踪。俺兩個纔說歇一歇。
歐樓大不住嘆連聲。他說這如今時候到。咱兩個沒臉回家中。
咱死在這裡無人見。省的人知道壞名聲。剩的那死屍無知覺。

任憑那野獸把食爭 他說着手往懷裡伸 掏出兩玻璃瓶
這瓶裡都是毒藥水 那大瓶小瓶不般同 他把那大瓶遞給我
我嫌他做事太不公 我不喝他就生了氣 他把我推倒地流平
搵住我就用毒藥灌 生生的灌我一大瓶 當時裡我就暈過去
不知道南北共西東 多半天我纔醒過來 只覺着乾渴不能撐
正想着喝水沒法治 猛來了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給我一碗水
纔救了我的活性命 我即速就向老人問 歐樓大他往那裡行
老人說那人中了毒 他已經死的直挺挺

法小姐說。這位老先生是什麼人。爲何來這麼巧呢。行客說。這老先生是迦薩城人。從前在埃及地方。給安當住在一齊。住了多年。他就回到本處。立了一個修院。我看了他們的善表。纔回頭奉了天主教。隨後在復活大瞻禮領了洗。法小姐說。嗷。這麼說起來。咱更有兄妹的情分了。我也是那一天領的。

洗你如今要做什么。行客說我要回去呀

我這來別的沒事情 只爲的兩條掛心中 頭一條專爲來還賬
蒙姑娘已經代還清 第二條爲的來獻禮 依姑娘墳上盡了情
除此外別的沒有事 我只可回去謀營生 東方客說罷剛要走
忽然間出了怪事情 飛風的來了一娘們 他披頭散髮無人形
見法姐他就雙膝跪 只說是快快救性命 法小姐一看是丫環
右布拉就是他的名 他渾身帶着窮苦樣 給從前光景大不同
就問他誰要殺害你 爲什麼嚇的這個形 右不拉就說俺丈夫
他向來待我很苦情 這時候更要發利害 他非要殺我不能行
姑娘說如今你別怕 你漫漫把話訴說清 右布拉開口回言道
尊一聲姑娘你細聽 我向來就受他的氣 總沒有平安過日生
早知道這樣身受苦 想離開主人萬不能 我也早當了基督徒

同加亞一樣進教中 自從我知道奉教好 常想着奉教也念經
有一天告訴丈夫說 預備着領洗把教從 那知道丈夫生大氣
立逼我非死不能行

行客說他這樣苦苦的待你，有多些時候了。右布拉說。這時候久了。

自從我娶進他的門 不多時他就變了心 又加上黑人歐樓大
他想着娶我配新春 那時候他離羅瑪地 他生法預備害仇人
就叫我給他配毒藥 那毒藥輕重兩樣分 毒重的噓了立時死
毒輕的不死光發暈 我把那毒藥預備妥 那大瓶小瓶兩下存
毒輕的裝在大瓶裡 小瓶裡毒重能殺人 下一天他來拿毒藥
剛剛巧碰見俺男人 俺男人把我拉出去 並沒有等着說清真
從此後心裡光害怕 怕的他錯用誤傷人 右布拉話還沒住口
他娘呀一聲嚇死人

右布拉剛說到這裡。法小姐看着行客的面目。就想凡事都有天主的聖意。總是不能由人的正猜想着。忽聽右布拉娘呀一聲。他二人一看右布拉身上中了一箭。往外一瞧。那牆間有一個黑人。騎着馬拿着弓箭。向裡張望。法小姐看着右布拉的傷重。就問了他幾句道理。他都全信。也很願意領洗。法小姐就用噴水泉裡的水給他代了洗。待了不多的時候。就咽了氣。遂派人把他的死屍埋葬了以後。歐隆酒到了法小姐屋裡看了看。那些擺設給從前大不一樣了。

法小姐從前愛光榮 現如今給那大不同 他屋裡擺着一木櫃
那櫃上寶石讓一層 那木櫃以上寫大字 那字字朗朗寫的清
上寫着善人米里央 他的血在這櫃裡盛 殺他的就是歐隆酒
歐隆酒爲人實在兇 他看罷木櫃心羞臊 只燥的滿臉通鮮紅
法小姐叫他往裡看 那玉石盤子擺當中 那盤子以上擱繡帕

有兩把寶劍帶血紅 這一把認是自己的 那一把婦女手上刑
法姐說你我咱兩個 傷害的這人可不輕 現如今他在天堂上
那永遠福樂把恩承 自從我刺了他一劍 纔知道他有大德行
我從那纔有回頭意 到如今懊悔還沒停 歐隆酒也說刺了他
我心裡常常不安寧 自從那纔知奉教好 赦罪的大恩俺纔蒙
他二人說罷真情話 歐隆酒告辭回家中 苦苦的祈禱好幾年
他死後葬在加雜城 法小姐活的年紀大 他行了許多善事情
死後同依姐米里央 埋在那一處把墳封 這致命小傳說完畢
再聽書下回換了名

1950八月十號

82